杂阿含经五十卷（第十一卷～第二十卷）

刘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小乘阿含部

杂阿含经卷第十一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异比丘独静思惟：“云何为我？我何所为？何等是我？我何所住？”从禅觉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独一静处，作是思惟：‘云何为我？我何所为？何法是我？我于何住？’”

佛告比丘：“今当为汝说于二法。谛听！善思！云何为二？眼色为二，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为二，是名二法。比丘，若有说言：‘沙门瞿昙所说二法，此非为二。我今舍此，更立二法。’彼但有言，数问已不知，增其疑惑，以非境界故。所以者何？缘眼、色，生眼识。

“比丘，彼眼者，是肉形、是内、是因缘、是坚、是受，是名眼肉形内地界。比丘，若眼肉形，若内、若因缘、津泽、是受，是名眼肉形内水界。比丘，若彼眼肉形，若内、若因缘、明暖、是受，是名眼肉形内火界。比丘，若彼眼肉形，若内、若因缘、轻飘动摇、是受，是名眼肉形内风界。比丘，譬如两手和合相对作声，如是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俱生受、想、思，此等诸法非我、非常；是无常之我，非恒，非安隐、变易之我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，谓生、老、死、没、受生之法。

“比丘，诸行如幻、如炎，刹那时顷尽朽，不实来实去。是故，比丘，于空诸行当知、当喜、当念；空诸行常、恒、住、不变易法，空无我、我所。譬如明目士夫，手执明灯，入于空室，彼空室观察。如是，比丘，于一切空行、空心观察欢喜，于空法行常、恒、住、不变易法，空我、我所。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因缘生意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俱生受、想、思，此诸法无我、无常乃至空我、我所。

“比丘，于意云何？眼是常、为非常耶？”

答言：“非常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答言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若无常、苦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如是多闻圣弟子于眼生厌，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”

时，彼比丘闻世尊说合手声譬经教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，成阿罗汉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非汝有者，当尽弃舍；舍彼法已，长夜安乐。诸比丘，于意云何？于此祇桓中，诸草木枝叶，有人持去，汝等颇有念言：‘此诸物是我所，彼人何故辄持去？’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所以者何？彼亦非我、非我所故。汝诸比丘亦复如是，于非所有物当尽弃舍；弃舍彼法已，长夜安乐。何等为非汝所有？谓眼，眼非汝所有，彼应弃舍；舍彼法已，长夜安乐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云何，比丘，眼是常耶？为非常耶？”

答言：“无常。”

世尊复问：“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答言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若无常、苦者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宁于中见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多闻圣弟子于此六入处观察非我、非我所；观察已，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；无所取故，无所著；无所著故，自觉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其有说言：‘大力者，其唯难陀，此是正说。’其有说言：‘最端正者，其唯难陀，是则正说。’其有说言：‘爱欲重者，其唯难陀，是则正说。’诸比丘，而今难陀关闭根门，饮食知量，初夜、后夜精勤修习，正智成就，堪能尽寿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。

“彼难陀比丘，关闭根门故，若眼见色，不取色相，不取随形好。若诸眼根增不律仪，无明暗障、世间贪、爱、恶不善法不漏其心，生诸律仪；防护于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生诸律仪，是名难陀比丘关闭根门。

“饮食知量者，难陀比丘于食系数，不自高、不放逸、不著色、不著庄严，支身而已。任其所得，为止饥渴，修梵行故；故起苦觉令息灭，未起苦觉令不起故，成其崇向故；气力安乐，无闻独住故。如人乘车，涂以膏油，不为自高，乃至庄严，为载运故。又如涂疮，不贪其味，为息苦故。如是，善男子难陀知量而食，乃至无闻独住，是名难陀知量而食。

“彼善男子难陀初夜、后夜精勤修业者，彼难陀昼则经行、坐禅，除去阴障，以净其身；于初夜时，经行、坐禅，除去阴障，以净其身；于中夜时，房外洗足，入于室中，右胁而卧，屈膝累足，系念明想，作起觉想；于后夜时，徐觉徐起，经行坐禅，是名善男子难陀初夜、后夜精勤修习。

“彼善男子难陀胜念正知者，是善男子难陀观察东方，一心正念，安住观察；观察南、西、北方，亦复如是，一心正念，安住观察。如是观者，世间贪、爱、恶不善法不漏其心。彼善男子难陀觉诸受起，觉诸受住，觉诸受灭，正念而住，不令散乱；觉诸想起，觉诸想住，觉诸想灭，觉诸觉起，觉诸觉住，觉诸觉灭，正念心住，不令散乱，是名善男子难陀正念正智成就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，关闭根门，如善男子难陀；饮食知量，如善男子难陀；初夜、后夜精勤修业，如善男子难陀；正念正智成就，如善男子难陀。如教授难陀法，亦当持是为其余人说。”

时，有异比丘而说偈言：

“善关闭根门，正念摄心住，

饮食知节量，觉知诸心相，

善男子难陀，世尊之所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如是像类大声闻尼众住舍卫国王园中。比丘尼众其名曰：纯陀比丘尼、民陀比丘尼、摩罗婆比丘尼、波罗遮罗比丘尼、阿罗毗迦比丘尼、差摩比丘尼、难摩比丘尼、告难舍瞿昙弥比丘尼、优钵罗色比丘尼、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，此等及余比丘尼住

王园中。

尔时，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与五百比丘尼前后围绕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为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说法，示教照喜；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已，发遣令还，言：“比丘尼，应时宜去。”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知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去已，告诸比丘：“我年已老迈，不复堪能为诸比丘尼说法。汝等诸比丘僧，今日诸宿德上座，当教授诸比丘尼。”

时，诸比丘受世尊教，次第教授比丘尼，次至难陀。尔时，难陀次第应至而不欲教授。

尔时，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与五百比丘尼前后围绕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乃至闻法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知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去已，问尊者阿难：“谁应次至教授诸比丘尼？”

尊者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上座次第教授比丘尼，次至难陀，而难陀不欲教授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难陀言：“汝当教授诸比丘尼，为诸比丘尼说法。所以者何？我自教授比丘尼，汝亦应尔；我为比丘尼说法，汝亦应尔。”尔时，难陀默然受教。

时，难陀夜过晨朝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；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入室坐禅；从禅觉，著僧伽梨，将一比丘往诣王园。诸比丘尼遥见尊者难陀来，疾敷床座，请令就座。尊者难陀坐已，诸比丘尼稽首敬礼，退坐一面。尊者难陀语诸比丘尼：“诸姊妹，汝等当问我，今当为汝等说法。汝等解者，当说言解；若不解者，当说不解。于我所说义，若当解者，当善受持；若不解者，汝当更问，当为汝说。”

诸比丘尼白尊者难陀言：“我等今日闻尊者教，令我等问，告我等言：‘汝等若未解者，今悉当问；已解者当言解，未解者当言不解。于我所说义，已解者当奉持，未解者当复更问。’我等闻此，心大欢喜，未解义者，今日当问。”

尔时，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“云何，姊妹，于眼内入处观察，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”

“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内入处观察，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所以者何？尊者难陀，我等已曾于此法如实知见，于六内入处观察无我，我等已曾作如是意解，六内入处无我。”

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，应如是解：六内入处观察无我。诸比丘尼，色外入处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”

“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外入处，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所以者何？尊者难陀，我已曾于六外入处如实观察无我，我常作此意解，六外入处如实无我。”

尊者难陀赞诸比丘尼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于此义应如是观：六外入处无我。若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彼眼识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”

“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缘生意识，彼意识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所以者何？我已曾于此六识身如实观察无我，我亦常作是意解，六识身如实无我。”

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，汝于此义应如是观察：六识身如实无我。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生触，彼触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”

“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缘生意识，三事和合生触，彼触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所以者何？我已曾于此六触观察如实无我，我亦常如是意解：六触如实无我。”

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当如实观察：于六触身如实无我。缘眼、色，生眼触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受，彼触缘受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”

“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缘生意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受，彼受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所以者何？我等曾于此六受身如实观察无我，我亦常作此意解：六受身如实无我。”

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于此义应如是观察：此六受身如实无我。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生触，触缘想，彼想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”

“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缘生意识，三事和合生触，触缘想，彼想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所以者何？我曾于此六想身如实观察无我，我亦常作此意解：六想身如实无我。”

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比丘尼，汝于此义应如是观察：此六想身如实无我。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思，彼思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”

“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缘生意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思，彼思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所以者何？我曾于此六思身如实观察无我，我常作此意解：此六思身如实无我。”

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比丘尼，汝于此义应如是观察：此六思身如实无我。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爱，彼爱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”

“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缘生意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爱，彼爱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所以者何？我曾于此六爱身如实观察无我，我常作此意解：此六爱身如实无我。”

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“汝于此义应如是观察：此六爱身如实无我。姊妹，譬因膏油、因炷，灯明得燃；彼油无常，炷亦无常，火亦无常，器亦无常。若有作是言：‘无油、无炷、无火、无器，而所依起灯光，常、恒、住、不变易。’作是说者，为等说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所以者何？缘油、炷、器燃灯，彼油、炷、器悉无常；若无油、无炷、无器，所依灯光亦复随灭、息没、清凉、真实。”

“如是，姊妹，此六内入处无常。若有说言：‘此六内入处因缘生喜乐，常、恒、住、不变易、安隐。’是为等说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所以者何？我等曾如实观察，彼彼法缘生彼彼法；彼彼缘法灭，彼彼生法亦复随灭、息没、清凉、真实。”

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比丘尼，汝于此义应如是观察：彼彼法缘生彼彼法；彼彼法缘灭，彼彼生法亦复随灭、息没、寂静、清凉、真实。诸姊妹，譬如大树根、茎、枝、叶，根亦无常，茎、枝、叶皆悉无常。若有说言‘无彼树根、茎、枝、叶，唯有其影常、恒、住、不变易、安隐’者，为等说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所以者何？如彼大树根、茎、枝、叶，彼根亦无常，茎、枝、叶亦复无常；无根、无茎、无枝、无叶，所依树影，一切悉无。”

“诸姊妹，若缘外六入处无常，若言外六入处因缘生喜乐，恒、住、不变易、安隐者，此为等说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所以者何？我曾于此义如实观察，彼彼法缘生彼彼法；彼彼法缘灭，彼彼生法亦复随灭、息没、寂静、清凉、真实。”

尊者难陀告诸比丘尼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，汝于此义当如实观察：彼彼法缘生彼彼法；彼彼法缘灭，彼彼生法亦复随灭、息没、寂灭、清凉、真实。诸姊妹，听我说譬，夫智者因譬得解。譬如善屠牛师、屠牛弟子手执利刀，解剥其牛，乘间而剥，不伤内肉、不伤外皮，解其枝节筋骨，然后还以皮覆其上。若有人言：‘此牛皮肉全而不离。’为等说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尊者难陀。所以者何？彼善屠牛师、屠牛弟子手执利刀，乘间而剥，不伤皮肉，枝节筋骨悉皆断截，还以皮覆上，皮肉已离，非不离也。”

“姊妹，我说所譬，今当说义。牛者，譬人身粗色，如篋毒蛇经广说；肉者，谓内六入处；外皮者，谓外六入处；屠牛者，谓学见迹；皮肉中间筋骨者，谓贪喜俱；利刀者，谓利智慧。多闻圣弟子以智慧利刀断截一切结、缚、使、烦恼、上烦恼、缠。是故，诸姊妹，当如是学：于所可乐法，心不应著，断除贪故；所可瞋法，不应生瞋，断除瞋故；所可痴法，不应生痴，断除痴故。于五受阴，当观生灭；于六触入处，当观集灭；于四念处，当善系心。住七觉分，修七觉分已，于其欲漏，心不缘著，心得解脱；于其有漏，心不缘著，心得解脱；于无明漏，心不缘著，心得解脱。诸姊妹，当如是学。”

尔时，尊者难陀为诸比丘尼说法，示教照喜；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去，时，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与五百比丘尼眷属围绕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乃至为佛作礼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知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去已，告诸比丘：“譬如明月十四日夜，多众观月，为是满耶？为未满耶？当知彼月未究竟满。如是，善男子难陀为五百比丘尼正教授、正说法，于其解脱犹未究竟。然此等比丘尼命终之时，不见一结不断，能使彼还生于此世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告难陀：“更为诸比丘尼说法。”

尔时，尊者难陀默然奉教，夜过晨朝，持钵入城乞食；食已，乃至往诣王园，就座而坐，为诸比丘尼说法，示教照喜；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去。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复于异时与五百比丘尼前后围绕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乃至作礼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知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去已，告诸比丘：“譬如明月十五日夜，无有人疑月满不满者，然其彼月究竟圆满。如是，善男子难陀为诸比丘尼说如是正教授，究竟解脱；若命终时，无有说彼道路所趣，此当知即是苦边。是为世尊为五百比丘尼受第一果记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不律仪、律仪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

“云何不律仪？眼根不律仪所摄护。眼识著色，缘著故，以生苦受；苦受故，不一其心；不一心故，不得如实知见；不得如实知见故，不离疑惑；不离疑惑故，由他所误，而常苦住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，是名不律仪。

“云何律仪？眼根律仪所摄护。眼识识色，心不染著；心不染著已，常乐受住；心乐住已，常一其心；一其心已，如实知见；如实知见已，离诸疑惑；离诸疑惑已，不由他误，常安乐住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，是名律仪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退、不退法、六触入处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

“云何退法？谓眼识色生欲觉，彼比丘欢喜赞叹，执取系著，随顺彼法回转，当知是比丘退诸善法。世尊所说，是名退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

“云何名不退法？眼识色缘，不生欲觉结，彼比丘不喜、不赞叹、不执取、不系著，于彼法不随顺回转，当知是比丘不退转诸善法，世尊说是不退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

“云何六胜入处？眼识色缘，不生欲觉、结染著，当知是比丘胜彼入处。胜彼入处，是世尊所说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复如是。若彼比丘于六胜入处胜已，贪欲结断，瞋恚、愚痴结断。譬如王者，摧敌胜怨，名曰胜王；断除众结，名胜婆罗门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此六根不调伏、不关闭、不守护、不执持、不修习，于未来世必受苦报。何等为六根？眼根不调伏、不关闭、不守护、不修习、不执持，于未来世必受苦报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亦复如是。愚痴无闻凡夫眼根见色，执受相，执受随形好，任彼眼根趣向，不律仪执受，住世间贪、爱、恶不善法，以漏其心，此等不能执持律仪，防护眼根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亦复如是。如是于六根不调伏、不关闭、不守护、不执持、不修习，于未来世必受苦报。

“云何六根善调伏、善关闭、善守护、善执持、善修习，于未来世必受乐报？多闻圣弟子眼见色，不取色相，不取随形好，任其眼根之所趣向，常住律仪，世间贪、爱、恶不善法不漏其心，能生律仪，善护眼根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亦复如是。如是六根善调伏、善关闭、善守护、善执持、善修习，于未来世必受乐报。”

即说偈言：

“于六触入处，住于不律仪，

是等诸比丘，长夜受大苦。

斯等于律仪，常当勤修习，

正信心不二，诸漏不漏心。

眼见于彼色，可意不可意，

可意不生欲，不可不憎恶。

耳闻彼诸声，亦有念不念，

于念不乐著，不念不起恶。

鼻根之所嗅，若香若臭物，

等心于香臭，无欲亦无违。

所食于众味，彼亦有美恶，

美味不起贪，恶味亦不择。

乐触以触身，不生于放逸，

为苦触所触，不生过恶想。

平等舍苦乐，不灭者令灭，

心意所观察，彼种彼种相。

虚伪而分别，欲贪转增广，

觉悟彼诸恶，安住离欲心。

善摄此六根，六境触不动，

摧伏众魔怨，度生死彼岸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世尊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到频头城北申恕林中。

尔时，频头城中，婆罗门长者皆闻世尊于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住频头城申恕林中；闻已，悉共出城，至申恕林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告频头城婆罗门长者：“若人问汝言：‘何等像类沙门、婆罗门不应恭敬、尊重、礼事、供养？’汝当答言：‘若沙门、婆罗门眼见色，未离贪、未离欲、未离爱、未离渴、未离念，内心不寂静，所行非法，所行疏涩行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复如是。如是像类比丘，不应恭敬、尊重、礼事、供养。’

“作是说已，当复问言：‘何故如此像类沙门、婆罗门，不应恭敬、尊重、礼事、供养？’汝应答言：‘我等眼见色，不离欲、不离爱、不离渴、不离念，内心不寂静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复如是。彼沙门、婆罗门眼见色，亦不离贪、不离欲、不离爱、不离渴、不离念，内心不寂静，行非法、行疏涩行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复如是。我于斯等求其差别，不见差别之行。是故我于斯等像类沙门、婆罗门不应恭敬、尊重、礼事、供养。’

“若复问言：‘何等像类沙门、婆罗门所应恭敬、尊重、礼事、供养？’汝应答言：‘若彼眼见色，离贪、离欲、离爱、离渴、离念，内心寂静，不行非法行，行等行，不疏涩行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复如是。如是像类沙门、婆罗门所应恭敬、尊重、

礼事、供养。’

“若复问言：‘何故于此像类沙门、婆罗门恭敬、尊重、礼事、供养？’汝应答言：‘我等眼见色，不离贪、不离欲、不离爱、不离渴、不离念，内心不寂静，行非法行，行疏涩行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复如是。斯等像类沙门、婆罗门离贪、离欲、离渴、离念，内心寂静，行如法行，不行疏涩行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复如是。我等于彼，求其差别；见差别故，于彼像类沙门、婆罗门所应恭敬、尊重、礼事、供养。’

“如是说已，若复问言：‘彼沙门、婆罗门有何行？有何形貌？有何相？汝等知是沙门、婆罗门离贪、向调伏贪，离恚、向调伏恚，离痴、向调伏痴？’汝应答言：‘我见彼沙门、婆罗门有如是像类——在空闲处、林中树下、卑床草蓐，修行远离，离诸女人，近乐独人，同禅思者；若于彼处，无眼见色可生乐著，无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可生乐著。若彼沙门、婆罗门有如是行、如是形貌、如是相，今我等知是沙门、婆罗门离贪、向调伏贪，离恚、向调伏恚，离痴、向调伏痴。’”

时，诸沙门、婆罗门长者白佛言：“奇哉！世尊，不自誉、不毁他，正说其义，各各自于诸入处，分别染污清净，广说缘起，如如来、应、等正觉说。譬如士夫，溺者能救，闭者能开，迷者示路，暗处燃灯；世尊亦复如是，不自誉、不毁他，正说其义，乃至如如来、应、等正觉说。”

尔时，频头城婆罗门长者闻佛所说，欢喜作礼而去！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萦发目揵连出家来诣佛所，共相问讯。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告萦发目揵连：“汝从何来？”

萦发目揵连白佛言：“我从彼众多种种异道沙门、婆罗门、遮罗迦出家，集会未曾讲堂听法，从彼林来。”

佛告萦发目揵连：“汝为何等福力故，从彼众多种种异道沙门、婆罗门、遮罗迦出家所听其说法？”

萦发目揵连言：“我试听其竞胜论义福利，听其相违反论议福利故。”

佛告目揵连：“长夜久远，种种异道沙门、婆罗门、遮罗迦出家竞胜论议，相违反论议福利，迭相破坏。”

萦发目揵连白佛言：“瞿昙，为诸弟子说何等法福利，令彼转为人说，不谤如来，不增不减，诚说、法说、法次法说，无有余人能来比校、难诘、诃责？”

佛告目揵连：“明、解脱、果报、福利，为人转说者，不谤如来，不乖其理，法次法说，无有能来比校、难诘、嫌责。”

萦发目揵连白佛言：“瞿昙，诸弟子有法，修习多修习，令明、解脱、福利满足者不？”

佛告萦发目揵连：“有七觉分，修习多修习，明、解脱、福利满足。”

萦发目揵连白佛言：“有法修习，能令七觉分满足不？”

佛告萦发目揵连：“有四念处，修习多修习，能令七觉分满足。”

萦发目揵连白佛：“复有法修习多修习，令四念处满足不？”

佛告萦发目揵连：“有三妙行，修习多修习，能令四念处满足。”

萦发目揵连白佛言：“复有法修习多修习，令三妙行满足不？”

佛告目揵连：“有六触入处律仪，修习多修习，令三妙行满足。”

萦发目揵连白佛言：“云何六触入处律仪，修习多修习，令三妙行满足？”

佛告目揵连：“若眼见适意、可爱念、能长养欲乐、令人缘著之色，彼比丘见已，不喜、不赞叹、不缘、不著、不住；若眼见不适意、不可爱念、顺于苦觉之色，诸比丘见已，不畏、不恶、不嫌、不恚。于彼好色，起眼见已，永不缘著；不好色，起眼见已，永不缘著；内心安住不动，善修解脱，心不懈倦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法亦复如是。如是于六触入修习多修习，满足三妙行。

“云何修三妙行，满足四念处？多闻圣弟子于空闲处、林中、树下，作如是学、如是思惟：‘此身恶行，现世、后世必得恶报；我若行身恶行者，必当自生厌悔，他亦嫌薄，大师亦责，诸梵行者亦复以法而嫌我；恶名流布，遍于诸方；身坏命终，当堕地狱。’于身恶行，见现世、后世如是果报，是故除身恶行，修身妙行；口、意恶行亦复如是。是名修习三妙行已，得四念处清净满足。

“云何修四念处，得七觉分满足？目揵连比丘，如是顺身身观住，彼顺身身观住时，摄念安住不忘。尔时，方便修习念觉分，方便修习念觉分已，得念觉分满足，于彼心念选择于法，觉想思量。尔时，方便修习择法觉分，方便修习择法觉分已，逮得择法觉分满足，选择彼法，觉想思量。方便修习精进觉分，方便修习精进觉分已，逮得精进觉分满足，勤精进已，生欢喜心。尔时，修习方便欢喜觉分，修习欢喜觉分已，逮得欢喜觉分满足，心欢喜已，身心止息。尔时，修习猗息觉分，修习猗息觉分已，逮得猗息觉分满足，身心息已，得三摩提。尔时，修习定觉分，修习定觉分已，定觉分满足，谓一

其心，贪忧灭息，内心行舍。方便修习舍觉分，方便修习舍觉分已，逮得舍觉分清净满足。受、心、法念处，亦如是说。如是修习四念处、七觉分满足。

“云何修习七觉分，明、解脱、满足？目揵连，若比丘修念觉分，依远离、依离欲、依灭舍，于进趣修念觉分，逮得明、解脱、清净满足。乃至修习舍觉分，亦如是说，是名修习七觉分已，明、解脱、清净满足。如是，目揵连，法法相律，从此岸而到彼岸。”

说是法时，萦发目揵连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时，萦发目揵连见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度诸疑惑，不出于他，于诸法、律得无所畏；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“我今宁得于正法、律出家，得具足比丘分不？”

佛告目揵连：“汝今已得于正法、律出家，具足得比丘分。”得出家已，专精思惟，下放逸住，乃至成阿罗汉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微伽罗牟真邻陀林中。

时，有年少名郁多罗，是波罗奢那弟子，来诣佛所，恭敬问讯已，退坐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告郁多罗：“汝师波罗奢那为汝等说修诸根不？”

郁多罗言：“说已，瞿昙。”

佛告郁多罗：“汝师波罗奢那云何说修诸根？”

郁多罗白佛言：“我师波罗奢那说：‘眼不见色，耳不听声，是名修根。’”

佛告郁多罗：“若如汝波罗奢那说，盲者是修根不？所以者何？如唯盲者眼不见色。”

尔时，尊者阿难在世尊后，执扇扇佛。尊者阿难语郁多罗言：“如波罗奢那所说，聋者是修根不？所以者何？如唯聋者耳不闻声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尊者阿难：“异于贤圣法、律无上修诸根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惟愿世尊为诸比丘说贤圣法、律无上修根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缘眼、色，生眼识，见可意色，欲修如来厌离正念正智。眼、色缘生眼识，不可意故，修如来不厌离正念正智。眼、色缘生眼识，可意不可意，欲修如来厌离、不厌离正念正智。眼、色缘生眼识，不可意可意，欲修如来不厌离、厌离正念正智。眼、色缘生眼识，可意不可意，可不可意，欲修如来厌、不

厌、俱离舍心住正念正智。如是，阿难，若有于此五句，心善调伏、善关闭、善守护、善摄持、善修习，是则于眼、色无上修根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如是说。阿难，是名贤圣法、律无上修根。”

尊者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贤圣法、律为贤圣修根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眼、色缘生眼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。彼圣弟子如是如实知：我眼、色缘生眼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此则寂灭，此则胜妙，所谓俱舍；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。譬如力士弹指顷灭。如是眼、色缘生眼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俄尔尽灭，得离厌、不厌舍。

“如是耳、声缘生耳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。圣弟子如是如实知：我耳识闻声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此则寂灭、胜妙，所谓为舍；得舍已，离厌、不厌。譬如大力士夫弹指，发声即灭。如是耳、声缘生耳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尽灭，是则为舍；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。

“鼻、香缘生鼻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。圣弟子如是如实知：鼻、香缘生鼻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此则寂灭，此则胜妙，所谓为舍；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。譬如莲荷，水所不染。如是鼻、香缘生鼻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尽灭，所谓为舍；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。

“舌、味缘生舌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。彼圣弟子如是如实知：舌、味缘生舌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尽灭，寂灭、胜妙，所谓为舍；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，譬如力士舌端唾沫，尽唾令灭。如是舌、味缘生舌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尽灭，所谓为舍；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。身、触缘生身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尽灭。

“圣弟子如是如实知：身、触缘生身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尽灭，寂灭、胜妙，所谓为舍；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，譬如铁丸烧令极热，小滴水洒，寻即消灭。如是身、触缘生身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尽灭，所谓为舍；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。意、法缘生意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速灭。

“圣弟子如是如实知：意、法缘生意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尽灭，是则寂灭，是则胜妙，所谓为舍；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。譬如力士断多罗树头。如是意、法缘生意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生已尽灭，所谓为舍；得彼舍已，离厌、不厌。阿难，是为贤圣法、律，为圣弟子修诸根。”

“云何为圣法、律觉见迹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眼、色缘生眼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彼圣弟子惭耻厌恶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缘生意识，生可意，生不可意，生可意不可意，彼圣弟子惭耻厌恶。阿难，是名贤圣法、律觉见迹。阿难，是名贤圣法、律无上修诸根。已说贤圣修诸根，已说觉见迹。阿难，我为诸声闻所作，所作已作，汝等当作所作，广说如箧毒蛇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杂阿含经卷第十二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于结所系法随生味著、顾念、心缚，则爱生；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。如人种树，初小软弱，爱护令安，壅以粪土，随时溉灌，冷暖调适，以是因缘，然后彼树得增长大。如是，比丘，结所系法味著将养，则生恩爱；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。

“若于结所系法随顺无常观，住生灭观、无欲观、灭观、舍观，不生顾念，心不缚著，则爱灭；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。犹如种树，初小软弱，不爱护，不令安隐，不壅粪土，不随时溉灌，冷暖不适，不得增长。若复断根、截枝，段段斩截，分分解析，风飘日炙，以火焚烧，烧以成粪，或扬以疾风，或投之流水。比丘，于意云何？非为彼树断截其根，乃至焚烧，令其磨灭，于未来世成不生法耶？”

答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比丘，于结所系法随顺无常观，住生灭观、无欲观、灭观、舍观，不生顾念，心不缚著，则爱灭；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于所取法随生味著、顾念、缚心，其心驱驰，追逐名色；名色缘六入处，六入处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。譬大树根干、枝条、柯叶、华果，下根

深固，壅以粪土，溉灌以水，彼树坚固，永世不朽。如是，比丘，于所取法随生味著、顾念、心缚，其心驱驰，追逐名色；名色缘六入处，六入处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。

“若于所取法随顺无常观，住生灭观、无欲观、灭观、厌观，心不顾念，无所缚著，识则不驱驰、追逐名色，则名色灭；名色灭则六入处灭，六入处灭则触灭，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，如是如是则纯大苦聚灭。犹如种树，不随时爱护令其安隐，不壅粪土，不随时溉灌，冷暖不适，不得增长。若复断根、截枝，段段斩截，分分解析，风飘日炙，以火焚烧，烧以成粪，或扬以疾风，或投之流水。比丘，于意云何？非为彼树断截其根，乃至焚烧，令其磨灭，于未来世成不生法耶？”

答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比丘，于所取法随顺无常观，住生灭观、无欲观、灭观、舍观，不生顾念，心不缚著，识不驱驰、追逐名色，则名色灭；名色灭则六入处灭，六入处灭则触灭，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善奉行！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忆宿命未成正觉时，独一静处，专精禅思，生如是念：‘世间难入，所谓若生、若老、若病、若死、若迁、若受生，然诸众生，生、老、病、死上及所依不如实知。’我作是念：‘何法有故生有？何法缘故生有？’即正思惟，起无间等知：‘有有故生有，有缘故生有。’复思惟：‘何法有故有有？何法缘故有有？’即正思惟，如实无间等起知：‘取有故有有，取缘故有有。’又作是念：‘取复何缘、何法有故取有？何法缘故取有？’即正思惟，如实无间等起知：‘取法味著、顾念、心缚，爱欲增长；彼爱有故取有，爱故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。’

“诸比丘，于意云何？譬如缘膏油及炷，灯明得烧，数增油、炷，彼灯明得久住不？”

答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诸比丘，于色取味著、顾念、爱缚，增长爱缘故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。我时复作是念：‘何法无故无此

老、病、死？何法灭故老、病、死灭？’即正思惟，起如实无间等：‘无生则无老、病、死，生灭故，则老、病、死灭。’复作是念：‘何法无故无生？何法灭故生灭？’即正思惟，起如实无间等：‘有无故生无，有灭故生灭。’又复思惟：‘何法无故有无？何法灭故有灭？’即正思惟，生如实无间等观：‘取无故有无，取灭故有灭。’又作是念：‘何法无故取无？何法灭故取灭？’即正思惟，生如实无间等观：‘所取法无常、生灭、离欲、灭尽、舍离，心不顾念，心不缚著，爱则灭；彼爱灭故取灭，取灭故有灭，有灭故生灭，生灭故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。’

“诸比丘，于意云何？譬如油、炷燃灯，若不增油治炷，非彼灯明未来不生、尽、磨灭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诸比丘，于所取法观察无常、生灭、离欲、灭尽、舍离，心不顾念，心不缚著，爱则灭；爱灭则取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忆宿命未成正觉时，独一静处，专精禅思，如上广说。差别者：譬如载樵十束、二十束、三十束、四十束、五十束、百束、千束、百千束，积聚烧燃，作大火聚。若复有人，增其干草樵薪。诸比丘，于意云何？此火相续长夜炽然不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诸比丘，于所取法味著、顾念、心缚著，增，其爱缘取，取缘有，乃至纯大苦聚集。诸比丘，若彼火聚炽然，不增樵草。诸比丘，于意云何？彼火当灭不？”

答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诸比丘，于所取法观察无常、生灭、离欲、灭尽、舍离，心不顾念、缚著，爱则灭；爱灭则取灭。如是广说乃至纯大苦聚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忆宿命未成正觉时，独一静处，专精禅思，作是念：‘何法有故老死有？何法缘故老死有？’即正思惟，生如实无间等：‘生有故老死有，生缘故老死有，如是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。’‘何法有故名色有？何法缘

故名色有？’即正思惟，如实无间等生：‘识有故名色有，识缘故有名色有。’我作是思惟时，齐识而还不能过彼，谓缘识名色，缘名色六入处，缘六入处触，缘触受，缘受爱，缘爱取，缘取有，缘有生，缘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。

“我时作是念：‘何法无故则老死无？何法灭故老死灭？’即正思惟，生如实无间等：‘生无故老死无，生灭故老死灭。’如是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、识、行广说。我复作是思惟：‘何法无故行无？何法灭故行灭？’即正思惟如实无间等：‘无明无故行无，无明灭故行灭，行灭故识灭，识灭故名色灭，名色灭故六入处灭，六入处灭故触灭，触灭故受灭，受灭故爱灭，爱灭故取灭，取灭故有灭，有灭故生灭，生灭故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。’

“我时作是念：‘我得古仙人道、古仙人径、古仙人道迹，古仙人从此迹去，我今随去。’譬如有人游于旷野，披荒觅路，忽遇故道古人行处，彼则随行，渐渐前进，见故城邑、古王宫殿、园观浴池、林木清净。彼作是念：‘我今当往白王令知。’即往白王：‘大王当知：我游旷野，披荒求路，忽见故道古人行处，我即随行；我随行已，见故城邑、故王宫殿、园观浴池、林流清净，大王可往居止其中。’王即往彼，止住其中，丰乐安隐，人民炽盛。今我如是，得古仙人道、古仙人径、古仙人迹，古仙人去处，我得随去，谓八圣道——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我从彼道，见老病死、老病死集、老病死灭、老病死灭道迹，见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、识、行、行集、行灭、行灭道迹。我于此法自知自觉，成等正觉，为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及余外道沙门、婆罗门、在家、出家，彼诸四众闻法正向、信乐，知法善，梵行增广，多所饶益，开示显发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诃拘絺罗在耆阇崛山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晡时从禅觉，诣尊者摩诃拘絺罗，共相问讯庆慰已，于一面坐，语尊者摩诃拘絺罗：“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与不？”

尊者摩诃拘絺罗语尊者舍利弗言：“仁者且问，知者当答。”

尊者舍利弗问尊者摩诃拘絺罗：“云何，尊者摩诃拘絺罗，有老不？”

答言：“有。”

尊者舍利弗复问：“有死不？”

答言：“有。”

复问：“云何，老死自作耶？为他作耶？为自他作耶？为非自非他无因作耶？”

答言：“尊者舍利弗，老死非自作、非他作、非自他作、亦非非自他作无因作，然彼生缘故有老死。”

“如是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，为自作、为他作、为自他作、为非自他无因作？”

答言：“尊者舍利弗，名色非自作、非他作、非自他作、非非自他作无因作，然彼名色缘识生。”

复问：“彼识为自作、为他作、为自他作、为非自非他无因作？”

答言：“尊者舍利弗，彼识非自作、非他作、非自他作、非非自他作无因作，然彼识缘名色生。”

尊者舍利弗复问：“尊者摩诃拘絺罗，先言名色非自作、非他作、非自他作、非非自他作无因作，然彼名色缘识生，而今复言名色缘识，此义云何？”

尊者摩诃拘絺罗答言：“今当说譬，如智者因譬得解。譬如三芦立于空地，展转相依，而得竖立。若去其一，二亦不立；若去其二，一亦不立；展转相依，而得竖立。识缘名色亦复如是，展转相依，而得生长。”

尊者舍利弗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尊者摩诃拘絺罗，世尊声闻中，智慧明达，善调无畏，见甘露法，以甘露法具足身作证者，谓尊者摩诃拘絺罗，乃有如是甚深义辩，种种难问，皆悉能答，如无价宝珠，世所顶戴；我今顶戴尊者摩诃拘絺罗亦复如是。我今于汝所，快得善利，诸余梵行数诣其所，亦得善利，以彼尊者善说法故。我今以此尊者摩诃拘絺罗所说法故，当以三十种赞叹称扬随喜！

“尊者摩诃拘絺罗说老死厌患、离欲、灭尽，是名法师；说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、识，厌患、离欲、灭尽，是名法师。若比丘于老死厌患、离欲、灭尽向，是名法师；乃至识厌患、离欲、灭尽向，是名法师。若比丘于老死厌患、离欲、灭尽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，是名法师；乃至识厌患、离欲、灭尽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，是名法师。”

尊者摩诃拘絺罗语尊者舍利弗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于世尊声闻中，智慧明达，善调无畏，见甘露法，以甘露法具足身作证者，谓尊者舍利弗，能作如是种种甚深正智之问

。犹如世间无价宝珠，人皆顶戴；汝今如是，普为一切诸梵行者之所顶戴、恭敬、奉事。我于今日快得善利，得与尊者共论妙义。”

时，二正士更相随喜，各还所住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愚痴无闻凡夫于四大身厌患、离欲、背舍而非识。所以者何？见四大身有增、有减、有取、有舍，而于心、意、识，愚痴无闻凡夫不能生厌、离欲、解脱。所以者何？彼长夜于此保惜系我，若得、若取，言是我、我所、相在。是故，愚痴无闻凡夫不能于彼生厌、离欲、背舍。愚痴无闻凡夫宁于四大身系我、我所，不可于识系我、我所。所以者何？四大色身或见十年住，二十、三十乃至百年，若善消息，或复小过；彼心、意、识日夜时刻，须臾转变，异生异灭。犹如猕猴游林树间，须臾处处，攀捉枝条，放一取一；彼心、意、识亦复如是，异生异灭。

“多闻圣弟子于诸缘起善思惟观察，所谓乐触缘生乐受，乐受觉时，如实知乐受觉；彼乐触灭，乐触因缘生受亦灭止、清凉、息没。如乐受，苦触、喜触、忧触、舍触因缘生舍受，舍受觉时，如实知舍受觉；彼舍触灭，彼舍触因缘生舍受亦灭止、清凉、息没。彼如是思惟：‘此受触生、触乐、触缚，彼彼触乐故，彼彼受乐；彼彼触乐灭，彼彼受乐亦灭止、清凉、息没。’如是，多闻圣弟子于色生厌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生厌，厌故不乐，不乐故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愚痴无闻凡夫于四大色身生厌、离欲、背舍，但非识。所以者何？四大色身现有增减、有取、有舍；若心、若意、若识，彼愚痴无闻凡夫不能于识生厌、离欲、背舍，长夜保惜系我，若得、若取，言是我、我所、相在。是故愚痴无闻凡夫不能于彼生厌、离欲、背舍。愚痴无闻凡夫宁于四大色身系我、我所，不可于识系我、我所。所以者何？四大色身或见十年住，二十、三十乃至百年，若善消息，或复少过；彼心、意、识日夜时刻，须臾不停，种种转变，异生异灭。譬如猕猴游林树间，须臾处处，攀捉枝绦，放一取一；彼心、意、识亦复如是，种种变易，异生异灭。

“多闻圣弟子于诸缘起思惟观察，所谓乐触缘生乐受，乐受觉时，如实知乐受觉；彼乐触灭，乐因缘生乐受亦灭止、清凉、息没。如乐受，苦触、喜触、忧触、舍触因缘生舍受，舍受觉时，如实知舍受觉；彼舍触灭，舍触因缘生舍受亦灭止、清凉、息没。

譬如两木相磨，和合生火；若两木离散，火亦随灭。如是诸受缘触集，触生触集，若彼彼触集故，彼彼受亦集；彼彼触集灭故，彼彼受集亦灭止、清凉、息没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色解脱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解脱，于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解脱，我说彼于苦得解脱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说内触法，汝等为取不？”

时，有异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稽首礼足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说内触法，我已取也。”时，彼比丘于佛前如是如是自记说，如是如是世尊不悦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在佛后执扇扇佛，佛告阿难：“如圣法、律内触法，异于此比丘所说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今正是时，惟愿世尊为诸比丘说贤圣法、律内触法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善哉！谛听！当为汝说。此诸比丘取内触法，应如是思惟：‘若众生所有种种众苦生，此苦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触？作如是取时，当知此苦亿波提因、亿波提集、亿波提生、亿波提转。’复次，比丘，内触法，又，亿波提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触？彼取时当复知亿波提爱因、爱集、爱生、爱触。复次，比丘，取内触法当复知爱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触，如是取时，当知世间所念谛正之色，于彼爱生而生、系而系、住而住。

“若诸沙门、婆罗门于世间所念谛正之色，作常想、恒想、安隐想、无病想、我想、我所想而见，则于此色爱增长；爱憎长已，亿波提增长；亿波提增长已，苦增长；苦增长已，则不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我说彼不解脱苦。譬如路侧清凉池水，香味具足，有人以毒著中，阳春之月，诸行路者风热渴逼，竞来欲饮。有人语言：‘士夫，此是清凉池，色香味具足。然中有毒，汝等勿饮。若当饮者，或令汝死，或近死苦。’而彼渴者不信而饮，虽得美味，须臾或死，或近死苦。如是，沙门、婆罗门见世间可念端正之色，作常见、恒见、安隐见、无病见、我、我所见，乃至不得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。

“若诸沙门、婆罗门于世间可念端正之色，观察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、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彼爱则离，爱离故亿波提离，亿波提离故则苦离，苦离故则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离。譬如路侧清凉池水，香味具足，有人以毒著中，阳春之月，诸

行路者风热渴逼，竞来欲饮。有人语言：‘此水有毒！汝等勿饮！若当饮者，或令汝死，或近死苦。’彼则念言：‘此水有毒，若当饮者，或令我死，或近死苦。我且忍渴，食干麨饭，不取水饮。’如是，沙门、婆罗门于世间可念之色观察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、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乃至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。是故，阿难，于此法如是见、如是闻、如是觉、如是知，于过去、未来亦如此道，如是观察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云何思量观察正尽苦，究竟苦边？时，思量众生所有众苦，种种差别，此诸苦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触？思量取因、取集、取生、取触。若彼取灭无余，众苦则灭，彼所乘苦灭道迹如实知，修行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尽苦，究竟苦边，所谓取灭。

“复次，比丘思量观察正尽苦，究竟苦边。时，思量彼取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触？思量彼取爱因、爱集、爱生、爱触。彼爱永灭无余，取亦随灭，彼所乘取灭道迹如实知，修习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尽苦，究竟苦边，所谓爱灭。

“复次，比丘思量观察正尽苦，究竟苦边。则思量彼爱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触？知彼爱受因、受集、受生、受触。彼受永灭无余，则爱灭，彼所乘爱灭道迹如实知，修习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尽苦，究竟苦边，所谓受灭。

“复次，比丘思量观察正尽苦，究竟苦边。时，思量彼受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触？知彼受触因、触集、触生、触缘。彼触永灭无余，则受灭，彼所乘触灭道迹如实知，修习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尽苦，究竟苦边。

“复次，比丘思量观察正尽苦，究竟苦边。时，思量彼触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触？当知彼触六入处因、六入处集、六入处生、六入处触。彼六入处灭无余，则触灭，彼所乘六入处灭道迹如实知，修习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尽苦，究竟苦边。

“复次，比丘思量观察正尽苦，究竟苦边。时，思量彼六入处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触？知彼六入处名色因、名色集、名色生、名色触。名色永灭无余，则六入处灭，彼所乘名色灭道迹如实知，修习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尽苦，究竟苦边，所谓名色灭。

“复次，比丘思量正尽苦，究竟苦边。时，思量名色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触？知彼名色识因、识集、识生、识触。彼识欲灭无余，则名色灭，彼所乘识灭道迹如实知，修习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尽苦，究竟苦边，所谓识灭。

“复次，比丘思量观察正尽苦，究竟苦边。时，思量彼识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触？知彼识行因、行集、行生、行触，作诸福行，善识生；作诸不福不善行，不善识生；作无所有行，无所有识生，是为彼识行因、行集、行生、行触。彼行欲灭无余，则识灭，彼所乘行灭道迹如实知，修习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尽苦，究竟苦边，所谓行灭。

“复次，比丘思量观察正尽苦，究竟苦边。时，思量彼行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触？知彼行无明因、无明集、无明生、无明触。彼福行无明缘，非福行亦无明缘，非福不福行亦无明缘。是故当知：彼行无明因、无明集、无明生、无明触。彼无明永灭无余，则行灭，彼所乘无明灭道迹如实知，修习彼向次法，是名比丘向正尽苦，究竟苦边，所谓无明灭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于意云何？若不乐无明而生明，复缘彼无明作福行、非福行、无所有行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多闻圣弟子不乐无明而生明，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如是乃至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，我亦如是说，汝亦知此。于彼彼法起彼彼法，生彼彼法，灭彼彼法，灭止、清凉、息没。若多闻圣弟子无明离欲而生明，身分齐受所觉，身分齐受所觉时如实知；若寿分齐受所觉，寿分齐受所觉时如实知；身坏时寿命欲尽，于此诸受一切所觉灭尽无余。譬如力士取新熟瓦器，乘热置地，须臾散坏，热势悉灭；如是，比丘无明离欲而生明，身分齐受所觉如实知，寿分齐受所觉如实知，身坏命终，一切受所觉悉灭无余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异比丘：“我已度疑，离于犹豫，拔邪见刺，不复退转。心无所著故，何处有我为彼比丘说法？为彼比丘说贤圣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？所谓有是故是事有，是事有故是事起，所谓缘无明行，缘行识，缘识名色，缘名色六入处，缘六入处触，缘触受，缘受爱，缘爱取，缘取有，缘有生，缘生、老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，乃至如是纯大苦聚灭。

“如是说法，而彼比丘犹有疑惑犹豫。先不得得想、不获获想、不证证想；今闻法已，心生忧苦、悔恨、蒙没、障碍。所以者何？此甚深处，所谓缘起，倍复甚深难见，所谓一切取离、爱尽、无欲、寂灭、涅槃；如此二法，谓有为、无为。有为者若生、若住、若异、若灭，无为者不生、不住、不异、不灭，是名比丘诸行苦寂灭涅槃。因集故

苦集，因灭故苦灭；断诸径路，灭于相续，相续灭灭，是名苦边。比丘，彼何所灭？谓有余苦。彼若灭止、清凉、息没，所谓一切取灭、爱尽、无欲、寂灭、涅槃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愚痴无闻凡夫无明覆，爱缘系得此识身，内有此识身，外有名色，此二因缘生触。此六触入所触，愚痴无闻凡夫苦、乐受觉，因起种种。云何为六？眼触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。若黠慧者无明覆，爱缘系得此识身，如是内有识身，外有名色，此二缘生六触入处。六触所触故，智者生苦、乐受觉，因起种种。何等为六？眼触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。愚夫、黠慧，彼于我所修诸梵行者，有何差别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善哉！世尊，惟愿演说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诸比丘，彼愚痴无闻凡夫无明所覆，爱缘所系，得此识身，彼无明不断，爱缘不尽，身坏命终，还复受身；还受身故，不得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。所以者何？此愚痴凡夫本不修梵行，向正尽苦，究竟苦边故，是故身坏命终，还复受身；还受身故，不得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。

“若黠慧者无明所覆，爱缘所系，得此识身，彼无明断，爱缘尽；无明断，爱缘尽故，身坏命终，更不复受；不更受故，得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。所以者何？彼先修梵行，正向尽苦，究竟苦边故，是故彼身坏命终，更不复受；更不受故，得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。是名凡夫及黠慧者，彼于我所修诸梵行，种种差别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此身非汝所有，亦非余人所有。谓六触入处，本修行愿，受得此身。云何为六？眼触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入处。彼多闻圣弟子于诸缘起善正思惟观察：‘有此六识身、六触身、六受身、六想身、六思身。所谓此有故，有当来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，是名有因有缘世间集。谓此无故，六识身无，六触身、六受身、六想身、六思身无。谓此无故，无有当来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。’若多闻圣弟子于世间集、世间灭如实

正知，善见、善觉、善入，是名圣弟子招此善法、得此善法、知此善法、入此善法，觉知、觉见世间生灭，成就贤圣出离、实寂、正尽苦，究竟苦边。所以者何？谓多闻圣弟子世间集灭如实知，善见、善觉、善入故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因缘法及缘生法。

“云何为因缘法？谓此有故彼有，谓缘无明行，缘行识，乃至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。

“云何缘生法？谓无明、行……。若佛出世，若未出世，此法常住，法住法界，彼如来自所觉知，成等正觉，为人演说，开示显发，谓缘无明有行乃至缘生有老死。若佛出世，若未出世，此法常住，法住法界，彼如来自觉知，成等正觉，为人演说，开示显发，谓缘生故，有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。此等诸法，法住、法空、法如、法尔，法不离如，法不异如，审谛真实，不颠倒，如是随顺缘起，是名缘生法。谓无明、行、识、名色、六入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是名缘生法。

“多闻圣弟子于此因缘法、缘生法正知善见，不求前际，言：‘我过去世若有、若无？我过去世何等类？我过去世何如？’不求后际：‘我于当来世为有、为无？云何类？何如？’内不犹豫：‘此是何等？云何有此为前？谁终当云何之？此众生从何来？于此没当何之？’若沙门、婆罗门起凡俗见所系，谓说我见所系、说众生见所系、说寿命见所系、忌讳吉庆见所系，尔时悉断、悉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于未来世，成不生法。是名多闻圣弟子于因缘法、缘生法如实正知，善见、善觉、善修、善入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当为汝等说法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善味，纯一清净，梵行清白，所谓大空法经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云何为大空法经？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谓缘无明行，缘行识，乃至纯大苦聚集。

“缘生老死者，若有问言：‘彼谁老死？老死属谁？’彼则答言：‘我即老死，今老死属我，老死是我。’所言：‘命即是身。’或言：‘命异身异。’此则一义，而说有种种。若见言：‘命即是身。’彼梵行者所无有。若复见言：‘命异身异。’梵行者

所无有。于此二边，心所不随，正向中道。贤圣出世，如实不颠倒正见，谓缘生老死，如是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、识、行，缘无明故有行。若复问言：‘谁是行？行属谁？’彼则答言：‘行则是我，行是我所。’彼如是：‘命即是身。’或言：‘命异身异。’彼见命即是身者，梵行者无有；或言‘命异身异’者，梵行者亦无有。离此二边，正向中道。贤圣出世，如实不颠倒正见所知，所谓缘无明行。

“诸比丘，若无明离欲而生明，彼谁老死、老死属谁者，老死则断，则知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于未来世成不生法。若比丘无明离欲而生明，彼谁生、生属谁，乃至谁是行、行属谁者，行则断，则知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于未来世成不生法。若比丘无明离欲而生明，彼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，是名大空法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缘起法法说、义说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

“云何缘起法法说？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谓缘无明行，乃至纯大苦聚集，是名缘起法法说。

“云何义说？谓缘无明行者。彼云何无明？若不知前际、不知后际、不知前后际，不知于内、不知于外、不知内外，不知业、不知报、不知业报，不知佛、不知法、不知僧，不知苦、不知集、不知灭、不知道，不知因、不知因所起法，不知善不善、有罪无罪、习不习，若劣、若胜、染污、清净，分别缘起，皆悉不知；于六触入处，不如实觉知；于彼彼不知、不见、无无间等、痴暗、无明、大冥，是名无明。

“缘无明行者，云何为行？行有三种——身行、口行、意行。缘行识者，云何为识？谓六识身——眼识身、耳识身、鼻识身、舌识身、身识身、意识身。缘识名色者，云何名？谓四无色阴——受阴、想所、行阴、识阴。云何色？谓四大、四大所造色，是名为色，此色及前所说名是为名色。缘名色六入处者，云何为六入处？谓六内入处——眼入处、耳入处、鼻入处、舌入处、身入处、意入处。缘六入处触者，云何为触？谓六触身——眼触身、耳触身、鼻触身、舌触身、身触身、意触身。缘触受者，云何为受？谓三受——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缘受爱者，彼云何为爱？谓三爱——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。缘爱取者，云何为取？四取——欲取、见取、戒取、我取。缘取有者，云何为有？三有——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。缘有生者，云何为生？若彼彼众生，彼彼身种类生，超越和合出生，得阴、得界、得入处、得命根，是名为生。缘生老死者，云何为老？若发白露顶，皮缓根熟，支弱背偻，垂头呻吟，短气前输，拄杖而行，身体黧黑，四体

班驳，暗钝垂熟，造行艰难羸劣，是名为老。云何为死？彼彼众生，彼彼种类没、迁移、身坏、寿尽、火离、命灭，舍阴时到，是名为死。此死及前说老，是名老死，是名缘起义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。

时，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谓缘起法为世尊作？为余人作耶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缘起法者，非我所作，亦非余人作。然彼如来出世及未出世，法界常住，彼如来自觉此法，成等正觉，为诸众生分别演说，闻发显示。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谓缘无明行，乃至纯大苦聚集；无明灭故行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时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。

时，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庆慰，庆慰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云何，瞿昙，为自作自觉耶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我说此是无记，自作自觉，此是无记。”

“云何，瞿昙，他作他觉耶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他作他觉，此是无记。”

婆罗门白佛：“云何，我问自作自觉，说言无记；他作他觉，说言无记，此义云何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自作自觉则堕常见，他作他觉则堕断见，义说、法说，离此二边，处于中道而说法，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缘无明行，乃至纯大苦聚集；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彼婆罗门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那梨聚落深林中待宾舍。

尔时，尊者蹅陀迦旃延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世尊说正见。云何正见？云何世尊施设正见？”

佛告蹅陀迦旃延：“世间有二种依，若有、若无，为取所触；取所触故，或依有、或依无。若无此取者，心境系著使不取、不住、不计我苦生而生，苦灭而灭，于彼不疑

、不惑，不由于他而自知，是名正见，是名如来所施设正见。所以者何？世间集如实正知见，若世间无者不有；世间灭如实正知见，若世间有者无有，是名离于二边说于中道。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谓缘无明行，乃至纯大苦聚集；无明灭故行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蹅陀迦旃延闻佛所说，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，成阿罗汉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。

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出耆阇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

时，阿支罗迦葉为营小事，出王舍城，向耆阇崛山，遥见世尊；见已，诣佛所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与不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今非论时，我今入城乞食，来还则是其时，当为汝说。”

第二亦如是说。第三复问：“瞿昙，何为我作留难？瞿昙，云何有异？我今欲有所问，为我解说。”

佛告阿支罗迦葉：“随汝所问。”

阿支罗迦葉白佛言：“云何，瞿昙，苦自作耶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苦自作者，此是无记。”

迦葉复问：“云何，瞿昙，苦他作耶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苦他作者，此亦无记。”

迦葉复问：“苦自他作耶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苦自他作，此亦无记。”

迦葉复问：“云何，瞿昙，苦非自非他无因作耶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苦非自非他无因作者，此亦无记。”

迦葉复问：“云何无因作者？瞿昙，所问苦自作耶？答言无记。他作耶？自他作耶？非自非他无因作耶？答言无记。今无此苦耶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非无此苦，然有此苦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善哉！瞿昙，说有此苦，为我说法，令我知苦见苦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若受即自受者，我应说苦自作；若他受他即受者，是则他作；若受自受他受，复与苦者，如是者自他作，我亦不说；若不因自他，无因而生苦者，我亦不说

。离此诸边，说其中道，如来说法，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谓缘无明行，乃至纯大苦聚集；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阿支罗迦葉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

时，阿支罗迦葉见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度诸狐疑，不由他知、不因他度，于正法、律心得无畏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已度。我从今日，归依佛、归依法、归依僧，尽寿作优婆塞，证知我。”

阿支罗迦葉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时，阿支罗迦葉辞世尊去不久，为护犊牸牛所触杀，于命终时，诸根清净，颜色鲜白。

尔时，世尊入城乞食。时，有众多比丘亦入王舍城乞食，闻有传说：“阿支罗迦葉从世尊闻法，辞去不久，为牛所触杀。于命终时，诸根清净，颜色鲜白。”诸比丘乞食已，还出，举衣钵，洗足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晨朝众多比丘入城乞食，闻阿支罗迦葉从世尊闻法、律，辞去不久，为护犊牛所触杀，于命终时，诸根清净，颜色鲜白。世尊，彼生何趣？何处受生？彼何所得？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彼已见法、知法、次法、不受于法，已般涅槃，汝等当往供养其身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为阿支罗迦葉受第一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。

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。于路见玷牟留外道出家，小有所营，至耆阇崛山游行，遥见世尊，往诣其所，共相庆慰，共相庆慰已，于一面住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为解说不？”

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“今非论时，须入城乞食，来还当为汝说。”

第二说亦如是。第三复请：“沙门瞿昙，将于我所作留难不？欲有所问，为我解说。”

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“随汝意问，当为汝说。”

玷牟留外道出家即问：“沙门瞿昙，苦、乐自作耶？”

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“说苦、乐自作者，此是无记。”

复问：“沙门瞿昙，苦、乐他作耶？”

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“说苦、乐他作者，此是无记。”

复问：“瞿昙，苦、乐为自他作耶？”

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“说苦、乐自他作者，此是无记。”

复问：“瞿昙，苦、乐非自非他无因作耶？”

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：“说苦、乐非自非他无因作者，此是无记。”

广说如上阿支罗迦葉经，乃至世尊为玷牟留外道出家授第一记。

杂阿含经卷第十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为汝等说法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。谛听！善思！有六六法。何等为六六法？谓六内入处、六外入处、六识身、六触身、六受身、六爱身。

“何等为六内入处？谓眼入处、耳入处、鼻入处、舌入处、身入处、意入处。何等为六外入处？色入处、声入处、香入处、味入处、触入处、法入处。云何六识身？谓眼识身、耳识身、鼻识身、舌识身、身识身、意识身。云何六触身？谓眼触、耳触、鼻触、舌触、身触、意触。云何六受身？谓眼触生受、耳触生受、鼻触生受、舌触生受、身触生受、意触生受。云何六爱身？谓眼触生爱、耳触生爱、鼻触生爱、舌触生爱、身触生爱、意触生爱。

“若有说言眼是我，是则不然。所以者何？眼生灭故；若眼是我者，我应受生死，是故说眼是我者，是则不然。如是若色、若眼识、眼触、眼触生受若是我者，是则不然。所以者何？眼触生受是生灭法；若眼触生受是我者，我复应受生死，是故说眼触生受是我者，是则不然，是故眼触生受非我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受非我。所以者何？意触生受是生灭法；若是我者，我复应受生死，是故意触生受是我者，是则不然，是故意触生受非我。

“如是，比丘，当如实知眼所作、智所作、寂灭所作，开发神通，正向涅槃。云何如实知见眼所作，乃至正向涅槃？如是比丘，眼非我、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亦观察非我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说，是名如实知见眼所作，乃至正向涅槃，是名六六法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为汝等说法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所谓六分别六入处经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何等为六分别六入处经？谓于眼入处不如实知见者，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不如实知见；不如实知见故，于眼染著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皆生染著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若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不如实知见，不如实知见故，生染著。如是染著相应、愚暗、顾念、结缚其心，长养五受阴，及当来有爱、贪、喜悉皆增长，身心疲恶，身心烧燃，身心炽然，身心狂乱，身生苦觉；彼身生苦觉故，于未来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悉皆增长，是名纯一大苦阴聚集。

“诸比丘，若于眼如实知见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如实知见；见已于眼不染著，若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不染著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如实知见，若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如实知见；如实知见故，于意不染著。若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不染；不染著故，不相杂、不愚暗、不顾念、不系缚，损减五受阴，当来有爱、贪、喜，彼彼染著悉皆消灭，身不疲苦，心不疲苦，身不烧，心不烧，身不炽然，心不炽然，身觉乐，心觉乐；身心觉乐故，于未来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悉皆消灭，如是纯大苦聚阴灭。

“作如是知，如是见者，名为正见修习满足，正志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前说正语、正业、正命清净修习满足，是名修习八圣道清净满足，八圣道修习满足已，四念处修习满足，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分修习满足。若法应知、应了者，悉知、悉了；若法应知、应断者，悉知、悉断；若法应知、应作证者，悉皆作证；若法应知应修习者，悉已修习。何等法应知、应了，悉知、悉了？所谓名色。何等法应知、应断？所谓无明及有爱。何等法应知、应证？所谓明、解脱，何等法应知、应修？所谓正观。若比丘于此法应知、应了，悉知悉了；若法应知、应断者，悉知、悉断；若法应知、应作证者，悉知、悉证；若法应知、应修者，悉知、悉修，是名比丘断爱结缚，正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。诸比丘，是名六分别六入处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异比丘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作是念：“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见而得见法？”作是思惟已，从禅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作是念：‘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见而得见法？’”

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有二法，何等为二？眼、色为二。如是广说，乃至非其境界故。所以者何？眼、色缘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俱生受、想、思，此四无色阴、眼、色，此等法名为人。于斯等法作人想、众生、那罗、摩奚阇、摩那婆、士夫、福伽罗、耆婆、禅头。

“又如是说：‘我眼见色，我耳闻声，我鼻嗅香，我舌尝味，我身觉触，我意识法。’彼施设又如是言说：‘是尊者如是名，如是生，如是姓，如是食，如是受苦乐，如是长寿，如是久住，如是寿分齐。’比丘，是则为想，是则为志，是则言说，此诸法皆悉无常、有为、思愿缘生；若无常、有为、思愿缘生者，彼则是苦。又复彼苦生，亦苦住，亦苦灭，亦苦数数出生，一切皆苦。若复彼苦无余断，吐尽、离欲、灭、息没，余苦更不相续，不出生，是则寂灭，是则胜妙。所谓舍一切有余、一切爱尽、无欲、灭尽、涅槃，耳、鼻、舌、身触缘生身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俱生受、想、思，此四是无色阴，身根是色阴，此名为人，如上说，乃至灭尽、涅槃。缘意、法生意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俱生受、想、思，此四无色阴、四大士夫所依，此等法名为人。如上广说，乃至灭尽、涅槃。若有于此诸法，心随入，住解脱不退转，于彼所起系著，无有我。比丘，如是知、如是见，则为见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异比丘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作是念：“云何知、云何见，名为见法？”思惟已，从禅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作是念：‘比丘云何知、云何见，名为见法？’今问世尊，惟愿解说！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，有二法，眼、色，缘生眼识，如上广说。尊者，如所说偈：

“眼色二种缘，生于心心法，

识触及俱生，受想等有因。

非我非我所，亦非福伽罗，

亦非摩奚阇，亦非摩那婆，

是则为生灭，苦阴变易法。

于斯等作想，施设于众生，

那罗、摩奚阇，及与摩那婆，

亦余众多想，皆因苦阴生。

诸业爱无明，因积他世阴，

余沙门异道，异说二法者，

彼但有言说，闻已增痴惑。

贪爱息无余，无明没永灭，

爱尽众苦息，无上佛明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诸天、世人于色染著爱乐住，彼色若无常、变易、灭尽，彼诸天、人则生大苦；于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染著爱乐住，彼法变易、无常、灭尽，彼诸天、人得大苦住。

“如来于色、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离如实知，如实知已，于色不复染著爱乐住，彼色变易、无常、灭尽，则生乐住；于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集、灭、味、患、离如实知，如实知已，不复染著爱乐住，彼色变易、无常、灭尽，则生乐住。所以者何？眼、色缘生眼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此三受集，此受灭、此受味、此受患、此受离如实知，于彼色因缘生阨碍，阨碍尽已，名无上安隐涅槃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缘生意识，三事和合触，触缘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彼受集、受灭、受味、受患、受离如实知，如实知已，彼法因缘生阨碍，阨碍尽已，名无上安隐涅槃。”
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“于色声香味，触法六境界，

一向生喜悦，爱染深乐著。

诸天及世人，唯以此为乐，

变易灭尽时，彼则生大苦。

唯有诸贤圣，见其灭为乐，

世间之所乐，观察悉为怨。

贤圣见苦者，世间以为乐，

世间之所苦，于圣则为乐。

甚深难解法，世间痴惑生，

大暗所昏没，盲冥无所见。

唯有智慧者，发朦开大明，

如是甚深句，非圣孰能知？

不还受身者，深达谛明了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瞻婆国揭伽池侧。

尔时，尊者鹿纽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世尊说，有第二住，有一一住。彼云何第二住？云何一一住？”

佛告鹿纽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鹿纽，能问如来如是之义。”

佛告鹿纽：“若眼识色可爱、乐、念、可意——长养于欲；彼比丘见已，喜乐、赞叹、系著住，爱乐、赞叹、系著住已，心转欢喜，欢喜已深乐，深乐已贪爱，贪爱已阨碍。欢喜、深乐、贪爱、阨碍者，是名第二住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说。鹿纽，有如是像类比丘，正使空闲独处，犹名第二住。所以者何？爱喜不断不灭故。爱欲不断、不知者，诸佛如来说第二住。

“若有比丘，于可爱、乐、念、可意——长养于欲色；彼比丘见已不喜乐、不赞叹、不系著住，不喜乐、不赞叹、不系著住已，不欢喜，不欢喜故不深乐，不深乐故不贪爱，不贪爱故不阨碍。不欢喜、深乐、贪爱、阨碍者，是名为一一住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说，鹿纽，如是像类比丘，正使处于高楼重阁，犹是一一住者。所以者何？贪爱已尽、已知故。贪爱已尽，已知者，诸佛如来说名一一住。”

尔时，尊者鹿纽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瞻婆国揭伽池侧。

尔时，尊者鹿纽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为我说法。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告鹿纽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鹿纽，能问如来如是之义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”

佛告鹿纽：“若眼见可爱、乐、可意、可念——长养于欲之色；见已，彼说赞叹、系著、欣悦，赞叹、系著已，则欢喜集，欢喜集已则苦集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

说。鹿纽，若有比丘，眼见可爱、乐、可念、可意——长养于欲之色；见已不欣悦、不赞叹、不系著，不欣悦、不赞叹、不系著故，不欢喜集，不欢喜集故则苦灭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如是说。”

尔时，尊者鹿纽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鹿纽闻佛说法教诫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得阿罗汉，心善解脱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富楼那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为我说法。我坐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告富楼那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能问如来如是之义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若有比丘，眼见可爱、可乐、可念、可意——长养欲之色；见已欣悦、赞叹、系著，欣悦、赞叹、系著已欢喜，欢喜已乐著，乐著已贪爱，贪爱已阨碍。欢喜、乐著、贪爱、阨碍故，去涅槃远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说。

“富楼那，若比丘眼见可爱、乐、可念、可意长养欲之色；见已不欣悦、不赞叹、不系著，不欣悦、不赞叹、不系著故不欢喜，不欢喜故不深乐，不深乐故不贪爱，不贪爱故不阨碍。不欢喜、不深乐、不贪爱、不阨碍故，渐近涅槃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说。”

佛告富楼那：“我已略说法教，汝欲何所住？”

富楼那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已蒙世尊略说教诫，我欲于西方输卢那人间游行。”

佛告富楼那：“西方输卢那人凶恶、轻躁、弊暴、好骂。富楼那，汝若闻彼凶恶、轻躁、弊暴、好骂、毁辱者，当如之何？”

富楼那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彼西方输卢那国人，面前凶恶、诃骂、毁辱者，我作是念：‘彼西方输卢那人贤善智慧，虽于我前凶恶、弊暴、好骂、毁辱我，犹尚不以手、石而见打掷。’”

佛告富楼那：“彼西方输卢那人但凶恶、轻躁、弊暴、骂辱，于汝则可脱，复当以手、石打掷者，当如之何？”

富楼那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西方输卢那人脱以手、石加于我者，我当念言：‘输卢那人贤善智慧，虽以手、石加我，而不用刀杖。’”

佛告富楼那：“若当彼人脱以刀杖而加汝者，复当云何？”

富楼那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当彼人脱以刀杖而加我者，当作是念：‘彼输卢那人贤善智慧，虽以刀杖而加于我，而不见杀。’”

佛告富楼那：“假使彼人脱杀汝者，当如之何？”

富楼那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西方输卢那人脱杀我者，当作是念：‘有诸世尊弟子，当厌患身，或以刀自杀，或服毒药，或以绳自系，或投深坑；彼西方输卢那人贤善智慧，于我朽败之身，以少作方便，便得解脱。’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富楼那，汝善学忍辱，汝今堪能于输卢那人间住止。汝今宜去度于未度，安于未安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。”

尔时，富楼那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富楼那夜过晨朝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食已还出，付嘱卧具，持衣钵去，至西方输卢那人间游行。到已，夏安居，为五百优婆塞说法，建立五百僧伽蓝，绳床、卧褥、供养众具悉皆备足。三月过已，具足三明，即于彼处入无余涅槃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摩罗迦舅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为我说法。我闻法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不受后有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摩罗迦舅言：“诸年少聪明利根，于我法、律出家未久，于我法、律尚无懈怠，而况汝今日年耆根熟，而欲闻我略说教诫！”

摩罗迦舅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虽年耆根熟，而尚欲得闻世尊略说教诫，惟愿世尊为我略说教诫！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”第二、第三亦如是请。

佛告摩罗迦舅：“汝今且止！”如是再三，亦不为说。

尔时，世尊告摩罗迦舅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”

佛告摩罗迦舅：“若眼未曾见色，汝当欲见，于彼色起欲、起爱、起念、起染著不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亦如是说。”

佛告摩罗迦舅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摩罗迦舅，见以见为量，闻以闻为量，觉以觉为量，识以识为量。”而说偈言：

“若汝非于彼，彼亦复非此，

亦非两中间，是则为苦边。”

摩罗迦舅白佛言：“已知，世尊。已知，善逝。”

佛告摩罗迦舅：“汝云何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？”

尔时，摩罗迦舅说偈白佛言：

“若眼已见色，而失于正念，

则于所见色，而取爱念相。

取爱乐相者，心则常系著，

起于种种爱，无量色集生。

贪欲恚害觉，令其心退减，

长养于众苦，永离于涅槃。

见色不取相，其心随正念，

不染恶心爱，亦不生系著。

不起于诸爱，无量色集生，

贪欲恚害觉，不能坏其心。

小长养众苦，渐次近涅槃，

日种尊所说，离爱般涅槃。

若耳闻诸声，心失于正念，

而取诸声相，执持而不舍。

鼻香舌尝味，身触意念法，

忘失于正念，取相亦复然。

其心生爱乐，系著坚固住，

起种种诸爱，无量法集生。

贪欲恚害觉，退减坏其心，

长养众苦聚，永离于涅槃。

不染于诸法，正智正念住，

其心不染污，亦复不乐著。

不起于诸爱，无量法集生，

贪瞋恚害觉，不退减其心。

众苦随损减，渐近般涅槃，

爱尽般涅槃，世尊之所说。

“是名世尊略说法中广解其义。”

佛告摩罗迦舅：“汝真于我略说法中广解其义。所以者何？如汝所说偈：‘若眼见众色，忘失于正念，则于所见色，而取爱念相。’如前广说。”

尔时，尊者摩罗迦舅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摩罗迦舅于世尊略说法中广解其义已，于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成阿罗汉，心得解脱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经法，诸比丘，崇向而于经法异信、异欲、异闻、异行思惟、异见审谛忍，正知而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善哉！世尊，惟愿广说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！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比丘，眼见色已，觉知色而不觉色贪，我先眼识于色有贪，而今眼识于色无贪如实知。若比丘眼见于色已，觉知色而不起色贪，觉我先眼识有贪，而言今眼识于色无贪如实知者。诸比丘，于意云何？彼于此为有信、有欲、有闻、有行思惟、有审谛忍不？”

答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“归于此法，如实正知所知所见不？”

答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“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如是说。诸比丘，是名有经法，比丘于此经法崇向，异信、异欲、异闻、异行思惟、异见审谛忍，正知而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断欲。断眼欲已，眼则已断、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于未来世永不复生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眼生、住、转出，则苦生、病住、老死出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说。若眼灭、息、没，苦生则灭，病则息，死则没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眼无常。若眼是常者，则不应受逼迫苦，亦应说于眼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；以眼无常故，是故眼受逼迫苦生，是故不得于眼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眼苦。若眼是乐者，不应受逼迫苦，应得于眼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；以眼是苦故，受逼迫苦，不得于眼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眼非我。若眼是我者，不应受逼迫苦，应得于眼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；以眼非我故，受逼迫苦，不得于眼欲令如是、不令如是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内六入处三经，外六入处三经，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生闻婆罗门往诣佛所，共相问讯，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所谓一切者，云何名一切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一切者，谓十二入处——眼色、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，是名一切。若复说言此非一切，沙门瞿昙所说一切，我今舍，别立余一切者，彼但有言说，问已不知，增其疑惑。所以者何？非其境界故。”

时，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奉行！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生闻婆罗门往诣佛所，面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所谓一切有，云何一切有？”

佛告生闻婆罗门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婆罗门，于意云何？眼是有不？”

答言：“是有，沙门瞿昙。”

“色是有不？”

答言：“是有，沙门瞿昙。”

“婆罗门，有色、有眼识、有眼触、有眼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不？”

答言：“有，沙门瞿昙。”

“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说。如是广说，乃至非其境界故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生闻婆罗门往诣佛所，共相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沙门瞿昙，所谓一切法，云何为一切法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眼及色、眼识、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、意识、意触、意触因缘生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，是名为一切法。若复有言此非一切法，沙门瞿昙所说一切法，我今舍，更立一切法者，此但有言，数问已不知，增其痴惑。所以者何？非其境界故。”

佛说此经巳，生闻婆罗门闻佛说已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去。

如生闻婆罗门所问三经，有异比丘所问三经、尊者阿难所问三经、世尊法眼法根法依三经，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异比丘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世尊说，眼是内入处，世尊略说，不广分别。云何眼是内入处？”

佛告彼比丘：“眼是内入处，四大所造净色，不可见有对；耳、鼻、舌、身内入处亦如是说。”

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世尊说，意是内入处，不广分别。云何意是内入处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意内入处者，若心、意、识非色，不可见无对，是名意内入处。”

复问：“如世尊说，色外入处，世尊略说，不广分别。云何，世尊，色外入处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色外入处，若色四大造，可见有对，是名色是外入处。”

复白佛言：“世尊说声是外入处，不广分别。云何声是外入处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若声四大造，不可见有对，如声，香、味亦如是。”

复问：“世尊说触外入处，不广分别。云何触外入处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触外入处者，谓四大及四大造色，不可见有对，是名触外入处。”

复问：“世尊说法外入处，不广分别。云何法外入处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法外入处者，十一入所不摄，不可见无对，是名法外入处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内入外，谓眼内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内入处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外入处。云何为六？谓色是外入处，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是外入处，是名六外入处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识身。云何为六？谓眼识身、耳识身、鼻识身、舌识身、身识身、意识身，是名六识身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触身。云何为六触身？谓眼触身、耳触身、鼻触身、舌触身、身触身、意触身，是名六触身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受身。云何为六？眼触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受，是名六受身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想身。云何为六？谓眼触生想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想，是名六想身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思身。云何为六？谓眼触生思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思，是名六思身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爱身。云何为六爱身？谓眼触生爱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爱，是名六爱身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顾念。云何为六？谓色顾念、声顾念、香顾念、味顾念、触顾念、法顾念，是名六顾念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覆念。云何为六？谓色有漏，是取心覆藏；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有漏，是取心覆藏，是名六覆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、未来眼无常，况现在眼！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不顾过去眼，不欣未来眼，于现在眼生厌、离欲、灭尽向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说。”

如无常，如是苦、空、非我，亦如是说。如内入处四经、外入处四经，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今当为汝说法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。谛听！善思！谓有因、有缘、有缚法经。

“云何有因、有缘、有缚法经？谓眼有因、有缘、有缚。何等为眼因、眼缘、眼缚？谓眼业因、业缘、业缚；业有因、有缘、有缚。何等为业因、业缘、业缚？谓业爱因、爱缘、爱缚；爱有因、有缘、有缚。何等为爱因、爱缘、爱缚？谓爱无明因、无明缘、无明缚；无明有因、有缘、有缚。何等无明因、无明缘、无明缚？谓无明不正思惟因、不正思惟缘、不正思惟缚；不正思惟有因、有缘、有缚。何等不正思惟因、不正思惟缘、不正思惟缚？谓缘眼、色，生不正思惟，生于痴。缘眼、色，生不正思惟，生于痴，彼痴者是无明，痴求欲名为爱，爱所作名为业。如是，比丘，不正思惟因无明为爱，无明因爱，爱因为业，业因为眼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说，是名有因、有缘、有缚法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留搜调牛聚落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为汝等说法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养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所谓第一义空经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

“云何为第一义空经？诸比丘，眼生时无有来处，灭时无有去处，如是眼不实而生，生已尽灭，有业报而无作者，此阴灭已，异阴相续，除俗数法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说，除俗数法。俗数法者，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如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

广说乃至纯大苦聚集起。又复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无明灭故行灭，行灭故识灭，如是广说，乃至纯大苦聚灭。比丘，是名第一义空法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喜行。云何为六？如是，比丘，若眼见色喜，于彼色处行；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识法喜，于彼法处行。诸比丘，是名六喜行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忧行。云何为六？诸比丘，若眼见色忧，于彼色处行；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识法忧，于彼法处行。诸比丘，是名六忧行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舍行。云何为六？诸比丘，谓眼见色舍，于彼色处行；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识法舍，于彼法处行。是名，比丘，六舍行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常行。云何为六？若比丘眼见色，不苦、不乐，舍心住正念正智；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识法，不苦、不乐，舍心住正念正智。是名，比丘，六常行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常行。云何为六？若比丘眼见色，不苦、不乐，舍心住正念正智；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识法，不苦、不乐，舍心住正念正智。若比丘成就此六常行者，世间难得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常行。云何为六？若比丘眼见色，不苦、不乐，舍心住正念正智；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识法，不苦、不乐，舍心住正念正智。若比丘成就此六常行者，世间难得，所应承事、恭敬、供养，则为世间无上福田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六常行。云何为六？若比丘眼见色，不苦、不乐，舍心住正念正智；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识法，不苦、不乐，舍心住正念正智。若比丘成就此六常行者，当知是舍利弗等。舍利弗比丘眼见色已，不苦、不乐，舍心住正念正智；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识法，不苦、不乐，舍心住正念正智。舍利弗比丘成就此六常行故，世间难得，所应承事、恭敬、供养，则为世间无上福田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杂阿含经卷第十四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浮弥比丘住耆阇崛山。

时，有众多外道出家诣尊者浮弥所，共相问讯庆慰，共相问讯庆慰已，退坐一面，语尊者浮弥言：“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与不？”

尊者浮弥语诸外道出家：“随汝所问，当为汝说。”

时，诸外道出家问尊者浮弥：“苦乐自作耶？”

尊者浮弥答言：“诸外道出家说苦乐自作者，世尊说言，此是无记。”

复问：“苦乐他作耶？”

答言：“苦乐他作者，世尊说言，此是无记。”

复问：“苦乐自他作耶？”

答言：“苦乐自他作者，世尊说言，此是无记。”

复问：“苦乐非自非他无因作耶？”

答言：“苦乐非自非他无因作者，世尊说言，此是无记。”

诸外道出家复问：“云何，尊者浮弥，苦乐自作耶？说言无记。苦乐他作耶？说言无记。苦乐自他作耶？说言无记。苦乐非自非他无因作耶？说言无记。今沙门瞿昙说苦乐云何生？”

尊者浮弥答言：“诸外道出家！世尊说苦乐从缘起生。”

时，诸外道出家闻尊者浮弥所说，心不欢喜，呵责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去尊者浮弥不远，坐一树下。

尔时，尊者浮弥知诸外道出家去已，往诣尊者舍利弗所；到已，与舍利弗面相庆慰；庆慰已，以彼诸外道出家所问事，具白尊者舍利弗：“我作此答，得不谤毁世尊，如说说不？如法说不？为是随顺法行法，得无为余因法论者来难诘呵责不？”

尊者舍利弗言：“尊者浮弥，汝之所说，实如佛说，不谤如来，如说说、如法说、法行法说，不为余因论义者来难诘呵责。所以者何？世尊说苦乐从缘起生故。尊者浮弥，彼诸沙门、婆罗门所问苦乐自作者，彼亦从因起生；言不从缘起生者，无有是处。苦乐他作、自他作、非自非他无因作说者，彼亦从缘起生；若言不从缘生者，无有是处。尊者浮弥，彼沙门、婆罗门所说苦乐自作者，亦缘触生；若言不从触生者，无有是处。苦乐他作、自他作、非自非他无因作者，彼亦缘触生；若言不缘触生者，无有是处。”

尔时，尊者阿难去舍利弗不远，坐一树下，闻尊者舍利弗与尊者浮弥所论说事，闻已，从座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以尊者浮弥与尊者舍利弗共论说，一一具白世尊。

佛告阿难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阿难，尊者舍利弗有来问者，能随时答。善哉！舍利弗，有应时智故，有来问者，能随时答。若我声闻，有随时问者，应随时答，如舍利弗所说。

“阿难，我昔时住王舍城山中仙人住处，有诸外道出家以如是义、如是句、如是味来问于我，我为斯等以如是义、如是句、如是味而为记说，如尊者舍利弗所说。阿难，若诸沙门、婆罗门苦乐自作，我即往彼问言：‘汝实作是说苦乐自作耶？’彼答我言：‘如是。’我即问言：‘汝能坚执持此义，言是真实，余则愚者，我所不许。所以者何？我说苦乐所起异于此。’彼若问我：‘云何瞿昙所说，苦乐所起异者？’我当答言：‘从其缘起而生苦乐。’如是说苦他作、自他作、非自非他无因作者，我亦往彼所说如上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如世尊所说义，我已解知，有生故有老死，非缘余；有生故有老死，乃至无明故有行，非缘余；有无明故有行，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生灭则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诃拘絺罗住耆阇崛山。时，尊者摩诃拘絺罗晡时从禅定起，诣舍利弗所，共相庆慰，共相庆慰已，退坐一面，语尊者舍利弗：“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与不？”

尊者舍利弗语尊者摩诃拘絺罗：“仁者但问，知者当答。”

尊者摩诃拘絺罗语尊者舍利弗言：“多闻圣弟子于此法、律成就何法，名为见具足，直见成就，成就于佛不坏净，来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？”

尊者舍利弗语尊者摩诃拘絺罗：“多闻圣弟子于不善法如实知、不善根如实知、善法如实知、善根如实知。

“云何不善法如实知？不善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是名不善法，如是不善法如实知。

“云何不善根如实知？三不善根——贪不善根、恚不善根、痴不善根，是名不善根，如是不善根如实知。云何善法如实知？善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是名善法，如是善法如实知。

“云何善根如实知？谓三善根——无贪、无恚、无痴，是名三善根，如是善根如实知。

“尊者摩诃拘絺罗，如是多闻圣弟子不善法如实知、不善根如实知、善法如实知、善根如实知，故于此法、律正见具足，直见成就，于佛不坏净成就，来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。”

尊者摩诃拘絺罗语尊者舍利弗：“正有此等，更有余耶？”

尊者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若多闻圣弟子于食如实知，食集、食灭、食灭道迹如实知。

“云何于食如实知？谓四食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粗抟食，二者、细触食，三者、意思食，四者、识食，是名为食，如是食如实知。云何食集如实知？谓当来有爱、喜、贪俱，彼彼乐著，是名食集，如是食集如实知。云何食灭如实知？若当来有爱、喜、贪俱，彼彼乐著，无余、断舍、吐尽、离欲、灭、息没，是名食灭，如是食灭如实知。云何食灭道迹如实知？谓八圣道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名食灭道迹，如是食灭道迹如实知。

“若多闻圣弟子于此食如实知、食集如实知、食灭如实知、食灭道迹如实知，是故多闻圣弟子于正法、律正见具足，直见成就，于佛不坏净成就，来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。”

尊者摩诃拘絺罗复问尊者舍利弗：“正有此等，更有余耶？”

尊者舍利弗言：“尊者摩诃拘絺罗，复更有余，多闻圣弟子于病如实知、病集如实知、病灭如实知、病灭道迹如实知。

“云何有病如实知？谓三病——欲病、有病、无明病，是名病，如是病如实知。云何病集如实知？无明集是病集，是名病集如实知。云何病灭如实知？无明灭是病灭，如是病灭如实知。云何病灭道迹如实知？谓八正道，如前说，如是病灭道迹如实知。

“若多闻圣弟子于病如实知、病集如实知、病灭如实知、病灭道迹如实知，故多闻圣弟子于此法、律正见具足，乃至悟此正法。”

尊者摩诃拘絺罗问尊者舍利弗：“正有此等，更有余耶？”

尊者舍利弗语尊者摩诃拘絺罗：“亦更有余，多闻圣弟子于苦如实知、苦集如实知、苦灭如实知、苦灭道迹如实知。

“云何苦如实知？谓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恩爱别苦、怨憎会苦、所欲不得苦，如是略说五受阴苦，是名为苦，如是苦如实知。云何苦集如实知？当来有爱、喜、贪俱，彼彼集著，是名苦集，如是苦集如实知。云何苦灭如实知？若当来有爱、喜、贪俱，彼彼染著，无余断乃至息没，是名苦灭，如是苦灭如实知。云何苦灭道迹如实知？谓八圣道，如上说，是名苦灭道迹，如是苦灭道迹如实知。

“多闻圣弟子如是苦如实知，苦集、苦灭、苦灭道迹如实知，如是圣弟子于我法、律具足正见，直见成就，于佛不坏净成就，来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。”

复问尊者舍利弗：“正有此法，复有余耶？”

尊者舍利弗答言：“更有余，谓多闻圣弟子老死如实知、老死集如实知、老死灭如实知、老死灭道迹如实知，如前分别经说。云何老死集如实知？生集是老死集，生灭是老死灭，老死灭道迹，谓八正道，如前说。多闻圣弟子于此老死如实知，乃至老死灭道迹如实知，如是圣弟子于我法、律正见具足，直见成就，于佛不坏净成就，来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。

“如是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、识、行，圣弟子于行如实知，行集、行灭、行灭道迹如实知。云何行如实知？行有三种，身行、口行、意行，如是行如实知。云何行集如实知？无明集是行集，如是行集如实知。云何行灭如实知？无明灭是行灭，如是行灭如实知。云何行灭道迹如实知？谓八圣道，如前说。摩诃拘絺罗，是名圣弟子行如实知，行集、行灭、行灭道迹如实知，于我法、律正见具足，直见成就，于

佛不坏净成就，来入正法，得此正法，悟此正法。”

摩诃拘絺罗复问尊者舍利弗：“唯有此法，更有余耶？”

舍利弗答言：“摩诃拘絺罗，汝何为逐？汝终不能究竟诸论，得其边际。若圣弟子断除无明而生明，何须更求？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义已，各还本处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尊者舍利弗：“如我所说，波罗延耶阿逸多所问：‘若得诸法教，若复种种学，具威仪及行，为我分别说。’舍利弗，何等为学？何等为法数？”

时，尊者舍利弗默然不答，第二、第三亦复默然。

佛言：“真实，舍利弗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真实，世尊。世尊，比丘真实者，厌、离欲、灭尽向。食集生，彼比丘以食故，生厌、离欲、灭尽向，彼食灭；是真实灭觉知已，彼比丘厌、离欲、灭尽向，是名为学。”

“复次，真实，舍利弗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真实，世尊。世尊，若比丘真实者，厌、离欲、灭尽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。彼从食集生，若真实即是灭尽，觉知此已，比丘于灭生厌、离欲、灭尽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，是数法。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说，比丘于真实生厌、离欲、灭尽，是名法数。”如是说已，世尊即起，入室坐禅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知世尊去已，不久，语诸比丘：“诸尊，我不能辩世尊初问，是故我默念住。世尊须臾复为作发喜问，我即开解如此之义，正使世尊一日一夜，乃至七夜，异句异味问斯义者，我亦悉能，乃至七夜，以异句异味而解说之。”

时，有异比丘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尊者舍利弗作奇特未曾有说，于大众中，一向师子吼言：‘我于世尊初问，都不能辩，乃至三问默然无答。世尊寻复作发喜问，我即开解，正使世尊一日一夜，乃至七夜，异句异味问斯义者，我亦悉能，乃至七夜，异句异味而解说之。’”

佛告比丘：“彼舍利弗比丘实能于我一日一夜，乃至异句异味，七夜所问义中悉能，乃至七夜，异句异味而解说之。所以者何？舍利弗比丘善入法界故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法，世间所不爱、不念、不可意。何等为三？谓老、病、死。世间若无此三法不可爱、不可念、不可意者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不出于世间，世间亦不知有如来、应、等正觉知见，说正法、律。以世间有老、病、死三法不可爱、不可念、不可意故，是故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出于世间，世间知有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、所见，说正法、律。

“以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老、病、死，何等为三？谓贪、恚、痴。复有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贪、恚、痴。何等为三？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。复有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身见、戒取、疑。何等为三？谓不正思惟、习近邪道，及懈怠心。复有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不正思惟、习近邪道及懈怠心。何等为三？谓失念、不正知、乱心。复有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失念、不正知、乱心。何等为三？谓掉、不律仪、不学戒。复有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掉、不律仪、不学戒。何等为三？谓不信、难教、懈怠。复有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不信、难教、懒堕。何等为三？谓不欲见圣、不欲闻法、常求人短。复有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不欲见圣、不欲闻法、常求人短。何等为三？谓不恭敬、戾语、习恶知识。复有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不恭敬、戾语、习恶知识。何等为三？谓无惭、无愧、放逸。此三法不断故，不堪能离不恭敬、戾语、习恶知识。

“所以者何？以无惭、无愧故放逸，放逸故不恭敬，不恭敬故习恶知识，习恶知识故不欲见圣、不欲闻法、常求人短。求人短故不信、难教、戾语、懒堕，懒堕故掉、不律仪、不学戒，不学戒故失念、不正知、乱心，乱心故不正思惟、习近邪道、懈怠心，懈怠心故身见、戒取、疑，疑故不离贪、恚、痴，不离贪、恚、痴故不堪能离老、病、死。

“断三法故，堪能离老、病、死。云何三？谓贪、恚、痴，此三法断已，堪能离老、病、死。复三法断故，堪能离贪、恚、痴。云何三？谓身见、戒取、疑，此三法断故，堪能离贪、恚、痴。复三法断故，堪能离身见、戒取、疑。云何为三？谓不正思惟、习近邪道、起懈怠心，此三法断故，堪能离身见、戒取、疑。复三法断故，堪能离不正思惟、习近邪道及懈怠心。云何为三？谓失念心、不正知、乱心，此三法断故，堪能离不正思惟、习近邪道及心懈怠。复三法断故，堪能离失念心、不正知、乱心。何等为三？谓掉、不律仪、犯戒，此三法断故，堪能离失念心、不正知、乱心。复有三法断故，堪能离掉、不律仪、犯戒。云何三？谓不信、难教、懒堕。此三法断故，堪能离掉、不律仪、犯戒。复有三法断故，堪能离不信、难教、懒堕。云何为三？谓不欲见圣、不乐

闻法、好求人短，此三法断故，堪能离不信、难教、懒堕。复三法断故，堪能离不欲见圣、不欲闻法、好求人短。云何为三？谓不恭敬、戾语、习恶知识，此三法断故，离不欲见圣、不欲闻法、好求人短。复有三法断故，堪能离不恭敬、戾语、习恶知识。云何三？谓无惭、无愧、放逸。

“所以者何？以惭愧故不放逸，不放逸故恭敬顺语、为善知识，为善知识故乐见贤圣、乐闻正法、不求人短，不求人短故生信、顺语、精进，精进故不掉、住律仪、学戒，学戒故不失念、正知、住不乱心，不乱心故正思惟、习近正道、心不懈怠，心不懈怠故不著身见、不著戒取、度疑惑，不疑故不起贪、恚、痴，离贪、恚、痴故堪能断老、病、死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若王、大臣、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及余世人所共恭敬、尊重、供养，佛及诸声闻众大得利养，衣被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；都不恭敬、尊重、供养众邪异道衣被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。

尔时，众多异道聚会未曾讲堂，作如是论：“我等昔来常为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及余一切之所奉事，恭敬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，今悉断绝，但恭敬供养沙门瞿昙、声闻大众衣被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。今此众中，谁有智慧、大力，堪能密往诣彼沙门瞿昙众中出家，闻彼法已，来还广说，我等当复用彼闻法化诸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，令其信乐，可得还复供养如前？”

时，有人言：“有一年少，名曰须深，聪明黠慧，堪能密往沙门瞿昙众中出家，听彼法已，来还宣说。”

时，诸外道诣须深所，而作是言：“我今日大众聚集未曾讲堂，作如是论：‘我等先来为诸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及诸世人之所恭敬奉事，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，今悉断绝，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及诸世间悉共奉事沙门瞿昙、声闻大众。我此众中，谁有聪明黠慧，堪能密往沙门瞿昙众中出家学道，闻彼法已，来还宣说，化诸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，令我此众还得恭敬、尊重、供养？’其中有言：‘唯有须深聪明黠慧，堪能密往瞿昙法中出家学道，闻彼说法，悉能受持，来还宣说。’是故我等故来相请，仁者当行！”

时，彼须深默然受请，诣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众多比丘出房舍外露地经行。尔时，须深诣众多比丘，而作是言：“诸尊，我今可得于正法中出家受具足，修梵行不？”

时，众多比丘将彼须深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今此外道须深欲求于正法中出家受具足，修梵行。”

尔时，世尊知外道须深心之所念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当度彼外道须深，令得出家。”时，诸比丘愿度须深。

出家已经半月，有一比丘语须深言：“须深当知：我等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时，彼须深语比丘言：“尊者，云何，学离欲、恶不善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具足初禅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耶？”

比丘答言：“不也，须深。”

复问：“云何，离有觉有观，内净一心，无觉无观，定生喜乐，具足第二禅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耶？”

比丘答言：“不也，须深。”

复问：“云何，尊者离喜舍心，住正念正智，身心受乐，圣说及舍，具足第三禅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须深。”

复问：“云何，尊者离苦息乐，忧喜先断，不苦不乐舍，净念一心，具足第四禅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须深。”

复问：“若复寂静解脱起色、无色，身作证具足住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须深。”

须深复问：“云何，尊者所说不同，前后相违？云何不得禅定而复记说？”

比丘答言：“我是慧解脱也。”

作是说已，众多比丘各从座起而去。

尔时，须深知众多比丘去已，作是思惟：“此诸尊者所说不同，前后相违，言不得正受，而复记说自知作证。”作是思惟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众多比丘于我面前记说：‘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’我即问彼尊者：‘得离欲、恶不善法，……乃至身作证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耶？’彼答我言：‘不也，须深。’我即问言：‘所说不同，前后相违，言不入正受，而复

记说，自知作证。’彼答我言：‘得慧解脱。’作此说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我今问世尊：云何彼所说不同，前后相违，不得正受，而复说言，自知作证？”

佛告须深：“彼先知法住，后知涅槃。彼诸善男子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离于我见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。”

须深白佛：“我今不知先知法住，后知涅槃。彼诸善男子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离于我见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。”

佛告须深：“不问汝知不知，且自先知法住，后知涅槃。彼诸善男子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离于我见，心善解脱。”

须深白佛：“惟愿世尊为我说法，令我得知法住智，得见法住智。”

佛告须深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须深，于意云何？有生故有老死，不离生有老死耶？”

须深答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“有生故有老死，不离生有老死；如是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、识、行、无明，有无明故有行，不离无明而有行耶？”

须深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，有无明故有行，不离无明而有行。”

佛告须深：“无生故无老死，不离生灭而老死灭耶？”

须深白佛言：“如是，世尊，无生故无老死，不离生灭而老死灭。”

“如是乃至无无明故无行，不离无明灭而行灭耶？”

须深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，无无明故无行，不离无明灭而行灭。”

佛告须深：“作如是知、如是见者，为有离欲、恶不善法，乃至身作证具足住不？”

须深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须深：“是名先知法往，后知涅槃。彼诸善男子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离于我见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须深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须深见法得法，觉法度疑，不由他信，不由他度，于正法中心得无畏，稽首佛足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悔过！我于正法中盗密出家，是故悔过。”

佛告须深：“云何于正法中盗密出家？”

须深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有众多外道来诣我所，语我言：‘须深当知：我等先为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及余世人恭敬供养，而今断绝，悉共供养沙门瞿昙、声闻大众。汝今密往沙门瞿昙声闻众中出家受法，得彼法已，还来宣说我等，当以彼闻法，教化世间，令彼恭敬供养如初。’是故，世尊，我于正法、律中盗密出家，今日悔过。惟愿世尊听我悔过，以哀愍故。”

佛告须深：“受汝悔过，汝当具说：‘我昔愚痴、不善、无智，于正法、律盗密出家；今日悔过，自见罪、自知罪，于当来世律仪成就，功德增长，终不退减。’所以者何？凡人有罪，自见、自知而悔过者，于当来世律仪成就，功德增长，终不退减。”

佛告须深：“今当说譬，其智慧者，以譬得解。譬如国王有防逻者，捉捕盗贼，缚送王所，白言：‘大王，此人劫盗，愿王处罪。’王言：‘将罪人去，反缚两手，恶声宣令，周遍国中，然后将出城外刑罪人处，遍身四体，剸以百矛。’彼典刑者受王教令，送彼罪人，反缚两手，恶声宣唱，周遍城邑，将出城外刑罪人处，遍身四体，剸以百矛。日中，王问：‘罪人活耶？’臣白言：‘活。’王复敕臣：‘复剸百矛。’至日晡时，复剸百矛，彼犹不死。”

佛告须深：“彼王治罪，剸以三百矛，彼罪人身宁有完处如手掌不？”

须深白佛：“无也，世尊。”

复问须深：“时彼罪人，剸以三百矛因缘，受苦极苦剧不？”

须深白佛：“极苦，世尊，若剸以一矛，苦痛难堪，况三百矛，当可堪忍？”

佛告须深：“此尚可耳！若于正法、律盗密出家，盗受持法，为人宣说，当受苦痛倍过于彼。”

佛说是法时，外道须深漏尽意解，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须深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如来成就十种力，得四无畏，知先佛住处，能转梵轮，于大众中震师子吼言：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谓缘无明行，广说乃至纯大苦聚集，纯大苦聚灭。诸比丘，此是真实教法显现，断生死流，乃至其人悉善显现。如是真实教法显现，断生死流，足令善男子正信、出家，方便修习，不放逸住，于正法、律精勤苦行，皮筋骨立，血肉枯竭；若其未得所当得者，不舍殷勤精进，方便坚固堪能。所以者何？懈怠苦住，能生种种恶不善法，当来有结，炽然增长，于未来世生、老、病、死，退

其大义故。精进乐独住者，不生种种恶不善法，当来有结，炽然苦报，不于未来世增长生、老、病、死，大义满足，得成第一教法之场。所谓大师面前，亲承说法，寂灭涅槃，菩提正向，善逝、正觉。是故，比丘，当观自利、利他、自他俱利，精勤修学。我今出家，不愚不惑，有果有乐，诸所供养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者，悉得大果、大福、大利。当如是学！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善来比丘，善出家、善得己利，旷世时时得生圣处，诸根具足，不愚不痴，不须手语，好说、恶说堪能解义。我今于此世作佛、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说法寂灭、涅槃、菩提正向、善逝、等正觉。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谓缘无明行，缘行识，乃至纯大苦聚集；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。

“诸比丘，难得之处已得，生于圣处，诸根具足，乃至纯大苦众集，纯大苦灭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如是学，自利、利他、自他俱利。如是出家，不愚不痴，有果有乐，有乐果报，供养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者，悉得大果、大福、大利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如是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多闻圣弟子不作是念：‘何所有故此有？何所起故此起？何所无故此无？何所灭故此灭？’然彼多闻圣弟子知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谓缘无明行，乃至纯大苦聚集；无明灭故行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尊者那罗、尊者茂师罗、尊者殊胜、尊者阿难住舍卫国象耳池侧。

尔时，尊者那罗语尊者茂师罗言：“有异信、异欲、异闻、异行觉想、异见审谛忍，有如是正自觉知见生，所谓生故有老死，不离生有老死耶？”

尊者茂师罗言：“有异信、异欲、异闻、异行觉想、异见审谛忍，有如是正自觉知见生，所谓有生故有老死，不异生有老死，如是说有。”

“尊者茂师罗，有异信乃至异忍，得自觉知见生，所谓有灭、寂灭、涅槃耶？”

尊者茂师罗答言：“有异信乃至异忍，得自觉知见生，所谓有灭、寂灭、涅槃。”

复问：“尊者茂师罗，有灭则寂灭、涅槃，说者汝今便是阿罗汉，诸漏尽耶？”

尊者茂师罗默然不答，第二、第三问亦默然不答。

尔时，尊者殊胜语尊者茂师罗：“汝今且止，我当为汝答尊者那罗。”

尊者茂师罗言：“我今且止，汝为我答。”

尔时，尊者殊胜语尊者那罗：“有异信乃至异忍，得自觉知见生，所谓有灭则寂灭、涅槃。”

时，尊者那罗问尊者殊胜言：“有异信乃至异忍，得自觉知见生，所谓有灭则寂灭、涅槃者，汝今便是漏尽阿罗汉耶？”

尊者殊胜言：“我说有灭则寂灭、涅槃，而非漏尽阿罗汉也。”

尊者那罗言：“所说不同，前后相违。如尊者所说，有灭则寂灭、涅槃，而复言非漏尽阿罗汉耶？”

尊者殊胜语尊者那罗言：“今当说譬，夫智者以譬得解。如旷野路边有井，无绳无罐，得取其水。时，有行人，热渴所逼，绕井求觅，无绳无罐，谛观井水，如实知见，而不触身。如是，我说有灭则寂灭涅槃，而自不得漏尽阿罗汉。”

尔时，尊者阿难语尊者那罗言：“彼尊者殊胜所说，汝复云何？”

尊者那罗语尊者阿难言：“尊者殊胜善说真实，知复何言！”

时，彼正士各各说已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诸沙门、婆罗门于法不如实知，法集、法灭、法灭道迹不如实知，彼非沙门、沙门数，非婆罗门婆罗门数，彼亦非沙门义、婆罗门义，见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

“云何法不如实知？云何法集不如实知？云何法灭不如实知？云何法灭道迹不如实知？谓于老死法不如实知，老死集、老死灭、老死灭道迹不如实知；如是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不如实知，六入处集、六入处灭、六入处灭道迹不如实知；如是诸法不如实知，法集、法灭、法灭道迹不如实知。

“若诸沙门、婆罗门于法如实知，法集、法灭、法灭道迹如实知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，沙门之沙门数，婆罗门之婆罗门数。彼以沙门义、婆罗门义，见法自知作证：我

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

“何等法如实知？何等法集、法灭、法灭道迹如实知？谓老死法如实知，老死集、老死灭、老死灭道迹如实知；如是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如实知，六入处集、六入处灭、六入处灭道迹如实知；如是诸法如实知，法集、法灭、法灭道迹如实知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沙门、婆罗门于法不如实知，法集、法灭、法灭道迹不如实知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，非沙门之沙门数，非婆罗门之婆罗门数，彼亦非沙门义、非婆罗门义，见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

“何等法不如实知？何等法集、法灭、法灭道迹不如实知？谓六入处法不如实知，六入处集、六入处灭、六入处灭道迹不如实知，而于触如实知者，无有是处；触集、触灭、触灭道迹如实知者，无有是处；如是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如实知者，无有是处。

“若沙门、婆罗门于六入处如实知，六入处集、六入处灭、六入处灭道迹如实知者，于触如实知，斯有是处；如是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如实知者，斯有是处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若诸沙门、婆罗门于六入处不如实知，而欲超度触者，无有是处；触集、触灭、触灭道迹超度者，无有是处；如是超度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者，无有是处；超度老死集、老死灭、老死灭道迹者，无有是处。若沙门、婆罗门于六入处如实知，六入处集、六入处灭、六入处灭道迹如实知，而超度触者，斯有是处；如是超度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者，斯有是处；乃至超度老死灭道迹者，斯有是处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老死，乃至六入处三经；如是老死，乃至行三经，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觉知老死，觉知老死集、老死灭、老死灭道迹；如是乃至当觉知行、行集、行灭、行灭道迹。

“云何当觉知老死？觉知缘生故有老死，如是老死觉知。云何老死集？生集是老死集，如是老死集觉知。云何老死灭觉知？谓生灭是老死灭，如是老死灭觉知。云何老死灭道迹觉知？谓八圣道是老死灭道迹，如是老死灭道迹觉知。乃至云何行觉知？谓三行——身行、口行、意行，如是行觉知。云何行集觉知？谓无明集是行集，如是行集觉知。云何行灭觉知？无明灭是行灭，如是行灭觉知。云何行灭道迹觉知？谓八圣道是行灭道迹，如是行灭道迹觉知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十四种智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何等为四十四种智？谓老死智、老死集智、老死灭智、老死灭道迹智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、识、行智，行集智、行灭智、行灭道迹智。是名四十四种智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七十七种智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云何七十七种智？生缘老死智，非余生缘老死智；过去生缘老死智，非余过去生缘老死智；未来生缘老死智，非余未来生缘老死智；及法住智，无常、有为、心所缘生、尽法、变易法、离欲法、灭法断知智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、识、行、无明缘行智，非余无明缘行智；过去无明缘行智，非余过去无明缘行智；未来无明缘行智，非余未来无明缘行智；及法住智，无常、有为、心所缘生、尽法、变易法、无欲法、灭法断智。是名七十七种智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增法、减法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云何增法？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谓缘无明行，缘行识，乃至纯大苦聚集，是名增法。云何减法？谓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所谓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纯大苦聚灭，是名减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增法、减法，如是生法、变易法、集法、灭法如上说。

如当说三经，有应当知三经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思量、若妄想生，彼使攀缘识住；有攀缘识住故，有未来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如是纯大苦聚集。若不思量、不妄想，无使无攀缘识住；无攀缘识住故，于未来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思量、若妄想者，则有使攀缘识住；有攀缘识住故，入于名色；入名色故，有未来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如是纯大苦聚集。若不思量、无妄想，无使无攀缘识住；无攀缘识住故，不入名色；不入名色故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思量、有妄想，则有使攀缘识住；有攀缘识住故，入于名色；入名色故，则有往来；有往来故，则有生死；有生死故，则有未来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如是纯大苦聚集。若不思量、无妄想，无使无攀缘识住；无攀缘识住故，不入名色；不入名色故，则无往来；无往来故，则无生死；无生死故，于未来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多闻比丘。云何如来施设多闻比丘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惟愿为说多闻比丘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，诸比丘，若有比丘闻老、病、死，生厌、离欲、灭尽法，是名多闻比丘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、识、行，生厌、离欲、灭尽法，是名多闻比丘。是名如来所施设多闻比丘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所谓说法比丘。云何说法比丘？云何如来施设说法比丘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惟愿为说说法比丘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若有比丘说老、病、死，生厌、离欲、灭尽法，是名说法比丘。如是说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、识、行，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法，是名说法比丘。诸比丘，是名如来施设说法比丘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谓法次法向。诸比丘，云何名为法次法向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善哉！世尊，惟愿为说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于老、病、死，生厌、离欲、灭尽向，是名法次法向。如是生乃至行，生厌、离欲、灭尽向，是名法次法向。诸比丘，是名如来施设法次法向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杂阿含经卷第十五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谓见法般涅槃。云何如来说见法般涅槃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善哉！世尊，惟愿为说见法般涅槃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！云何比丘得见法般涅槃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若有比丘于老、病、死，厌、离欲、灭尽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，是名比丘得见法般涅槃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毗婆尸佛未成正觉时，独一静处，专精禅思，作如是念：‘一切世间皆入生死，自生自熟，自灭自没，而彼众生于老死之上出世间道不如实知。’即自观察：‘何缘有此老死？’如是正思惟观察，得如实无间等起知：‘有生故有此老死，缘生故有老死。’复正思惟：‘何缘故有此生？’寻复正思惟无间等起知：‘缘

有故有生。’寻复正思惟：‘何缘故有有？’寻复正思惟如实无间等起知：‘有取故有有。’寻复正思惟：‘何缘故有取？’寻复正思惟如实无间等起观察：‘取法味著顾念，缘触爱所增长，当知缘爱取，缘取有，缘有生，缘生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如是纯大苦聚集。’譬如缘油炷而燃灯，彼时时增油治炷，彼灯常明，炽然不息。如前来叹譬、城譬广说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毗婆尸佛，如是尸弃佛、毗湿波浮佛、迦罗迦孙提佛、迦那迦牟尼佛、迦葉佛，皆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勤方便修习禅思，内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禅思，内寂其心，精勤方便者，如是如实显现。云何如实显现？老死如实显现，老死集、老死灭、老死灭道迹如实显现；生、有、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处、名色、识、行如实显现，行集、行灭、行灭道迹如实显现；此诸法无常、有为有漏如实显现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修无量三摩提，专精系念；修无量三摩提，专精系念已，如是如实显现。云何如实显现？谓老死如实显现，乃至行如实显现，此诸法无常、有为、有漏，如是如实显现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昔者毗婆尸佛未成正觉时，住菩提所，不久成佛，诣菩提树下，敷草为座，结跏趺坐，端坐正念，一坐七日，于十二缘起逆顺观察，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缘无明行，乃至缘生有老死，及纯大苦聚集，纯大苦聚灭。彼毗婆尸佛正坐七日已，从三昧觉，说此偈言：

“如此诸法生，梵志勤思禅，

永离诸疑惑，知因缘生法。

若知因生苦，知诸受灭尽，

知因缘法尽，则知有漏尽。

如此诸法生，梵志勤思禅，

永离诸疑惑，知有因生苦。

如此诸法生，梵志勤思禅，

永离诸疑惑，知诸受灭尽。

如此诸法生，梵志勤思禅，

永离诸疑惑，知因缘法尽。

如此诸法生，梵志勤思禅，

永离诸疑惑，知尽诸有漏。

如此诸法生，梵志勤思禅，

普照诸世间，如日住虚空，

破坏诸魔军，觉诸结解脱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毗婆尸佛，如是尸弃佛、毗湿波浮佛、迦罗迦孙提佛、迦那迦牟尼佛、迦葉佛，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郁毗罗尼连禅河侧大菩提所，不久当成正觉，往诣菩提树下，敷草为座，结跏趺坐，正身正念，如前广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食资益众生，令得住世摄受长养。何等为四？谓：一、粗抟食，二、细触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、识食。

“此四食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触？谓此诸食爱因、爱集、爱生、爱触。此爱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触？谓爱受因、受集、受生、受触。此受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触？谓受触因、触集、触生、触触。此触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触？谓触六入处因、六入处集、六入处生、六入处触。六入处集是触集，触集是受集，受集是爱集，爱集是食集，食集故未来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集，如是纯大苦聚集。

“如是六入处灭则触灭，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食灭，食灭故于未来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食资益众生，令得住世摄受长养。何等为四？一、粗抟食，二、细触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、识食。”

时，有比丘名曰颇求那，住佛后扇佛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谁食此识？”

佛告颇求那：“我不言有食识者，我若言有食识者，汝应作是问。我说识是食，汝应问言：‘何因缘故有识食？’我则答言：‘能招未来有，令相续生；有有故有六入处，六入处缘触。’”

颇求那复问：“为谁触？”

佛告颇求那：“我不言有触者，我若言有触者，汝应作是问：‘为谁触？’汝应如是问：‘何因缘故生触？’我应如是答：‘六入处缘触，触缘受。’”

复问：“为谁受？”

佛告颇求那：“我不说有受者，我若言有受者，汝应问：‘为谁受？’汝应问言：‘何因缘故有受？’我应如是答：‘触缘故有受，受缘爱。’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为谁爱？”

佛告颇求那：“我不说有爱者，我若说言有爱者，汝应作是问：‘为谁爱？’汝应问言：‘何缘故有爱？’我应如是答：‘缘受故有爱，爱缘取。’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为谁取？”

佛告颇求那：“我不说言有取者，我若说言有取者，汝应问言：‘为谁取？’汝应问言：‘何缘故有取？’我应答言：‘爱缘故有取，取缘有。’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为谁有？”

佛告颇求那：“我不说有有者，我若说有有者，汝应问言：‘为谁有？’汝今应问：‘何缘故有有？’我应答言：‘缘取故有有，能招当来有触生是名有。有六入处，六入处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如是纯大苦聚集；谓六入处灭则触灭，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，如是纯大苦聚集灭。’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食资益众生，令得住世摄受长养。云何为四？谓：一、粗抟食，二、细触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、识食。

“云何比丘观察抟食？譬如有夫妇二人，唯有一子，爱念将养，欲度旷野险道难处，粮食乏尽，饥饿困极，计无济理，作是议言：‘正有一子，极所爱念，若食其肉，可得度难，莫令在此三人俱死。’作是计已，即杀其子，含悲垂泪，强食其肉，得度旷野。云何，比丘，彼人夫妇共食子肉，宁取其味，贪嗜美乐与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比丘，彼强食其肉，为度旷野险道与不？”

答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凡食抟食，当如是观。如是观者，抟食断知；抟食断知已，于五欲功德贪爱则断；五欲功德贪爱断者，我不见彼多闻圣弟子于五欲功德上有一结使而不断者。有一结系故，则还生此世。

“云何比丘观察触食？譬如有牛，生剥其皮，在在处处，诸虫啖食，沙土坌尘，草木针刺。若依于地，地虫所食；若依于水，水虫所食；若依空中，飞虫所食，卧起常有苦毒此身。如是，比丘，于彼触食，当如是观。如是观者，触食断知；触食断知者，三受则断；三受断者，多闻圣弟子于上无所复作，所作已作故。

“云何比丘观察意思食？譬如聚落城邑边有火起，无烟无炎，时有士夫聪明黠慧，背苦向乐，厌死乐生，作如是念：‘彼有大火，无烟无炎，行来当避，莫令堕中，必死无疑。’作是思惟，常生思愿，舍远而去；观意思食，亦复如是。如是观者，意思食断；意思食断者，三爱则断；三爱断者，彼多闻圣弟子于上更无所作，所作已作故。

“诸比丘，云何观察识食？譬如国王，有防逻者，捉捕劫盗，缚送王所，如前须深经广说。以彼因缘，受三百矛苦觉，昼夜苦痛；观察识食，亦复如是。如是观者，识食断知；识食断知者，名色断知；名为断知者，多闻圣弟子于上更无所作，所作已作故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食资益众生，令得住世摄受长养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抟食，二者、触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者、识食。

“若比丘于此四食有喜有贪，则识住增长；识住增长故，入于名色；入名色故，诸行增长；行增长故，当来有增长；当来有增长故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集，如是纯大苦聚集。

“若于四食无贪无喜，无贪无喜故，识不住、不增识长；不住不增长故，不入名色；不入名色故，行不增长；行不增长故，当来有不生不长；当来有不生长故，于未来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不起，如是纯大苦聚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食资益众生，令得住世摄受长养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抟食，二者、触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者、识食。诸比丘，于此四食有贪有喜，则有忧悲、有尘垢；若于四食无贪无喜，则无忧悲，亦无尘垢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食资益众生，令得住世摄受长养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抟食，二者、触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者、识食。

“诸比丘，于此四食有贪有喜，识住增长，乃至纯大苦聚集。譬如楼阁宫殿，北西长广，东西窗牖，日出东方，光照西壁。如是，比丘，于此四食有贪有喜，如前广说，乃至纯大苦聚集。

“若于四食无贪无喜，如前广说，乃至纯大苦聚灭。譬如，比丘，楼阁宫殿，北西长广，东西窗牖，日出东方，应照何所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应照西壁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若无西壁，应何所照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应照虚空，无所攀缘。”

“如是，比丘，于此四食无贪无喜，识无所住，乃至如是纯大苦聚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食资益众生，令得住世摄受长养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抟食，二者、触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者、识食。诸比丘，于此四食有贪有喜，识住增长

乃至纯大苦聚集。譬如，比丘，楼阁宫殿，北西长广，东西窗牖，日出东方，应照何所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应照西壁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如是，四食有贪有喜，识住增长乃至如是大苦聚集。若于四食无贪无喜，亦无识住增长，乃至如是纯大苦聚灭。譬如，比丘，画师、画师弟子集种种彩色，欲妆画虚空，宁能画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不能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彼虚空者，非色、无对、不可见。”

“如是，比丘，于此四食无贪无喜，亦无识住增长，乃至如是纯大苦聚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食资益众生，令得住世摄受长养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搏抟食，二者、触食，三、意思食，四者、识食。诸比丘，于此四食有贪有喜，识住增长乃至纯大苦聚集。譬如，比丘，画师、若画师弟子集种种彩，欲妆画于色，作种种像。诸比丘，于意云何？彼画师、画师弟子宁能妆于色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，能妆画色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于此四食有贪有喜，识住增长乃至如是纯大苦聚集。诸比丘，若于四食无贪无喜，无有识住增长，乃至如是纯大苦聚灭。比丘，譬如画师、画师弟子集种种彩，欲离于色有所妆画，作种种像，宁能画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不能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比丘，若于四食无贪无喜，无有识住增长，乃至如是纯大苦聚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鹿野苑中仙人住处。

尔时，世尊告五比丘：“此苦圣谛，本所未曾闻法，当正思惟，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；此苦集、此苦灭、此苦灭道迹圣谛，本所未曾闻法，当正思惟，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。

“复次，苦圣谛智当复知，本所未闻法，当正思惟，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。苦集圣谛已知当断，本所未曾闻法，当正思惟，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。复次，苦集灭，此苦灭圣谛已知当知作证，本所未闻法，当正思惟，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。复以此苦灭

道迹圣谛已知当修，本所未曾闻法，当正思惟，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此苦圣谛已知，知已出，所未闻法，当正思惟，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。复次，此苦集圣谛已知，已断出，所未闻法，当正思惟，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。复次，苦灭圣谛已知，已作证出，所未闻法，当正思惟，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。复次，苦灭道迹圣谛已知，已修出，所未曾闻法，当正思惟，时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。

“诸比丘，我于此四圣谛三转十二行不生眼、智、明、觉者，我终不得于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闻法众中，为解脱、为出、为离，亦不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已于四圣谛三转十二行生眼、智、明、觉，故于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闻法众中，得出、得脱，自证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是法时，尊者憍陈如及八万诸天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世尊告尊者憍陈如：“知法未？”

憍陈如白佛：“已知，世尊。”

复告尊者憍陈如：“知法未？”

拘邻白佛：“已知，善逝。”

尊者拘邻已知法故，是故名阿若拘邻。

尊者阿若拘邻知法已，地神举声唱言：“诸仁者，世尊于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三转十二行法轮，诸沙门、婆罗门、诸天、魔、梵所未曾转，多所饶益，多所安乐，哀愍世间，以义饶益，利安天人，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修罗众。”

地神唱已，闻虚空神天、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、炎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展转传唱，须臾之间，闻于梵天身。梵天乘声唱言：“诸仁者，世尊于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三转十二行法轮，诸沙门、婆罗门、诸天、魔、梵，及世间闻法未所曾转，多所饶益，多所安乐，以义饶益诸天世人，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修罗众。”

世尊于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转法轮，是故此经名转法轮经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圣谛。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圣谛。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。若比丘于此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修无间等，起增上欲，方便堪能，正念正知应当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圣谛。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。若比丘于苦圣谛当知、当解，于集圣谛当知、当断，于苦灭圣谛当知、当证，于苦灭道迹圣谛当知、当修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圣谛。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。若比丘于苦圣谛已知、已解，于苦集圣谛已知、已断，于苦灭圣谛已知、已证，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、已修，如是比丘则断爱欲，转去诸结，于慢、无间等究竟苦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圣谛。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。若比丘于苦圣谛已知、已解，于苦集圣谛已知、已断，于苦灭圣谛已知、已证，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、已修，如是比丘名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离诸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善解脱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圣谛。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。若比丘于苦圣谛已知、已解，于苦集圣谛已知、已断，于苦灭圣谛已知、已证，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、已修，如是比丘边际、究竟边际、离垢边际，梵行已终，纯一清白，名为上士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圣谛。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。若比丘于苦圣谛已知、已解，于苦集圣谛已知、已断，于苦灭圣谛已知、已证，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、已修，如是比丘无有关键，平治城堑，度诸险难，解脱结缚，名为贤圣，建立圣幢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圣谛。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。若比丘于苦圣谛已知、已解，于苦集圣谛已知、已断，于苦灭圣谛已知、已证，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、已修，如是比丘无有关键，平治城堑，度诸险难，名为贤圣，建立圣幢。

“诸比丘，云何无有关键？谓五下分结已断已知，是名离关键。云何平治城堑？无明谓之深堑，彼得断知，是名平治城堑。云何度诸险难？谓无际生死，究竟苦边，是名度诸险难。云何解脱结缚？谓爱已断、已知。云何建立圣幢？谓我慢已断、已知，是名建立圣幢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圣谛。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。若比丘于苦圣谛已知、已解，于苦集圣谛已知、已断，于苦灭圣谛已知、已证，于苦灭道迹圣谛已知、已修，是名比丘断五支，成六分，守护于一，依倚于四，舍除诸谛，离四衢，证诸觉想，自身所作，心善解脱，慧善解脱，纯一清白，名为上士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法成就，名曰大医王者，所应王之具、王之分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善知病，二者、善知病源，三者、善知病对治，四者、善知治病已，当来更不动发。云何名良医善知病？谓良医善知如是如是种种病，是名良医善知病。云何良医善知病源？谓良医善知此病因风起、癖阴起、涎唾起、众冷起、因现事起、时节起，是名良医善知病源。云何良医善知病对治？谓良医善知种种病，应涂药、应吐、应下、

应灌鼻、应熏、应取汗，如是比种种对治，是名良医善知对治。云何良医善知治病已，于未来世永不动发？谓良医善治种种病，令究竟除，于未来世永不复起，是名良医善知治病，更不动发。

“如来、应、等正觉为大医王，成就四德，疗众生病，亦复如是。云何为四？谓如来知此是苦圣谛如实知，此是苦集圣谛如实知，此是苦灭圣谛如实知，此是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。诸比丘，彼世间良医于生根本对治不如实知，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根本对治不如实知；如来、应、等正觉为大医王，于生根本知对治如实知，于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根本对治如实知，是故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名大医王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诸沙门、婆罗门于此苦圣谛不如实知，此苦集圣谛不如实知，此苦灭圣谛不如实知，此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，此非沙门之沙门，非婆罗门之婆罗门，彼亦不于沙门义、婆罗门义见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

“若沙门、婆罗门于此苦圣谛如实知，此苦集圣谛如实知，此苦灭圣谛如实知，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——沙门之沙门、婆罗门之婆罗门，于沙门义、婆罗门义见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

“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无间等当起增上欲，精勤堪能，方便修学。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广说如上，差别者：“于四圣谛不如实知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，非沙门数、非婆罗门数；于四圣谛如实知者，是沙门数、是婆罗门数。乃至…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沙门、婆罗门于苦圣谛不如实知，苦集圣谛不如实知，苦灭圣谛不如实知，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不得脱苦。若沙门、婆罗门于苦圣谛如实知，于苦集圣谛如实知，于苦灭圣谛如实知，于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解脱于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“如于苦不解脱、解脱；如是舍恶趣不解脱、解脱；堪能舍戒退减，不舍戒退减；能自说得过人法自证，不能自说得过人法作证；能于此外求良福田，不能于此外求良福田；能于此外求大师，不能于此外求大师；不能越苦，堪能越苦；不堪能脱苦，堪能脱苦。”

如是上诸经重说悉继以偈：

“若不知苦者，及彼众苦因，

一切诸苦法，寂灭永无余。

若不知道迹，能思一切苦，

心解脱于苦，慧解脱亦然，

不能越众苦，令苦究竟脱。

若如实知苦，亦知众苦因，

及一切诸苦，永灭尽无余。

若复如实知，息苦之道迹，

意解脱具足，慧解脱亦然，

堪能越众苦，究竟得解脱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往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善男子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彼一切所应当知四圣谛法。何等为四？谓知苦圣谛、知苦集圣谛、知苦灭圣谛、知苦灭道迹圣谛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修无间等。如此章句，一切四圣谛经，应当具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“如是知、如是见、如是无间等，悉应当说。又三结尽，得须陀洹，一切当知四圣谛。何等为四？谓知苦圣谛、知苦集圣谛、知苦灭圣谛、知苦灭道迹圣谛；如是当知如是当见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“若三结尽，贪恚痴薄，得斯陀含，彼一切皆于四圣谛如实知故。何等为四？谓知苦圣谛、知苦集圣谛、知苦灭圣谛、知苦灭道迹圣谛；如是当知、如是当见如是无间等，亦如是说。

“五下分结尽，生般涅槃阿那含，不还此世，彼一切知四圣谛。何等为四？知苦圣谛、知苦集圣谛、知苦灭圣谛、知苦灭道迹圣谛；如是知、如是见如是无间等，亦如是说。

“若一切漏尽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见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彼一切悉知四圣谛。何等为四？谓知苦圣谛、知苦集圣谛、知苦灭圣谛、知苦灭道迹圣谛；如是知、如是见如是无间等，亦如是说。

“若得辟支佛道证，彼一切知四圣谛故。何等为四？谓知苦圣谛、知苦集圣谛、知苦灭圣谛、知苦灭道迹圣谛；如是知、如是见如是无间等，亦如是说。

“若得无上等正觉，彼一切知四圣谛故。何等为四？谓知苦圣谛、知苦集圣谛、知苦灭圣谛、知苦灭道迹圣谛；如是知、如是见如是无间等，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往波罗柰国仙人往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日出，明相先起，如是正尽苦亦有前相起，谓知四圣谛。何等为四？知苦圣谛、知苦集圣谛、知苦灭圣谛、知苦灭道迹圣谛；如是知、如是见、如是无间等，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日月不出世间者，一切众星亦不出于世间，昼夜、半月、一月、时节、岁数、刻数、须臾，皆悉不现，世间常冥，无有明照，唯有长夜，纯大暗苦现于世间。若如来、应供、等正觉不出世间时，不说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现于世间，世间盲冥，无有明照，如是长夜，纯大暗冥现于世间。

“若日月出于世间，众星亦现，昼夜、半月、一月、时节、岁数、刻数、须臾，悉现世间，长夜明照，出于世间。如是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出于世间，说苦圣谛现于世间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现于世间，不复暗冥，长夜照明，纯一智慧现于世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日出，周行空中，坏诸暗冥，光明显照。如是，圣弟子所有集法，一切灭已，离诸尘垢，得法眼生，与无间等，俱三结断。所谓身见、戒取、疑，此三结尽，名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必定正觉，趣七有天人往生，作苦边。彼圣弟子中间虽起忧苦，听彼圣弟子离欲、恶不善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初禅具足住。不见彼圣弟子有一法不断，能令还生此世者，此则圣弟子得法眼之大义。是故，比丘于此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精进修学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作是说：我于苦圣谛未无间等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未无间等，而言我当得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此说不应。所以者何？无是处故。若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未无间等，而欲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无有是处。譬如有人言我欲取佉提罗叶，合集作器，盛水持行者，无有是处。所以者何？无是处故。如是言我于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未无间等，而欲得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无有是处。

“若复有言我当于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无间等已得，复得苦灭道迹圣谛者，斯则善说。所以者何？有是处故。若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无间等已，而欲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斯有是处。譬如有言我以纯昙摩叶、摩楼迦葉，合集盛水持行者，此则善说。所以者何？有是处故。如是若言我于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无间等已，而欲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斯则善说。所以者何？有是处故。若于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无间等已，而欲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斯有是处故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彼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如小绵丸、小劫贝华丸，置四衢道头，四方风吹，则随风去向于一方。如是，若沙门、婆罗门于苦圣谛不如实知，于苦集圣谛、于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，当知彼沙门、婆罗门常观他面，常随他说，以不如实知故，闻彼所说，趣说而受，当知此人不宿修习智慧故。

“譬如因陀罗柱，铜铁作之，于深入地中，四方猛风不能令动。如是，沙门、婆罗门于苦圣谛如实知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者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不视他面，不随他语，是沙门、婆罗门智慧坚固，本随习故，不随他语。是故，比丘

，于四圣谛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精进修学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石柱，长十六肘，八肘入地，四方风吹，不能令动。如是，沙门、婆罗门于苦圣谛如实知，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，斯等沙门、婆罗门至诸论处，无能屈。其心解脱、慧解脱者，能使余沙门、婆罗门反生忧苦。如是如实知、如实见，皆是先世宿习故，使智慧不可倾动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精进修学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有人火烧头衣，当起增上欲，急救令灭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莫作是说！当置头衣，于四圣谛起增上欲，勤加方便，修无间等。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未无间等，当勤方便，修无间等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，长夜炽然，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诸比丘，不见极苦，如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，未无间等者，是比丘当忍苦乐忧悲，于四圣谛勤加精进，方便修习无间等，应当学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士夫年寿百岁，有人语言：‘士夫若欲闻法，当日日三时受苦。晨朝时受百枪苦，日中、晡时亦复如是，于一日中受三百枪苦。如是日日，至于百岁，然后闻法，得无闻等，汝宁能不？’时彼士夫为闻法故，悉堪能受。所以者何？人生于世，长夜受苦，有时地狱，有时畜生，有时饿鬼，于三恶道空受众苦，亦不闻法，是故我今为无间等故，不以终身受三百枪为大苦也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未得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四圣谛平等正觉，名为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。何等为四？所谓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。于此四圣谛平等正觉，名为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。是故，诸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摩竭国人间游行。于王舍城波罗利弗是中间竹林聚落，国王于中造福德舍。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于中宿止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与汝等于四圣谛无知、无见、无随顺觉、无随顺受者，应当长夜驱驰生死。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。我与汝等于四圣谛无知、无见、无随顺觉、无随顺受者，应当长夜驱驰生死。以我及汝于此苦圣谛顺知、顺入、断诸有流，尽诸生死，不受后有；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顺知、顺入，断诸有流，尽诸生死，不受后有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修无间等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我常与汝等，长夜涉生死，

不见圣谛故，大苦日增长。

若见四圣谛，断有大流海，

生死永已除，不复受后生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摩竭国人间游行。王舍城波罗利弗是中间竹林聚落，大王于中作福德舍。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于中止宿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当行，共至申恕林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到申恕林，坐树下。尔时，世尊手把树叶，告诸比丘：“此手中叶为多耶？大林树叶为多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世尊，手中树叶甚少，彼大林中树叶无量，百千亿万倍，乃至算数譬类不可为比。”

“如是，诸比丘，我成等正觉，自所见法，为人定说者，如手中树叶。所以者何？彼法义饶益、法饶益、梵行饶益、明、慧、正觉、向于涅槃。如大林树叶，如我成等正觉，自知正法，所不说者，亦复如是。所以者何？彼法非义饶益，非法饶益，非梵行饶益、明、慧、正觉、正向涅槃故。是故，诸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毗舍离城乞食。时，有众多离车童子晨朝从城内出，至精舍门，持弓箭，竞射精舍门孔，箭箭皆入门孔。

尊者阿难见已，以为奇特，彼诸离车童子能作如是难事。入城乞食，还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毗舍离城乞食，见有众多离车童子从城内出，至精舍门，竞射门孔，箭箭皆入。我作是念：‘此甚奇特！诸离车童子能为难事。’”

佛告阿难：“于意云何？离车童子竞射门孔，箭箭皆入，此为难耶？破一毛为百分，而射一毛分，箭箭悉中，此为难耶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破一毛百分，射一分之毛，箭箭悉中，此则为难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未若于苦圣谛生如实知，此则甚难。如是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见，此则甚难。”
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“一毛为百分，射一分甚难！

观一一苦阴，非我难亦然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大地悉成大海，有一盲龟寿无量劫，百年一出其头。海中有浮木，止有一孔，漂流海浪，随风东西。盲龟百年一出其头，当得遇此孔不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不能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此盲龟若至海东，浮木随风，或至海西，南、北、四维围绕亦尔，不必相得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盲龟浮木，虽复差违，或复相得。愚痴凡夫漂流五趣，暂复人身，甚难于彼。所以者何？彼诸众生不行其义、不行法、不行善、不行真实，展转杀害，强者陵弱，造无量恶故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当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杂阿含经卷第十六 杂因诵第三品之四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，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思惟世间而思惟。

尔时，世尊知诸比丘心之所念，往诣食堂，敷座而坐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比丘慎莫思惟世间思惟。所以者何？世间思惟非义饶益，非法饶益，非梵行饶益，非智、非觉，不顺涅槃。汝等当正思惟此苦圣谛、此苦集圣谛、此苦灭圣谛、此苦灭道迹圣谛。所以者何？如此思惟则义饶益、法饶益、梵行饶益，正智、正觉，正向涅槃。

“过去世时，有一士夫出王舍城，于拘絺罗池侧正坐，思惟世间思惟。当思惟时，见四种军——象军、马军、车军、步军，无量无数，皆悉入于一藕孔中。见已作是念：‘我狂失性，世间所无，而今见之。’尔时，去池不远，更有大众一处聚集。时，彼士夫诣大众所语言：‘诸人，我今发狂！我今失性！世间所无，而我今见。’如上广说。时，彼大众皆谓士夫狂发失性，世间所无，而彼见之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然彼士夫非狂失性，所见真实。所以者何？尔时，去拘絺罗池不远，有诸天、阿修罗兴四种军，战于空中。时，诸天得胜，阿修罗军败，退入彼池一藕孔中。是故，比丘，汝等慎莫思惟世间。所以者何？世间思惟非义饶益，非法饶益，非梵行饶益，非智、非觉，非正向涅槃。当思惟四圣谛。何等为四？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作如是论：或谓世间有常，或谓世间无常、世间有常无常、世间非有常非无常，世间有边、世间无边、世间有边无边、世间非有边非无边，是命是身、命异身异，如来死后有、如来死后无、如来死后有无、如来死后非有非无。

尔时，世尊一处坐禅，以天耳闻诸比丘集于食堂论议之声；闻已，往诣食堂，于大众前敷座而坐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比丘众多聚集，何所言说？”

时，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众多比丘集此食堂，作如是论：或说有常，或说无常。”如上广说。

佛告比丘：“汝等莫作如是论议。所以者何？如此论者，非义饶益，非法饶益，非梵行饶益，非智、非正觉，非正向涅槃。汝等比丘应如是论议：此苦圣谛、此苦集圣谛、此苦灭圣谛、此苦灭道迹圣谛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论议，是义饶益、法饶益、梵行饶益、正智、正觉、正向涅槃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或有贪觉觉者，或瞋觉觉者，或害觉觉者。

尔时，世尊知诸比丘心之所念，往诣食堂，敷坐具于众前坐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莫起贪觉觉，莫起恚觉觉，莫起害觉觉。所以者何？此诸觉非义饶益，非法饶益，非梵行饶益，非智、非正觉，不向涅槃。汝等当起苦圣谛觉、苦集圣谛觉、苦灭圣谛觉、苦灭道迹圣谛觉。所以者何？此四圣谛觉，义饶益、法饶益、梵行饶益、正智、正觉、向于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，于四圣谛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正智正念，精进修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……如上广说，差别者：“起亲里觉、国土人民觉、不死觉。”乃至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作如是论：或论王事、贼事、斗战事、钱财事、衣被事、饮食事、男女事、世间言语事、事业事、诸海中事。

尔时，世尊于禅定中，以天耳闻诸比丘论说之声，即从座起，往诣食堂，敷坐具于众前坐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比丘众多聚集，为何所说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于此聚集，或论说王事……。”如上广说。

佛告比丘：“汝等莫作是论，论说王事，乃至不向涅槃。若论说者，应当论说：此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。所以者何？此四圣谛以义饶益、法饶益、梵行饶益、正智、正觉、正向涅槃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作如是说：“我知法、律，汝等不知我所说成就，我等所说与理合；汝等所说不成就，不与理合，应前说者则在后说，应后说者则在前说，而共诤论言。我论是汝等不如，能答者当答。”

尔时，世尊于禅定中，以天耳闻诸比丘诤论之声，如是广说，乃至于四圣谛无间等者，当勤起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作如是论：“波斯匿王、频婆娑罗王，何者大力？何者大富？”

尔时，世尊于禅定中，以天耳闻诸比丘论说之声，即从座起，往诣食堂，敷坐具于众前坐，问诸比丘：“汝等何所论说？”

时，诸比丘即以上事具白世尊。

佛告比丘：“汝等用说诸王大力、大富为？汝等比丘，莫作是论。所以者何？此非义饶益，非法饶益，非梵行饶益，非智、非正觉，不向涅槃。汝等当说：此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。所以者何？此四圣谛是义饶益、法饶益、梵行饶益、正智、正觉、正向涅槃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作如是论：“汝等宿命作何等业？为何工巧？以何自活？”

尔时，世尊于禅定中，以天耳闻诸比丘论说之声，即从座起，往诣食堂，敷坐具于众前坐，问诸比丘：“汝说何等？”

时，诸比丘以上所说具白世尊。

佛告比丘：“汝等比丘，莫作是说‘宿命所作’。所以者何？此非义饶益，非法饶益，非梵行饶益，非智、非正觉，不向涅槃。汝等比丘，当共论说：此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。所以者何？此义饶益、法饶益、梵行饶益、正智、正觉、正向涅槃。是故，比丘，依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作如是说论：“某甲檀越作粗疏食，我等食已，无味无力。我等不如舍彼粗食，而行乞食。所以者何？比丘乞食时得好食，又见好色，时闻好声，多人所识，亦得衣被、卧具、医药。”

尔时，世尊于禅定中，以天耳闻诸比丘论说之声，即诣食堂，如是广说，乃至正向涅槃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持我所说四圣谛不？”

时，有异比丘从座起，正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：“唯然，世尊所说四圣谛，我悉受持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汝云何受持四圣谛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说言，此是苦圣谛，我即受持；此苦集圣谛、此苦灭圣谛、此苦灭道迹圣谛，如是，世尊说四圣谛，我即受持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我说苦圣谛，汝真实受持；我说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，汝真实受持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持我所说四圣谛不？”

时，有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：“唯然，世尊所说四圣谛，我悉受持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汝云何持我所说四圣谛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说苦圣谛，我悉受持。如如、不离如、不异如，真、实、审谛、不颠倒，是圣所谛，是名苦圣谛。世尊说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、如如、不离如、不异如，真、实、审谛、不颠倒，是圣所谛，是为世尊说四圣谛，我悉受持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真实持我所说四圣谛，如如、不离如、不异如，真、实、审谛、不颠倒，是名比丘真实持我四圣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持我所说四圣谛不？”

时，有异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所说四圣谛，我悉持之。云何四谛？世尊说苦圣谛，我悉持之；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，我悉持之。”

佛告彼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我所说四圣谛，汝悉持之。诸比丘，若沙门、婆罗门作如是说‘如沙门瞿昙所说苦圣谛，我当舍，更立苦圣谛’者，但有言数，问已不知，增其疑惑，以非其境界故。‘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，我今当舍，更立余四圣谛’者，彼但有言数，问已不知，增其疑惑，以非其境界故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于佛有疑者，则于苦圣谛有疑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则有疑惑；若于法、僧有疑者，则于苦圣谛疑惑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疑惑。若于佛不疑惑者，则于苦圣谛不疑惑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疑惑；若于法、僧不疑惑者，则于苦圣谛不疑惑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疑惑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沙门、婆罗门于苦圣谛有疑者，则于佛有疑，于法、僧有疑；若于集、灭、道疑者，则于佛有疑，于法、僧有疑。若于苦圣谛无疑者，则于佛无疑，于法、僧无疑；于集灭道圣谛无疑者，则于佛无疑，于法、僧无疑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共行至深险岩。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至深险岩，敷座而坐，周匝观察深险岩已，告诸比丘：“此岩极大深险。”

时，有异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极深险，然复有一极深险极险于此，甚可怖畏者不？”

佛知其意，即告言：“如是，比丘，此极深险，然复有大深险险于此者，甚可怖畏，谓诸沙门、婆罗门于苦圣谛不如实知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。彼于生本诸行乐著，于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生本诸行乐著，而作是行，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行，转增长故，堕于生深险之处；堕于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深险之处。如是，比丘，此则大深险险于此者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大热地狱，若众生生于彼中，一向与炯燃。”

时，有异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，此则大热。世尊，唯此大热，复有大热过于此者，甚可怖畏，无有过上。”

“如是，比丘，此则大热，亦更有大热过于此者，甚可怖畏，无有过上。何等为更有大热，甚可怖畏，过于此者？谓沙门、婆罗门此苦圣谛不如实知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，如是乃至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大热炽然，是名比丘大热烧燃，甚可怖畏，无有过者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大暗地狱，彼诸众生生彼中者，不见自身分。”

时，有异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则大暗。唯此大暗，复更有余大暗，甚可怖畏，过于此不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如是，更有大暗，甚可怖畏，过于此者，谓沙门、婆罗门于四圣谛不如实知，乃至堕于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大暗之中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如日游行，照诸世界，乃至千日、千月，照千世界、千须弥山、千弗婆提、千阎浮提、千拘耶尼、千郁单越、千四天王、千三十三天、千炎魔天、千兜率天、千化乐天、千他化自在天、千梵天，是名小千世界。此千世界，中间暗冥

，日月光照，有大德力，而彼不见。其有众生，生彼中者，不见自身分。”

时，有异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世尊说，是大暗冥，复更有余大暗冥处过于此耶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有大暗冥过于此者，谓沙门、婆罗门于苦圣谛不如实知，乃至堕于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大暗冥中，是名比丘有大暗冥过于世界中间暗冥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从小千世界数满至千，是名中千世界。于是中千世界，中间暗冥，如前所说，乃至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力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从中千世界数满至千，是名三千大千世界。世界中间暗冥之处，日月游行，普照世界，而彼不见，乃至堕于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大暗冥中。是故，诸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四圣谛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！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，是名四圣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当说，如是有、如是当知，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勤禅思，正方便起，内寂其心。所以者何？比丘禅思，内寂其心成就已，如实显现。云何如实显现？谓此苦圣谛如实显现，此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显现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修无量三摩提，专心正念。所以者何？修无量三摩提，专心正念已，如是如实显现。云何如实显现？谓此苦圣谛如实显现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显现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佛告诸比丘：“如人掷杖于虚空中，寻即还堕，或根著地，或腹著地，或头著地。如是，沙门、婆罗门于此苦圣谛不如实知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，当知是沙门、婆罗门或堕地狱，或堕畜生，或堕饿鬼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如人掷杖置虚空中，其必还堕，或堕净地，或堕不净地。如是，沙门、婆罗门于苦圣谛不如实知，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；以不如实知故，或生善趣，或生恶趣。是故，诸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佛告诸比丘：“譬如五节相续轮，大力士夫令速旋转。如是，沙门、婆罗门于此苦圣谛不如实知，此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，轮回五趣，而速旋转，或堕地狱，或堕畜生，或堕饿鬼，或人，或天，还堕恶道，长夜轮转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增上说法，谓四圣谛，开示、施设、建立、分别、散说、显现、表露。何等为四？谓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何等为黠慧？为此苦圣谛如实知，此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、为不知耶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如我解世尊所说，于四圣谛如实知者，此为黠慧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于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者，是则黠慧。是故，诸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须达长者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于一面坐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四圣谛为渐次无间等？为一顿无间等？”

佛告长者：“此四圣谛渐次无间，非顿无间等。”

佛告长者：“若有说言于苦圣谛未无间等，而于彼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此说不应。所以者何？若于苦圣谛未无间等，而欲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无有是处。犹如有人，两细树叶连合为器，盛水持行，无有是处。如是于苦圣谛未无间等，而欲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无有是处。

“譬如有人，取莲华叶连合为器，盛水游行，斯有是处。如是，长者，于苦圣谛无间等已，而欲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斯有是处。是故，长者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须达长者所问，有异比丘问，亦如是说，唯譬有差别：“如有四登阶道，升于殿堂。若有说言不登初阶，而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阶升堂殿者，无有是处。所以者何？要由初阶，然后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阶得升殿堂。如是，比丘，于苦圣谛未无间等，而欲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无有是处。

“譬如，比丘，若有人言：‘以四阶道升于殿堂，要由初阶，然后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阶得升殿堂。’应作是说。所以者何？要由初阶，然后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阶得升于殿堂，有是处故。如是，比丘，若言于苦圣谛无间等已，然后次第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应作是说。所以者何？若于苦圣谛无间等已，然后次第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有是处故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异比丘问，阿难所问，亦如是说，唯譬差别。

佛告阿难：“譬如四磴梯升于殿堂。若有说言不由初磴，而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磴升殿堂者，无有是处。如是，阿难，若于苦圣谛未无间等，而欲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此不应说。所以者何？若于苦圣谛未无间等，而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无有是处。

“譬如，阿难，由四磴梯升于殿堂。若有人言要由初磴，然后次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磴升殿堂者，此所应说。所以者何？要由初磴，然后次磴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磴升殿堂者，有是处故。如是，阿难，于苦圣谛无间等已，然后次第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无间等者，斯有是处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大地草木，悉取为锸，贯大海中，一切水虫悉能贯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不能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大海诸虫，种种形类，或极细不可贯，或极大不可贯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如是！如是！众生界无数无量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手执土石，问诸比丘：“于意云何？此手中土石为多？彼大雪山土石为多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手中土石，甚少少耳；雪山土石甚多无量，百千巨亿，算数譬类不可为比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其诸众生于苦圣谛如实知者，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者，如我手中所执土石；其诸众生于苦圣谛不如实知，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者，如彼雪山土石，其数无量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湖池，深广五十由旬，其水盈满。若有士夫以发以毛，或以指端涕彼湖水，乃至再三。云何，比丘，如彼士夫所涕水多？湖池水多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如彼士夫毛发指端再三涕水，甚少少耳；彼湖大水，其量无数，乃至算数譬类不可为比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如大湖水，甚多无量，如是多闻圣弟子具足见谛，得圣道果，断诸苦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于未来世成不生法；余不尽者，如彼士夫发毛指端所涕之水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闻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大湖水譬，如是萨罗多吒迦、恒伽、耶符那、萨罗游、伊罗跋提、摩醯，及四大海，其譬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手捉团土，大如梨果，告诸比丘：“云何，比丘，我手中此团土为多？大雪山中土石为多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手中团土，少少耳；彼雪山王，其土石甚多，百千亿那由他，乃至算数譬类不得为比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如我所捉团土，如是，众生于苦圣谛如实知，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识、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者，亦复如是。如大雪山王土石者，如是，众生于苦圣谛不如实知，于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不如实知者，亦复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雪山王，如是尼民陀罗山、毗那多迦山、马耳山、善见山、佉提罗迦山、伊沙陀罗山、由揵陀罗山、须弥山王，及大地土石，亦复如是。如梨果，如是阿摩勒迦果、跋陀罗果、迦罗迦果、豆果乃至蒜子譬，亦复如是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以爪甲擎土已，告诸比丘：“于意云何？我爪甲上土为多？此大地土多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甲上土，甚少少耳；此大地土甚多无量，乃至算数譬类不可为比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如甲上土者，若诸众生，形可见者，亦复如是。其形微细，不可见者，如大地土。是故，比丘，于四圣谛未无间等者，当勤方便，学无间等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陆地，如是水性亦尔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众生、人道者，亦复如是；如大地土，如是非人亦尔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生中国者亦尔；如大地土，如是生边地者亦尔。

如甲上土；如是成就圣慧眼者，亦复如是；如大地土，如是不成就圣慧眼者亦尔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众生知此法、律者，亦复如是；如大地土，如是众生不知法、律者亦尔。如知，如是等知，普知，正想、正觉、正解，法无间等亦如是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众生知有父母亦尔；如大地土，如是众生不知有父母亦尔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知有沙门、婆罗门家之尊长，作所应作作福，此世他世畏罪行施，受斋持戒亦尔；如大地土，不知有沙门、婆罗门家之尊长，作所应作作福，此世他世畏罪行施，受斋持戒，亦如是说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众生不杀、不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亦尔；如大地土，如是众生不持诸戒者亦尔。如是离贪、恚、邪见，及不离贪、恚、邪见，亦如是说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不杀、不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；如大地土，如是不持五戒者亦尔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众生持八戒者亦如是；如大地土，如是众生不持八戒者亦尔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众生持十善者亦如是；如大地土，如是众生不持十善者亦如是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众生从地狱命终，生人中者亦如是；如大地土，如是众生从地狱命终，还生地狱者亦如是。如地狱，如是畜生、饿鬼亦尔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众生从地狱命终，生天上者亦如是；如大地土，如是众生从地狱命终，还生地狱者亦如是。如地狱，如是畜生、饿鬼亦尔。

如甲上土，如是众生人道中没，还生人道中者亦如是；如大地土，其诸众生从人道中没，生地狱中者亦如是。如地狱，如是畜生、饿鬼亦尔。

如甲上土，其诸众生从天命终，还生天上者亦如是；如大地土，其诸众生天上没，生地狱中者亦如是。如地狱，畜生、饿鬼亦如是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本未闻法时，得正思惟此苦圣谛，正见已生；此苦集圣谛、此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，正见已生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已生，如是今生、当生亦如是。

如生，如是起、习、近修、多修、触、作证亦如是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眼药丸，深广一由旬。若有士夫取此药丸，界界安置，能速令尽于彼界，界不得其边，当知诸界，其数无量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善界学，善种种界，当如是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狐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常与界俱，与界和合。云何众生常与界俱？谓众生行不善心时与不善界俱，善心时俱善界俱，胜心时与胜界俱，鄙心时与鄙界俱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，善种种界！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广说如上。差别者，即说偈言：

“常会故常生，相离生则断。

如人执小木，而入于巨海，

人木则俱没，懈怠俱亦然，

当离于懈怠，卑劣之精进。

贤圣不懈怠，安住于远离，

殷勤精进禅，超度生死流。

胶漆得其素，火得风炽然，

珂乳则同色，众生与界俱，

相似共和合，增长亦复然。”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常与界俱，与界和合。云何与界俱？谓众生不善心时与不善界俱，善心时与善界俱，鄙心时与鄙界俱，胜心时与胜界俱。时，尊者憍陈如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上座多闻大德，出家已久，具修梵行。复有尊者大迦葉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少欲知足，头陀苦行，不畜遗余。尊者舍利弗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大智辩才。时，尊者大目揵连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神通大力。时，阿那律陀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天眼明彻。时，尊者二十亿耳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勇猛精进，专勤修行者。时，尊者陀骠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能为大众修供具者。时，尊者优波离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通达律行。时，尊者富楼那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，皆是辩才善说法者。时，尊者迦旃延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能分别诸经，善说法相。时，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多闻总持。时，尊者罗睺罗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善持律行。时，提婆达多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，一切皆是习众恶行。是名比丘常与界俱，与界和合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善分别种种诸界。”

佛说是经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如上广说已，即说偈言：

“常会故常生，相离生则断。

如人执小木，而入于巨海，

人木则俱没，懈怠俱亦然，

当离于懈怠，卑劣之精进。

贤圣不懈怠，安住于远离，

殷勤精进禅，超度生死流。

胶漆得其素，火得风炽然，

珂乳则同色，众生与界俱，

相似共和合，增长亦复然。”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常与界俱，与界和合。”如是广说，乃至：“胜心生时与胜界俱，鄙心生时与鄙界俱，杀生时与杀界俱，盗淫、妄语、饮酒心时，与……饮酒界俱；不杀生时与不杀界俱，不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与……不饮酒界俱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善分别种种界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常与界俱，与界和合，不信时与不信界俱；犯戒时与犯彼界俱，无惭无愧时与无惭无愧界俱；信心时与信界俱，持戒时与持戒界俱，惭愧心时与惭愧界俱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善分别种种诸界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信、不信，如是精进、不精进，失念、不失念，正受、不正受，多闻、少闻，悭者、施者，恶慧、善慧，难养、易养，难满、易满，多欲、少欲，知足、不知足，摄受、不摄受界俱，如上经，如是广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种种诸界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云何为种种界？谓眼界、色界、眼识界，耳界、声界、耳识界，鼻界、香界、鼻识界，舌界、味界、舌识界，身界、触界、身识界，意界、法界、意识界，是名种种界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缘种种触生种种受，缘种种受生种种爱。云何种种界？谓十八界：眼界、色界、眼识界乃至意界、法界、意识界，是名种种界。

“云何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乃至云何缘种种受生种种爱？谓缘眼界生眼触，缘眼触生眼触生受，缘眼触生受生眼触生爱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缘生意触，缘意触生意触生受，缘意触生受生意触生爱。

“诸比丘，非缘种种爱生种种受，非缘种种受生种种触，非缘种种触生种种界；要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缘种种触生种种受，缘种种受生种种爱，是名比丘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缘种种触生种种受，缘种种受生种种爱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缘种种触生种种受，缘种种受生种种爱。云何种种界？谓十八界：眼界、色界、眼识界乃至意界、法界、意识界，是名种种界。

“云何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缘种种触生种种受，缘种种受生种种爱？谓缘眼界生眼触，非缘眼触生眼界，但缘眼界生眼触；缘眼触生眼受，非缘眼受生眼触，但缘眼触生眼受；缘眼受生眼爱，非缘眼爱生眼受，缘眼受生眼爱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缘生意触，非缘意触生意界，但缘意界生意触；缘意触生意受，非缘意受生意触，但缘意触生意受；缘意受生为爱，非缘意爱生意受，但缘意受生意爱。

“是故，比丘，非缘种种爱生种种受，非缘种种受生种种触，非缘种种触生种种界；但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缘种种触生种种受，缘种种受生种种爱，是名比丘当善分别种种界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缘种种触生种种受，缘种种受生种种想，缘种种想生种种欲，缘种种欲生种种觉，缘种种觉生种种热，缘种种热生种种求。

“云何种种界？谓十八界：眼界乃至法界。

“云何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乃至缘种种热生种种求？谓缘眼界生眼触，缘眼触生眼受，缘眼受生眼想，缘眼想生眼欲，缘眼欲生眼觉，缘眼觉生眼热，缘眼热生眼求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缘生意触，缘意触生意受，缘意受生意想，缘意想生意觉，缘意觉生意热，缘意热生意求，是名比丘缘种种界故生种种触，乃至缘种种热生种种求。

“比丘，非缘种种求生种种热，非缘种种热生种种觉，非缘种种觉生种种想，非缘种种想生种种受，非缘种种受生种种触，非缘种种触生种种界；但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乃至缘种种热生种种求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杂阿含经卷第十七 杂因诵第三品之五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缘界种种故生种种触，缘种种触生种种想，缘种种想生种种欲，缘种种欲生种种觉，缘种种觉生种种热，缘种种热生种种求。

“云何种种界？谓十八界，眼界乃至法界。

“云何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？云何……乃至缘种种热生种种求？谓缘眼界生眼触，非缘眼触生眼界，但缘眼界生眼触；缘眼触生眼想，非缘眼想生眼触，但缘眼触生眼想；缘眼想生眼欲，非缘眼欲生眼想，但缘眼想生眼欲；缘眼欲生眼觉，非缘眼觉生眼欲，但缘眼欲生眼觉；缘眼觉生眼热，非缘眼热生眼觉，但缘眼觉生眼热；缘眼热生眼求，非缘眼求生眼热，但缘眼热生眼求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缘生意触，乃至缘意热生意求，亦如是广说。是名比丘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乃至缘种种热生种种求。

“非缘种种求生种种热，乃至非缘种种触生种种界；但缘种种界生种种触，乃至缘种种热生种种求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内六入处、外六入处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光界、净界、无量空入处界、无量识入处界、无所有入处界、非想非非想入处界，有灭界。”

时，有异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稽首礼足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光界、净界、无量空入处界、无量识入处界、无所有入处界、非想非非想入处界、灭界。如此诸界，何因缘可知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彼光界者，缘暗故可知；净界，缘不净故可知；无量空入处界者，缘色故可知；无量识入处界者，缘内故可知；无所有入处界者，缘所有可知；非想非非想入处界者，缘有第一故可知；灭界者，无有身可知。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光界乃至灭界，以何正受而得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彼光界、净界、无量空入处界、无量识入处界、无所有入处界，此诸界于自行正受而得；非想非非想入处界，于第一有正受而得；灭界者，于有身灭正受而得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。

尔时，世尊晡时从禅觉，于讲堂阴中敷座，于大众前坐，说优檀那句，告诸比丘：“缘界故生说，非不界；缘界故生见，非不界；缘界故生想，非不界。缘下界，我说生下说、下见、下想、下思、下欲、下愿、下士夫、下所作、下施设、下建立、下部分、下显示、下受生。如是中，如是胜界，缘胜界，我说彼生胜说、胜见、胜想、胜思、胜愿、胜士夫、胜所作、胜施设、胜建立、胜部分、胜显示、胜受生。”

时，有婆迦利比丘在佛后执扇扇佛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于三藐三佛陀起非三藐三佛陀见，彼见亦缘界而生耶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于三藐三佛陀起非三藐三佛陀见，亦缘界而生，非不界。所以者何？凡夫界者，是无明界；如我先说，缘下界生下说、下见乃至下受生；中胜界生胜说、胜见乃至胜受生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因生欲想，非无因；有因生恚想、害想，非无因。

“云何因生欲想？谓缘欲界也，缘欲界故，生欲想、欲欲、欲觉、欲热、欲求。愚痴凡夫起欲求已，此众生起三处邪，谓身、口、心；如是邪因缘故，现法苦住，有苦、有碍、有恼、有热，身坏命终，生恶趣中，是名因缘生欲想。

“云何因缘生恚想、害想？谓害界也。缘害界，生害想、害欲、害觉、害热、害求。愚痴凡夫起害求已，此众生起三处邪，谓身、口、心；起三处邪因缘已，现法苦住，有苦、有碍、有恼、有热，身坏命终，生恶趣中，是名因缘生害想。

“诸比丘，若诸沙门、婆罗门如是安于生，生危险想，不求舍离，不觉、不吐，彼则现法苦住，有苦、有碍、有恼、有热，身坏命终，生恶趣中。譬如城邑聚落不远有旷野，大火卒起，彼无有力能灭火者，当知彼诸野中众生悉被火害；如是诸沙门、婆罗门安于生，生危险想，身坏命终，生恶趣中。

“诸比丘，有因生出要想，非无因。

“云何有因生出要想？谓出要界。缘出要界，生出要想、出要欲、出要觉、出要热、出要求；谓彼慧者出要求时，众生三处生正，谓身、口、心；彼如是生正因缘已，现法乐住，不苦、不碍、不恼、不热，身坏命终，生善趣中，是名因缘生出要想。

“云何因缘生不恚、不害想？谓不害界也。不害界因缘生不害想、不害欲、不害觉、不害热、不害求，彼慧者不害求时，众生三处正，谓身、口、心；彼正因缘生已，现

法乐住，不苦、不碍、不恼、不热，身坏命终，生善趣中，是名因缘生不害想。

“若诸沙门、婆罗门安于生，生不害想，不舍离、不觉、不吐，现法乐住，不苦、不碍、不恼、不热，身坏命终，生善趣中。譬如城邑聚落边有旷野，大火卒起，有人堪能手足灭火，当知彼诸众生依草木者，悉不被害；如是诸沙门、婆罗门安于生，生正想，不舍、不觉、不吐，现法乐住，不苦、不碍、不恼、不热，身坏命终，生善趣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婆罗门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慰劳已，于一面住，白佛言：“众生非自作、非他作。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如是论者，我不与相见。汝今自来，而言我非自作、非他作？”

婆罗门言：“云何，瞿昙，众生为自作、为他作耶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婆罗门，于意云何？有众生方便界，令诸众生知作方便耶？”

婆罗门言：“瞿昙，有众生方便界，令诸众生知作方便也。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若有方便界，令诸众生知有方便者，是则众生自作、是则他作。婆罗门，于意云何？有众生安住界、坚固界、出界、造作界，令彼众生知有造作耶？”

婆罗门白佛：“有众生安住界、坚固界、出界、造作界，令诸众生知有造作。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若彼安住界、坚固界、出界、造作界，令诸众生知有造作者，是则众生自作、是则他作。”

婆罗门白佛：“有众生自作、有他作。瞿昙，世间多事，今当请辞。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世间多事，宜知是时。”

时，彼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

尔时，瞿师罗长者诣尊者阿难所，礼尊者阿难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阿难：“所说种种界，云何为种种界？”

时，尊者阿难告瞿师罗长者：“眼界异、色界异喜处，二因缘生识，三事和合生触，又喜触因缘生乐受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，亦如是说。复次，长者，有异眼

界、异色界忧处，二因缘生识，三事和合生苦触，彼苦触因缘生苦受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，亦如是说。复次，长者，异眼界、异色界舍处，二因缘生识，三事和合生不苦不乐触，不苦不乐触因缘生不苦不乐受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，亦如是说。”

尔时，瞿师罗长者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足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

尔时，瞿师罗长者诣尊者阿难所，稽首礼足，于一面坐，白尊者阿难：“所说种种界，云何为种种界？”

尊者阿难告瞿师罗长者：“有三界。云何三？谓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”

尔时，尊者阿难即说偈言：

“晓了于欲界，色界亦复然，

舍一切有余，得无余寂灭。

于身和合界，永尽无余证，

三耶三佛说，无忧离垢句。”

尊者阿难说是经已，瞿师罗长者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

尔时，瞿师罗长者诣尊者阿难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阿难：“所说种种界，云何名为种种界？”

尊者阿难告瞿师罗长者：“有三界，色界、无色界、灭界，是名三界。”

即说偈言：

“若色界众生，及住无色界，

不识灭界者，还复受诸有。

若断于色界，不住无色界，

灭界心解脱，永离于生死。”

尊者阿难说是经已，瞿师罗长者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

尔时，瞿师罗长者诣尊者阿难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阿难：“所说种种界，云何为种种界？”

尊者阿难答瞿师罗长者：“谓三种出界。云何三？谓从欲界出至色界，色界出至无色界、一切诸行一切思想灭界，是名三出界。”

即说偈言：

“知从欲界出，超逾于色界，

一切行寂灭，勤修正方便。

断除一切爱，一切行灭尽，

知一切有余，不复转还有。”

尊者阿难说是经已，瞿师罗长者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往诣上座（上座名者）所，诣已，恭敬问讯。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问上座（上座名者）言：“若比丘于空处、树下、闲房思惟，当以何法专精思惟？”

上座答言：“尊者阿难，于空处、树下、闲房思惟者，当以二法专精思惟，所谓止观。”

尊者阿难复问上座：“修习于止，多修习已，当何所成？修习于观，多修习已，当何所成？”

上座答言：“尊者阿难，修习于止，终成于观；修习观已，亦成于止。谓圣弟子止观俱修，得诸解脱界。”

阿难复问上座：“云何诸解脱界？”

上座答言：“尊者阿难，若断界、无欲界、灭界，是名诸解脱界。”

尊者阿难复问上座：“云何断界乃至灭界？”

上座答言：“尊者阿难，断一切行，是名断界；断除爱欲，是无欲界；一切行灭，是名灭界。”

时，尊者阿难闻上座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往诣五百比丘所，恭敬问讯，退坐一面，白五百比丘言：“若比丘于空处、树下、闲房思惟时，当以何法专精思惟？”

时，五百比丘答尊者阿难：“当以二法专精思惟，乃至灭界。”如上座所说。

时，尊者阿难闻五百比丘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比丘空处、树下、闲房思惟，当以何法专精思惟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若比丘空处、树下、闲房思惟，当以二法专精思惟，乃至灭界。”如五百比丘所说。

时，尊者阿难白佛言：“奇哉！世尊，大师及诸弟子皆悉同法、同句、同义、同味，我今诣上座（名上座者），问如此义，亦以此义、此句、此味答我，如今世尊所说。我复诣五百比丘所，亦以此义、此句、此味而问，彼五百比丘亦以此义、此句、此味答，如今世尊所说。是故当知：师及弟子一切同法、同义、同句、同味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知彼上座为何如比丘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不知，世尊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上座者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已舍重担，正智心善解脱，彼五百比丘亦皆如是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罗睺罗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知、云何见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？”

佛告罗睺罗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罗睺罗，若比丘于所有地界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如实知，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空界、识界亦复如是。

“罗睺罗，比丘如是知、如是见，于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。罗睺罗，若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，是名断爱缚诸结、断诸爱、止慢无间等、究竟苦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罗睺罗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知、云何见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？”

佛告罗睺罗：“有三受：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此三受何因、何集、何生、何转？谓此三受，触因、触集、触生、触转；彼彼触因，彼彼受生；若彼彼触灭，彼彼受

亦灭、止、清凉、没。如是知、如是见我此识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罗睺罗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往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知、云何见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？”

佛告罗睺罗：“有三受：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观于乐受而作苦想，观于苦受作剑刺想，观不苦不乐受作无常想。若彼比丘观于乐受而作苦想，观于苦受作剑刺想，观不苦不乐受作无常、灭想者，是名正见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观乐作苦想，苦受同剑刺，

于不苦不乐，修无常灭想，

是则为比丘，正见成就者，

寂灭安乐道，住于最后边，

永离诸烦恼，摧伏众魔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罗睺罗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知、云何见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得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？”

佛告罗睺罗：“有三受：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观于乐受，为断乐受贪使故，于我所修梵行；断苦受瞋恚使故，于我所修梵行；断不苦不乐受痴使故，于我所修梵行。

“罗睺罗，若比丘乐受贪使已断、已知，苦受恚使已断、已知，不苦不乐受痴使已断、已知者，是名比丘断除爱欲缚、去诸结、慢无间等、究竟苦边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乐受所受时，则不知乐受，

贪使之所使，不见出要道。

苦受所受时，则不知苦受，

瞋恚使所使，不见出要道。

不苦不乐受，正觉之所说，

不善观察者，终不度彼岸。

比丘勤精进，正知不动转，

如此一切受，慧者能觉知，

觉知诸受者，现法尽诸漏。

明智者命终，不堕于众数，

众数既已断，永处般涅槃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罗睺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大海深险者，此世间愚夫所说深险，非贤圣法、律所说深险。世间所说者，是大水积聚数耳！若从身生诸受，众苦逼迫，或恼、或死，是名大海极深险处。愚痴无闻凡夫于此身生诸受，苦痛逼迫，或恼、或死，忧悲称怨，啼哭号呼，心乱发狂，长沦没溺，无止息处。多闻圣弟子于身生诸受，苦痛逼迫，或恼、或死，不生忧悲、啼哭号呼、心生狂乱，不沦生死，得止息处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身生诸苦受，逼迫乃至死，

忧悲不息忍，号呼发狂乱。

心自生障碍，招集众苦增，

永沦生死海，莫知休息处。

能舍身诸受，身所生苦恼，

切迫乃至死，不起忧悲想，

不啼哭号呼，能自忍众苦。

心不生障碍，招集众苦增，

不沦没生死，永得安隐处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愚痴无闻凡夫生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多闻圣弟子亦生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诸比丘，凡夫、圣人有何差别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善哉！世尊，惟愿广说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！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愚痴无闻凡夫身触生诸受，苦痛逼迫，乃至夺命，忧愁啼哭，称怨号呼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诸比丘，愚痴无闻凡夫身触生诸受，增诸苦痛，乃至夺命，愁忧称怨，啼哭号呼，心生狂乱；当于尔时，增长二受，若身受、若心受。譬如士夫身被双毒箭，极生苦痛。愚痴无闻凡夫亦复如是，增长二受，身受、心受，极生苦痛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愚痴无闻凡夫不了知故，于诸五欲生乐受触，受五欲乐；受五欲乐故，为贪使所使。苦受触故，则生瞋恚；生瞋恚故，为恚使所使。于此二受，若集、若灭、若味、若患、若离不如实知；不如实知故，生不苦不乐受，为痴使所使。为乐受所系终不离，苦受所系终不离，不苦不乐受所系终不离。云何系？谓为贪、恚、痴所系，为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所系。

“多闻圣弟子身触生苦受，大苦逼迫，乃至夺命，不起忧悲称怨、啼哭号呼、心乱发狂；当于尔时，唯生一受，所谓身受，不生心受。譬如士夫被一毒箭，不被第二毒箭，当于尔时，唯生一受，所谓身受，不生心受。为乐受触，不染欲乐；不染欲乐故，于彼乐受，贪使不使。于苦触受不生瞋恚，不生瞋恚故，恚使不使。于彼二使，集、灭、味、患、离如实知；如实知故，不苦不乐受痴使不使。于彼乐受解脱不系，苦受、不苦不乐受解脱不系。于何不系？谓贪、恚、痴不系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不系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多闻于苦乐，非不受觉知，

彼于凡夫人，其实大有闻。

乐受不放逸，苦触不增忧，

苦乐二俱舍，不顺亦不违。

比丘勤方便，正智不倾动，

于此一切受，黠慧能了知。

了知诸受故，现法尽诸漏，

身死不堕数，永处般涅槃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空中狂风卒起，从四方来，有尘土风、无尘土风、毗湿波风、鞞岚婆风、薄风、厚风乃至风轮起风。身中受风，亦复如是，种种受起：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，乐身受、苦身受、不苦不乐身受，乐心受、苦心受、不苦不乐心受，乐食受、苦食受、不苦不乐食受，乐无食受、苦无食受、不苦不乐无食受，乐贪受、苦贪受、不苦不乐贪受，乐出要受、苦出要受、不乐不苦出要受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譬如虚空中，种种狂风起，

东西南北风，四维亦如是，

有尘及无尘，乃至风轮起。

如是此身中，诸受起亦然。

若乐若苦受，及不苦不乐，

有食与无食，贪著不贪著。

比丘勤方便，正智不倾动，

于此一切受，黠慧能了知。

了知诸受故，现法尽诸漏，

身死不堕数，永处般涅槃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客舍种种人住，若刹利、婆罗门、长者居士、野人猎师、持戒犯戒、在家出家，悉于中住。此身亦复如是，种种受生：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乐身受、苦身受、不苦不乐身受，乐心受、苦心受、不苦不乐心受，乐食受、苦食受、不苦不乐食受，乐无食受、苦无食受、不苦不乐无食受，乐贪著受、苦贪著受、

不苦不乐贪著受，乐出要受、苦出要受、不苦不乐出要受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譬如客舍中，种种人住止，

刹利婆罗门，长者居士等，

旃陀罗野人，持戒犯戒者，

在家出家人，如是等种种。

此身亦如是，种种诸受生，

若乐若苦受，及不苦不乐，

有食与无食，贪著不贪著。

比丘勤方便，正智不倾动，

于此一切受，黠慧能了知。

了知诸受故，现法尽诸漏，

身死不堕数，永处般涅槃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异比丘独一静处禅思，念言：“世尊说三受，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；又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，此有何义？”是比丘作是念已，从禅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于静处禅思，念言：‘世尊说三受，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；又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，此有何义？’”

佛告比丘：“我以一切行无常故，一切诸行变易法故，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知诸行无常，皆是变易法，

故说受悉苦，正觉之所知。

比丘勤方便，正智不倾动，

于诸一切受，黠慧能了知。

悉知诸受已，现法尽诸漏，

身死不堕数，永处般涅槃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独一静处禅思，念言：“世尊说三受，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；又复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，此有何义？”作是念已，从禅起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独一静处禅思，念言：‘如世尊说三受，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；又说一切诸受悉皆是苦，此有何义？’”

佛告阿难：“我以一切行无常故，一切行变易法故，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。又复，阿难，我以诸行渐次寂灭故说，以诸行渐次止息故说，一切诸受悉皆是苦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云何，世尊，以诸行渐次寂灭故说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初禅正受时，言语寂灭；第二禅正受时，觉观寂灭；第三禅正受时，喜心寂灭；第四禅正受时，出入息寂灭；空入处正受时，色想寂灭；识入处正受时，空入处想寂灭；无所有入处正受时，识入处想寂灭；非想非非想入处正受时，无所有入处想寂灭；想受灭正受时，想受寂灭，是名渐次诸行寂灭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渐次诸行止息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初禅正受时，言语止息；二禅正受时，觉观止息；三禅正受时，喜心止息；四禅正受时，出入息止息；空入处正受时，色想止息；识入处正受时，空入处想止息；无所有入处正受时，识入处想止息；非想非非想入处正受时，无所有入处想止息；想受灭正受时，想受止息，是名渐次诸行止息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世尊，是名渐次诸行止息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复有胜止息、奇特止息、上止息、无上止息，如是止息，于余止息无过上者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何等为胜止息、奇特止息、上止息、无上止息，诸余止息无过上者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于贪欲心不乐、解脱，恚、痴心不乐、解脱，是名胜止息、奇特止息、上止息、无上止息，诸余止息无过上者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毗婆尸如来未成佛时，独一静处，禅思思惟，作如是观，观察诸受：‘云何为受？云何受集？云何受灭？云何受集道迹？云何受灭道迹？云何受味？云何受患？云何受离？’如是观察：‘有三受：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触集是受集，触灭是受灭。若于受爱乐、赞叹、染著、坚住，是名受集道迹；若于受不爱乐、赞叹、染著、坚住，是名受灭道迹；若受因缘生乐喜，是名受味；若受无常变易法，是名受患；若于受断欲贪、越欲贪，是名受离。’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毗婆尸佛，如是式弃佛、毗湿波浮佛、迦罗迦孙提佛、迦那迦牟尼佛、迦葉佛，及我释迦文佛，未成佛时思惟观察诸受，亦复如是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有异比丘独一静处禅思，如是观察诸受：“云何受？云何受集？云何受灭？云何受集道迹？云何受灭道迹？云何受味？云何受患？云何受离？”

时，彼比丘从禅觉已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独一静处禅思，观察诸受，云何为受？云何受集？云何受灭？云何受集道迹？云何受灭道迹？云何受味？云何受患？云何受离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有三受：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触集是受集，触灭是受灭。若于受爱乐、赞叹、染著、坚住，是名受集道迹；若于受不爱乐、赞叹、染著、坚住，是名受灭道迹；若受因缘生乐喜，是名受味；若受无常变易法，是名受患；若于受断欲贪、越欲贪，是名受离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异比丘问经，尊者阿难所问经亦如是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云何为受？云何受集？云何受灭？云何受集道迹？云何受灭道迹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。善哉！世尊，惟愿广说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受奉行！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有三受：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触集是受集，触灭是受灭。若于受爱乐、赞叹、染著、坚住，是名受集道迹；若于受不爱乐、赞叹、染著、坚住，是名

受灭道迹；若受因缘生乐喜，是名受味；若受无常变易，是名受患；若于受断欲贪、越欲贪，是名受离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我于诸受不如实知，受集、受灭、受集道迹、受灭道迹、受味、受患、受离不如实知，我于诸天世间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、天、人众中，不得解脱、出离、脱诸颠倒，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“以我于诸受、受集、受灭、受集道迹、受灭道迹、受味、受患、受离如实知故，于诸天世间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、天、人众中，为脱、为出、为脱诸颠倒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沙门、婆罗门于诸受不如实知，受集、受灭、受集道迹、受灭道迹、受味、受患、受离不如实知者，非沙门、非婆罗门，不同沙门、不同婆罗门，非沙门义、非婆罗门义，非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

“若沙门、婆罗门于诸受如实知，受集、受灭、受集道迹、受灭道迹、受味、受患、受离如实知者，彼是沙门之沙门、婆罗门之婆罗门，同沙门、同婆罗门，沙门义、婆罗门义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沙门、非沙门，如是沙门数、非沙门数，亦如是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壹奢能伽罗国壹奢能伽罗林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欲于此中半月坐禅。诸比丘，勿复游行，唯除乞食及布萨。”即便坐禅，不复游行，唯除乞食及布萨。

尔时，世尊半月过已，敷坐具，于众前坐，告诸比丘：“我以初成佛时所思惟禅法少许禅分，于今半月，思惟作是念：‘诸有众生，生受皆有因缘，非无因缘。云何因缘？欲是因缘、觉是因缘、触是因缘。’

“诸比丘，于欲不寂灭、觉不寂灭、触不寂灭，彼因缘故，众生生受；以不寂灭因缘故，众生生受。彼欲寂灭、觉不寂灭、触不寂灭，以彼因缘故，众生生受；以不寂灭因缘故，众生生受。彼欲寂灭、觉寂灭、触不寂灭，以彼因缘故，众生生受；以不寂灭因缘故，众生生受。彼欲寂灭、觉寂灭、触寂灭，以彼因缘故，众生生受；以彼寂灭因缘故，众生生受。邪见因缘故，众生生受；邪见不寂灭因缘故，众生生受。邪志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、邪解脱、邪智因缘故，众生生受；邪智不寂灭因缘故，众生生受。正见因缘故，众生生受；正见寂灭因缘故，众生生受。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、正解脱、正智因缘故，众生生受；正智寂灭因缘故，众生生受。若彼欲不得者得、不获者获、不证者证生，以彼因缘故，众生生受；以彼寂灭因缘故，众生生受。是名不寂灭因缘，众生生受；寂灭因缘，众生生受。

“若沙门、婆罗门如是缘缘、缘缘集、缘缘灭、缘缘集道迹、缘缘灭道迹不如实知者，彼非沙门之沙门、非婆罗门之婆罗门，不同沙门之沙门、不同婆罗门之婆罗门，非沙门义、非婆罗门义，非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

“若沙门、婆罗门于此缘缘、缘缘集、缘缘灭、缘缘集道迹、缘缘灭道迹如实知者，当知是沙门之沙门、婆罗门之婆罗门，同沙门、同婆罗门，以沙门义、婆罗门义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夏安居时。

尔时，给孤独长者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。佛为说法，示教照喜。说种种法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“惟愿世尊与诸大众，受我三月请衣被、饮食、应病汤药。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

时，给孤独长者知佛默然受请已，从座起去，还归自家。过三月已，众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佛告给孤独长者：“善哉！长者，三月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应病汤乐。汝以庄严净治上道，于未来世当获安乐果报；然汝今莫得默然乐受此法，汝当精勤，时时学远离喜乐，具足身作证。”

时，给孤独长者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于众中坐，知给孤独长者去已，白佛言：“奇哉！世尊，善为给孤独长者说法，善劝励给孤独长者，言：‘汝已三月具足供养如来大众，净治上道，于

未来世，当受乐报；汝莫默然乐著此福，汝当时时学远离喜乐，具足身作证。’世尊，若使圣弟子学远离喜乐，具足身作证，得远离五法，修满五法。云何远离五法？谓断欲所长养喜、断欲所长养忧、断欲所长养舍、断不善所长养喜、断不善所长养忧，是名五法远离。云何修满五法？谓随喜、欢喜、猗息、乐、一心。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如是！如是！若圣弟子修学远离喜乐，具足身作证，远离五法，修满五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食念者、有无食念者、有无食无食念者；有食乐者、无食乐者、有无食无食乐者；有食舍者、有无食舍者、有无食无食舍者；有食解脱者、有无食解脱者、有无食无食解脱者。

“云何食念？谓五欲因缘生念。云何无食念？谓比丘离欲、离恶不善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初禅具足住，是名无食念。云何无食无食念？谓比丘有觉有观，内净一心，无觉无观，定生喜乐，第二禅具足住，是名无食无食念。

“云何有食乐？谓五欲因缘生乐、生喜，是名有食乐。云何无食乐？谓息有觉有观，内净一心，无觉无观，定生喜乐，是名无食乐。云何无食无食乐？谓比丘离喜贪，舍心住正念正知，安乐住彼圣说舍，是名无食无食乐。

“云何有食舍？谓五欲因缘生舍，是名有食舍。云何无食舍？谓彼比丘离喜贪，舍心住正念正知，安乐住彼圣说舍，第三禅具足住，是名无食舍。云何无食无食舍？谓比丘离苦息乐，忧喜先已离，不苦不乐舍，净念一心，第四禅具足住，是名无食无食舍。

“云何有食解脱？谓色俱行。云何无食解脱？谓无色俱行。云何无食无食解脱？谓彼比丘贪欲不染、解脱，瞋恚、愚痴心不染、解脱，是名无食无食解脱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跋陀罗比丘及尊者阿难俱住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往诣尊者跋陀罗所，共相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住。时，尊者阿难问尊者跋陀罗比丘言：“云何名为见第一？云何闻第一？云何乐第一？云何想第一？云何有第一？”

尊者跋陀罗语尊者阿难言：“有梵天自在造作、化如意，为世之父；若见彼梵天者，名曰见第一。

“阿难，有众生离生喜乐，处处润泽，处处敷悦，举身充满，无不满处；所谓离生喜乐，彼从三昧起，举声唱说，遍告大众：‘极寂静者，离生喜乐；极乐者，离生喜乐。’诸有闻彼声者，是名闻第一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有众生于此身离喜之乐润泽，处处润泽，敷悦充满，举身充满，无不满处，所谓离喜之乐，是名乐第一。

“云何想第一？阿难，有众生度一切识入处无所有，无所有入处具足住；若起彼想者，是名想第一。

“云何有第一？复次，阿难，有众生度一切无所有入处，非想非非想入处具足住；若起彼有者，是名有第一。”

尊者阿难语尊者跋陀罗比丘言：“多有人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汝亦同彼，有何差别？我作方便问汝，汝当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如其所观，次第尽诸漏，是为见第一。如其所闻，次第尽诸漏，是名闻第一。如所生乐，次第尽诸漏者，是名乐第一。如其所想，次第尽诸漏者，是名想第一。如实观察，次第尽诸漏，是名有第一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说已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瓶沙王诣尊者优陀夷所，稽首作礼，退坐一面。时，瓶沙王白尊者优陀夷言：“云何世尊所说诸受？”

优陀夷言：“大王，世尊说三受：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”

瓶沙王白尊者优陀夷：“莫作是言：‘世尊说三受：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’正应有二受，乐受、苦受；若不苦不乐受，是则寂灭。”如是三说，优陀夷不能为王立三受，王亦不能立二受，俱共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

时，尊者优陀夷以先所说，广白世尊：“我亦不能立三受，王亦不能立二受，今故共来具问世尊如是之义，定有几受？”

佛告优陀夷：“我有时说一受，或时说二受，或说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十八、三十六乃至百八受，或时说无量受。

“云何我说一受？如说所有受，皆悉是苦，是名我说一受。云何说二受？说身受、心受，是名二受。云何三受？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。云何四受？谓欲界系受、色界

系受、无色界系受，及不系受。云何说五受？谓乐根、喜根、苦根、忧根、舍根，是名说五受。云何说六受？谓眼触生受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触生受。云何说十八受？谓随六喜行、随六忧行、随六舍行受，是名说十八受。云何三十六受？依六贪著喜、依六离贪著喜、依六贪著忧、依六离贪著忧、依六贪者舍、依六离贪著舍，是名说三十六受。云何说百八受？谓三十六受，过去三十六、未来三十六、现在三十六，是名说百八受。云何说无量受？如说此受彼受等。比丘，如是无量名说，是名说无量受。

“优陀夷，我如是种种说受如实义，世间不解，故而共诤论，共相违反，终竟不得我法、律中真实之义以自止息。优陀夷，若于我此所说种种受义，如实解知者，不起诤论、共相违反，起、未起诤能以法、律止令休息。然，优陀夷，有二受：欲受、离欲受。云何欲受？五欲功德因缘生受，是名欲受。云何离欲受？谓比丘离欲、恶不善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初禅具足住，是名离欲受。若有说言众生依此初禅，唯是为乐非余者，此则不然。所以者何？更有胜乐过于此故。何者是？谓比丘离有觉有观，内净，定生喜、乐，第二禅具足住，是名胜乐；如是乃至非想非非想入处，转转胜说。若有说言：‘唯有此处，乃至非想非非想极乐非余。’亦复不然。所以者何？更有胜乐过于此故。何者是？谓比丘度一切非想非非想入处，想受灭，身作证具足住，是名胜乐过于彼者。若有异学出家作是说言：‘沙门释种子唯说想受灭，名为至乐。’此所不应。所以者何？应当语言：‘此非世尊所说受乐数。’世尊说受乐数者，如说，优陀夷，有四种乐。何等为四？谓离欲乐、远离乐、寂灭乐、菩提乐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优陀夷及瓶沙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于一法，生正厌离、不乐、背舍，得尽诸漏，所谓一切众生由食而存。复有二法，名及色。复有三法，谓三受。复有四法，谓四食。复有五法，谓五受阴。复有六法，谓六内外入处。复有七法，谓七识住。复有八法，谓世八法。复有九法，谓九众生居。复有十法，谓十业迹。于此十法，生厌、不乐、背舍，得尽诸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于一法，生正厌离、不乐、背舍，究竟苦边，解脱于苦，谓一切众生由食而存。复有二法，名及色。复有三法，谓三受。复有四法，谓四食。复有五法，谓五受阴。复有六法，谓六内外入处。复有七法，谓七识住。复有八法，谓

世八法。复有九法，谓九众生居。复有十法，谓十业迹。于此十法，生正厌离、不乐、背舍，究竟苦边，解脱于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于一法，观察无常、观察变易、观察离欲、观察灭、观察舍离，得尽诸漏，谓一切众生由食而存。复有二法，名及色。复有三法，谓三受。复有四法，谓四食。复有五法，谓五受阴。复有六法，谓六内外入处。复有七法，谓七识住。复有八法，谓世八法。复有九法，谓九众生居。复有十法，谓十业迹。于此十法，正观无常、观察变易、观察离欲、观察灭、观察舍离，得尽诸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于一法，观察无常、观察变易、观察离欲、观察灭、观察舍离，究竟苦边，解脱于苦，谓一切众生由食而存。复有二法，名及色。复有三法，谓三受。复有四法，谓四食。复有五法，谓五受阴。复有六法，谓六内外入处。复有七法，谓七识住。复有八法，谓世八法。复有九法，谓九众生居。复有十法，谓十业迹。于此十业迹，观察无常、观察变易、观察离欲、观察灭、观察舍离，究竟苦边，解脱于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杂阿含经卷第十八 弟子所说诵第四品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摩竭提国那罗聚落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亦在摩竭提国那罗聚落。

时，有外道出家名阎浮车，是舍利弗旧善知识，来诣舍利弗，问讯、共相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问舍利弗言：“贤圣法、律中，有何难事？”

舍利弗告阎浮车：“唯出家难。”

“云何出家难？”

答言：“爱乐者难。”

“云何爱乐难？”

答言：“乐常修善法难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常修善法增长耶？”

答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谓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”

阎浮车言：“舍利弗，此则善道，此则善向，修习多修习，于诸善法常修习增长。舍利弗，出家常修习此道，不久疾得尽诸有漏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比阎浮车所问序四十经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云何名善说法者？为世间正向？云何名为世间善逝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若说法调伏欲贪，调伏瞋恚，调伏愚痴，是名世间说法者。若向调伏欲贪，向调伏瞋恚，向调伏愚痴，是名正向。若贪欲已尽，无余断知，瞋恚、愚痴已尽，无余断知，是名善断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能起善断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谓涅槃者，云何为涅槃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涅槃者，贪欲永尽，瞋恚永尽，愚痴永尽，一切诸烦恼永尽，是名涅槃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得涅槃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为断贪欲故，断瞋恚故，断愚痴故，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得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谓有漏尽，云何名为有漏尽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漏者，三有漏，谓欲有漏、有有漏、无明有漏。此三有漏，欲尽无余，名有漏尽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习修，得漏尽耶？”

舍利弗答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所谓阿罗汉者，云何名阿罗汉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贪欲已断无余，瞋恚、愚痴已断无余，是名阿罗汉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得阿罗汉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所谓阿罗汉者，云何名阿罗汉者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贪欲永尽无余，瞋恚、愚痴永尽无余，是名阿罗汉者。”

复问：“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得阿罗汉者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所谓无明者，云何为无明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所谓无明者，于前际无知，后际无知，前、后、中际无知，佛、法、僧宝无知，苦、集、灭、道无知，善、不善、无记无知，内无知、外无知；若于彼彼事无知暗障，是名无明。”

阎浮车语舍利弗：“此是大暗积聚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断无明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时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复问尊者舍利弗：“所谓有漏，云何有漏？”如前说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所谓有，云何为有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谓三有：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断此有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所谓有身，云何有身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身者，五受阴。云何五受阴？谓色受阴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受阴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断此有身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所谓苦者，云何为苦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苦者，谓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恩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所求不得苦，略说五受阴苦，是名为苦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断此苦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所谓流者，云何为流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流者，谓欲流、有流、见流、无明流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断此流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所谓扼者，云何为扼？”

“扼如流说。”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所谓取者，云何为取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取者，四取，谓欲取、我取、见取、戒取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断此取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所谓缚者，云何为缚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缚者，四缚，谓贪欲缚、瞋恚缚、戒取缚、我见缚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断此缚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所谓结者，云何为结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结者，九结，谓爱结、恚结、慢结、无明结、见结、他取结、疑结、嫉结、悭结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断此结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所谓使者，云何为使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使者，七使，谓贪欲使、瞋恚使、有爱使、慢使、无明使、见使、疑使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断此使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所谓欲者，云何为欲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欲者，谓眼所识色可爱、乐、念，染著色；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所识触可爱、乐、念，染著触。阎浮车，此功德非欲，但觉想思惟者。”

是时，舍利弗即说偈言：

“非彼爱欲使，世间种种色，

唯有觉想者，是则士夫欲。

彼诸种种色，常在于世间，

调伏爱欲心，是则黠慧者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断此欲耶？”

舍利弗答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言：“所谓盖者，云何为盖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盖者有五盖，谓贪欲盖、瞋恚盖、睡眠盖、掉悔盖、疑盖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断此五盖耶？”

舍利弗答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谓蘇息者，云何为蘇息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蘇息者，谓断三结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断三结耶？”

舍利弗答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谓得蘇息者，云何为得蘇息者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得蘇息者，谓三结已尽、已知。”

复问：“有道有向，断此结耶？”

舍利弗答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谓得上蘇息，云何为得上蘇息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得上蘇息者，谓贪欲永尽，瞋恚、愚痴永尽，是名得上蘇息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得上蘇息耶？”

舍利弗答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谓得上蘇息处，云何为得上蘇息处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得上蘇息处者，谓贪欲已断、已知，永尽无余；瞋恚、愚痴已断已知，永尽无余，是为得上蘇息处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得上蘇息处耶？”

舍利弗答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所谓清凉，云何为清凉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清凉者，五下分结尽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、贪欲、瞋恚。”

复问：“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断此五下分结，得清凉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谓得清凉，云何为得清凉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五下分已尽、已知，是名得清凉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修习多修习，得清凉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所谓上清凉者，云何为上清凉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上清凉者，谓贪欲永尽无余，瞋恚、愚痴永尽无余，一切烦恼永尽无余，是名上清凉。”

复问：“有道有向，得此上清凉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所谓得上清凉，云何名得上清凉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得上清凉者，谓贪欲永尽无余，已断、已知；瞋恚、愚痴永尽无余，已断、已知，是名得上清凉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得此上清凉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所谓爱，云何为爱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三爱，谓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。”

复问：“有道有向，断此三爱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谓业迹，云何为业迹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业迹者，十不善业迹，谓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欲、瞋恚、邪见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断此十业迹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阎浮车问舍利弗：“所谓秽者，云何为秽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秽者，谓三秽：贪欲秽、瞋恚秽、愚痴秽。”

复问：“舍利弗，有道有向，断此三秽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如秽，如是垢、腻、刺、恋、缚亦尔。

如阎浮车所问经，沙门出家所问亦如是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亦在彼住。时，尊者舍利弗语诸比丘：“若有比丘得无量三昧，身作证具足住，于有身灭、涅槃心不乐著，顾念有身。譬如士夫胶著于手，以执树技，手即著树，不能得离。所以者何？胶著手故。比丘，无量三摩提身作证，心不乐著有身灭、涅槃，顾念有身，终不得离，不得现法随顺法教，乃至命终，亦无所得，还复来生此界，终不能得破于痴冥。譬如聚落傍有泥池，泥极深溺，久旱不雨，池水干消，其地破裂。如是，比丘，不得见法随顺法教，乃至命终，亦无所得，来生当复还堕此界。

“若有比丘得无量三昧，身作证具足住，于有身灭、涅槃心生信乐，不念有身。譬如士夫以干净手执持树枝，手不著树。所以者何？以手净故。如是，比丘，得无量三昧，身作证具足住，于有身灭、涅槃心生信乐，不念有身，现法随顺法教，乃至命终，不复来还生于此界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勤方便，破坏无明。譬如聚落傍有泥池，四方流水及

数天雨，水常入池，其水盈溢，秽恶流出，其池清净；如是皆得现法随顺法教，乃至命终，不复还生此界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勤方便，破坏无明。”

尊者舍利弗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：“若阿练若比丘或于空地、林中、树下，当作是学，内自观察思惟：‘心中自觉有欲想不？’若不觉者，当于境界，或于净相，若爱欲起，违于远离。譬如士夫用力乘船，逆流而上，身小疲怠，船则倒还，顺流而下。如是，比丘，思惟净想，还生爱欲，违于远离；是比丘学时，修下方便，行不淳净，是故还为爱欲所漂，不得法力，心不寂静，不一其心，于彼净相随生爱欲，流注浚输，违于远离。当知是比丘不敢自记，于五欲功德离欲解脱。

“若比丘或于空地、林中、树下，作是思惟：‘我内心中为离欲不？’是比丘当于境界，或取净相，若觉其心于彼远离，顺趣浚注。譬如鸟翮，入火则卷，不可舒展。如是，比丘或取净相，即顺远离，流注浚输。比丘，当如是知，于方便行，心不懈怠，得法寂静，寂止、息、乐，淳净一心，谓我思惟已，于净相顺于远离，随顺修道，则能堪任自记，于五欲功德离欲解脱。”

尊者舍利弗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阇崛山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钵，出耆阇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，于路边见一大枯树，即于树下敷坐具，敛身正坐，语诸比丘：“若有比丘修习禅思，得神通力，心得自在，欲令此枯树成地，即时为地。所以者何？谓此枯树中有地界，是故，比丘得神通力，心作地解，即成地不异。若有比丘得神通力，自在如意，欲令此树为水、火、风、金、银等物，悉皆成就不异。所以者何？谓此枯树有水界故。是故，比丘，禅思得神通力，自在如意，欲令枯树成金，即时成金不异；及余种种诸物，悉成不异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枯树有种种界故。是故，比丘，禅思得神通力，自在如意，为种种物悉成不异。比丘当知：比丘禅思神通境界不可思议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勤禅思，学诸神通。”

舍利弗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阇崛山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：“其犯戒者，以破戒故，所依退减，必不乐住；不乐住已，失喜、息、乐、寂静三味、如实知见、厌离、离欲、解脱已，永不能得无余涅槃

。如树根坏，枝叶华果悉不成就。犯戒比丘亦复如是，功德退减，心不乐住；不信乐已，失喜、息、乐、寂静三昧、如实知见、厌离、离欲、解脱；失解脱已，永不能得无余涅槃。

“持戒比丘根本具足，所依具足，心得信乐；得信乐已，心得欢喜、息、乐、寂静三昧、如实知见、厌离、离欲、解脱；得解脱已，悉能疾得无余涅槃。譬如树根不坏，枝叶华果悉得成就。持戒比丘亦复如是，根本具足，所依成就，心得信乐；得信乐已，欢喜、息、乐、寂静三昧、如实知见、厌离、离欲、解脱，疾得无余涅槃。”

尊者舍利弗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舍利弗告诸比丘：“若诸比丘诤起相言，有犯罪比丘、举罪比丘，彼若不依正思惟自省察者，当知彼比丘长夜强梁，诤讼转增，共相违反，结恨弥深，于所起之罪，不能以正法、律止令休息。若比丘有此已起诤讼，若犯罪比丘、若举罪比丘，俱依正思惟自省察克责，常知彼比丘不长夜强梁，共相违反，结恨转增，于所起之罪，能以法、律止令休息。

“云何比丘正思惟自省察？比丘应如是思惟：‘我不是、不类、不应作罪，令彼见我。若我不为此罪，彼则不见；以彼见我罪，不喜嫌责，故举之耳！余比丘闻者，亦当嫌责。是故长夜诤讼，强梁转增，诤讼相言，于所起之罪，不能以正法、律止令休息。我今自知，如己输税。’是名比丘于所起罪能自观察。

“云何举罪比丘能自省察？举罪比丘应如是念：‘彼长老比丘作不类罪，令我见之。若彼不作此不类罪者，我则不见。我见其罪，不喜故举；余比丘见，亦当不喜故举之。长夜诤讼，转增不息，不能以正法、律止所起罪，令其休息。我从今日，当自去之，如己输税。’如是举罪比丘善能依正思惟，内自观察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有罪及举罪者，当依正思惟，而自观察，不令长夜强梁增长。诸比丘，得不诤讼；所起之诤，能以法、律止令休息。”

尊者舍利弗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已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举罪比丘欲举他罪者，令心安住，几法得举他罪？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若比丘令心安住，五法得举他罪。云何为五？实非不实、时不非时、义饶益非非义饶益、柔软不粗涩、慈心不瞋恚。舍利弗，举罪比丘具此五法，得举他罪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被举比丘复以几法自安其心？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被举比丘当以五法令安其心，念言：‘彼何处得？为实莫令不实，令时莫令非时，令是义饶益莫令非义饶益，柔软莫令粗涩，慈心莫令瞋恚。’舍利弗，被举比丘当具此五法，自安其心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见举他罪者，不实非实、非时非是时、非义饶益非为义饶益、粗涩不柔软、瞋恚非慈心。世尊，于不实举他罪比丘，当以几法饶益令其改悔？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不实举罪比丘当以五法饶益令其改悔，当语之言：‘长老，汝今举罪，不实非是实，当改悔；不时非是时、非义饶益非是义饶益、粗涩非柔软、瞋恚非慈心，汝当改悔。’舍利弗，不实举他罪比丘当以此五法饶益令其改悔，亦令当来世比丘不为不实举他罪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被不实举罪比丘复以几法令不变悔？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彼不实举罪比丘当以五法不自变悔。彼应作是念：‘彼比丘不实举罪非是实、非时非是时、非义饶益非是义饶益、粗涩非柔软、瞋恚非慈心，我真不变悔。’被不实举罪比丘当以此五法自安其心，不自变悔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有比丘举罪实非不实、时不非时、义饶益不非义饶益、柔软非粗涩、慈心非瞋恚，实举罪比丘当以几法饶益令不改变？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实举罪比丘当以五法饶益令不变悔，当作是言：‘长老，汝实举罪非不实、时不非时、义饶益不非义饶益、柔软非粗涩、慈心非瞋恚。’舍利弗，实举罪比丘当以此五法义饶益令不变悔，亦令来世实举罪比丘而不变悔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被实举罪比丘当以几法饶益令不变悔？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彼举罪比丘当以五法饶益令不变悔，当作是言：‘彼比丘实举罪非不实，汝莫变悔；时不非时、义饶益不非义饶益、柔软非粗涩、慈心非瞋恚，汝莫变悔。’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见彼实举罪比丘有瞋恚者。世尊，彼实举罪瞋恚比丘当以几法令于瞋恨而自开觉？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彼实举罪瞋恚比丘当以五法令自开觉，当语彼言：‘长老，彼比丘实举汝罪，非不实。汝莫瞋恨乃至慈心非瞋恚，汝莫瞋恨。’舍利弗，彼实举罪瞋恚比丘当以此五法，令于恚恨而得开觉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有实、不实举我罪者，于彼二人，我当自安其心。若彼实者，我当自知；若不实者，当自开解言：‘此则不实，我今自知无此法也。’世尊，我当如是，如世尊所说解材譬经说，教诸沙门：‘若有贼来，执汝以锯解身，汝等于贼起恶念恶言者，自生障碍。’是故，比丘，若以锯解汝身，汝当于彼勿起恶心变易及起恶言，自作障碍。于彼人所，当生慈心，无怨无恨，于四方境界慈心正受具足住，应当学！是故，世尊，我当如是，如世尊所说，解身之苦，当自安忍，况复小苦、小谤而不安忍？沙门利、沙门欲，欲断不善法，欲修善法；于此不善法当断，善法当修，精勤方便，善自防护，系念思惟，不放逸行，应当学！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若举他比丘罪，实非不实、时非不时、义饶益非非义饶益、柔软非粗涩、慈心不瞋恚，然彼被举比丘有怀瞋恚者。”

佛问舍利弗：“何等像类比丘闻举其罪而生瞋恚？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彼比丘谄曲幻伪、欺诳不信、无惭无愧、懈怠失念、不定恶慧、慢缓、违于远离、不敬戒律、不顾沙门、不勤修学、不自省察、为命出家、不求涅槃，如是等人，闻我举罪，则生瞋恚。”

佛问舍利弗：“何等像类比丘闻汝举罪而不瞋恨？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有比丘不谄曲、不幻伪、不欺诳、有信、惭愧、精勤正念、正定智慧、不慢缓、不舍远离、深敬戒律、顾沙门行、尊崇涅槃、为法出家、不为性命，如是比丘闻我举罪，欢喜顶受，如饮甘露。譬如刹利、婆罗门女，沐浴清净，得好妙华，爱乐顶戴，以冠其首。如是，比丘不谄曲、不幻伪、不欺诳、正信、惭愧、精勤正念、正定智慧、不慢缓、心存远离、深敬戒律、顾沙门行、勤修自省、为法出家、志求涅槃，如是比丘闻我举罪，欢喜顶受，如饮甘露。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若彼比丘谄曲幻伪、欺诳、不信、无惭无愧、懈怠失念、不定恶慧、慢缓、违于远离、不敬戒律、不顾沙门行、不求涅槃、为命出家，如是比丘不应教授、与共言语。所以者何？此等比丘破梵行故。若彼比丘不谄曲、不幻伪、不欺诳、信心、惭愧、精勤正念、正定智慧、不慢缓、心存远离、深敬戒律、顾沙门行、志崇涅槃、为法出家，如是比丘应当教授。所以者何？如是比丘能修梵行，能自建立故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那罗揵陀卖衣者庵罗园。

尔时，舍利弗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深信世尊，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，诸沙门、婆罗门所有智慧，无有与世尊菩提等者，况复过上？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，善哉所说，第一之说，能于众中作师子吼，自言深信世尊，言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，沙门、婆罗门所有智慧，无有与佛菩提等者，况复过上？”

佛问舍利弗：“汝能审知过去三藐三佛陀所有增上戒不？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不知。”

世尊复问：“舍利弗，知如是法、如是慧、如是明、如是解脱、如是住不？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不知，世尊。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汝复知未来三藐三佛陀所有增上戒，如是法、如是慧、如是明、如是解脱、如是住不？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不知，世尊。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汝复能知今现在佛所有增上戒，如是法、如是慧、如是明、如是解脱、如是住不？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不知，世尊。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汝若不知过去、未来、今现在诸佛世尊心中所有诸法，云何如是赞叹？于大众中作师子吼，说言：‘我深信世尊，过去、当来诸沙门、婆罗门所有智慧，无有与世尊菩提等者，况复过上？’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能知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诸佛世尊心之分齐，然我能知诸佛世尊法之分齐。我闻世尊说法，转转深、转转胜、转转上、转转妙。我闻世尊说法，知一法即断一法，知一法即证一法，知一法即修习一法，究竟于法，于大师所得净信，心得净，世尊是等正觉。

“世尊，譬如国王有边城，城周匝方直，牢固坚密，唯有一门，无第二门，立守门者，人民入出皆从此门，若入若出，其守门者，虽复不知人数多少，要知人民唯从此门，更无他处。如是，我知过去诸佛、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悉断五盖恼心，令慧力羸、堕障碍品、不向涅槃者，住四念处，修七觉分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；彼当来世诸佛世尊亦断五盖恼心，令慧力羸、堕障碍品、不向涅槃者，住四念处，修七觉分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；令现在诸佛、世尊、如来、应、等正觉亦断五盖恼心，令慧力羸、堕障碍

品、不向涅槃者，住四念处，修七觉分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如是！如是！舍利弗，过去、未来、今现在佛悉断五盖恼心，慧力羸、堕障碍品、不向涅槃者，住四念处，修七觉分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阇崛山中。

时，有月子比丘，是提婆达多弟子，诣尊者舍利弗，共相问讯慰劳已，退住一面。退住一面已，尊者舍利弗问月子比丘言：“提婆达多比丘为诸比丘说法不？”

月子比丘答言：“说法。”

尊者舍利弗问月子比丘言：“提婆达多云何说法？”

月子比丘语尊者舍利弗言：“彼提婆达多如是说法言：‘比丘心法修心，是比丘能自记说：我已离欲，解脱五欲功德。’”

舍利弗语月子比丘言：“汝提婆达多何以不说法言：‘比丘心法善修心，离欲心，离瞋恚心，离愚痴心，得无贪法、无恚法、无痴法，不转还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法，彼比丘能自记说言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’耶？”

月子比丘言：“彼不能也，尊者舍利弗。”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语月子比丘言：“若有比丘心法善修心者，能离贪欲心、瞋恚、愚痴心，得无贪法、无恚、无痴法，是比丘能自记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

“譬如村邑，近有大石山，不断、不坏、不穿、厚密，正使东方风来，不能令动，亦复不能过至西方；如是南、西、北方四维风来，不能倾动，亦不能过。如是，比丘心法善修心者，离贪欲心，离瞋恚心，离愚痴心，得无贪法、无恚法、无痴法，是比丘能自记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

“譬如因陀铜铁及铜柱深入地中，筑令坚密，四方风吹不能倾动。如是，比丘心法善修心已，离贪欲心，离瞋恚心，离愚痴心，得无贪法、无恚法、无痴法，是比丘能自记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

“譬如石柱长十六肘，八肘入地，四方风吹不能倾动。如是，比丘心法善修心已，悉离贪欲心，离瞋恚心，离愚痴心，得无贪法、无恚法、无痴法，能自记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

“譬如火烧未烧者，烧已不复更烧。如是，比丘心法修心已，离贪欲心，离瞋恚心，离愚痴心，得无贪法、无恚法、无痴法，能自记说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舍利弗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，尊者舍利弗亦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。乞食已，于一树下食。

时，有净口外道出家尼从王舍城出，少有所营，见尊者舍利弗坐一树下食，见已，问言：“沙门食耶？”

尊者舍利弗答言：“食。”

复问：“云何，沙门下口食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姊妹。”

复问：“仰口食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姊妹。”

复问：“云何，方口食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姊妹。”

复问：“四维口食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也，姊妹。”

复问：“我问：‘沙门食耶？’答我言：‘食。’我问：‘仰口耶？’答我言：‘不。’‘下口食耶？’答我言：‘不。’‘方口食耶？’答我言：‘不。’‘四维口食耶？’答我言：‘不。’如此所说，有何等义？”

尊者舍利弗言：“姊妹，诸所有沙门、婆罗门明于事者、明于横法、邪命求食者，如是沙门、婆罗门下口食也。若诸沙门、婆罗门仰观星历，邪命求食者，如是沙门、婆罗门则为仰口食也。若诸沙门、婆罗门为他使命，邪命求食者，如是沙门、婆罗门则为方口食也。若有沙门、婆罗门为诸医方种种治病，邪命求食者，如是沙门、婆罗门则为四维口食也。姊妹，我不堕此四种邪命而求食也。然我，姊妹，但以法求食而自活也，是故我说不为四种食也。”

时，净口外道出家尼闻尊者舍利弗所说，欢喜随喜而去。

时，净口外道出家尼于王舍城里巷四衢处赞叹言：“沙门释子净命自活，极净命自活；诸有欲为施者，应施沙门释种子；若欲为福者，应于沙门释子所作福。”

时，有诸外道出家闻净口外道出家尼赞叹沙门释子声，以嫉妒心，害彼净口外道出家尼，命终之后生兜率天，以于尊者舍利弗所生信心故也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。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告诸比丘：“一时，世尊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，我于此耆阇崛山中住，我独一静处，作如是念：‘云何为圣默然？’复作是念：‘若有比丘息有觉有观，内净一心，无觉无观三昧生喜乐，第二禅具足住，是名圣默然。’复作是念：‘我今亦当圣默然，息有觉有观，内净一心，无觉无观三昧生喜乐，具足住多住；多住已，复有觉有观心起。’尔时，世尊知我心念，于竹园精舍没，于耆阇崛山中现于我前，语我言：‘目揵连，汝当圣默然，莫生放逸！’我闻世尊说已，即复离有觉有观，内净一心，无觉无观三昧生喜乐，第二禅具足住。如是再三，佛亦再三教我：‘汝当圣默然，莫放逸！’我即复息有觉有观，内净一心，无觉无观三昧生喜乐，第二禅具足住。

“若正说佛子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得佛法分者，则我身是也。所以者何？我是佛子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得佛法分，以少方便，得禅、解脱、三昧、正受。譬如转轮圣王长太子，虽未灌顶，已得王法，不勤方便，能得五欲功德。我亦如是，为佛之子，不勤方便，得禅、解脱、三昧、正受，于一日中，世尊以神通力三至我所，三教授我，以大人处所建立于我。”

尊者大目揵连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。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告诸比丘：“一时，世尊住王舍城，我住耆阇崛山中。我独一静处，作如是念：‘云何名为圣住？’复作是念：‘若有比丘不念一切相，无相心正受，身作证具足住，是名圣住。’我作是念：‘我当于此圣住，不念一切相、无相心正受，身作证具足住多住；多住已，取相心生。’尔时，世尊知我心念，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以神通力，于竹园精舍没，于耆阇崛山中现于我前，语我言：‘目揵连，汝当住于圣住，莫生放逸！’我闻世尊教已，即离一切相，无相心正受，身作证具足住。如是至三，世尊亦三来教我：‘汝当住于圣住，莫生放逸！’我闻教已，离一切相，无相心正受，身作证具足住。

“诸大德，若正说佛子者，则我身是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得佛法分。所以者何？我是佛子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得佛法分，以少方便，得禅、解脱、三昧、正受。譬如转轮圣王太子，虽未灌顶，已得王法，不勤方便，能得五欲功德。我亦如是，为佛之子，不勤方便，得禅、解脱、三昧、正受，于一日中，世尊以神通力三至我所，三教授我，以大人处建立于我。”

尊者大目揵连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大目揵连、尊者阿难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，于一房共住。

时，尊者舍利弗于后夜时告尊者目揵连：“奇哉！尊者目揵连，汝于今夜住寂灭正受。”

尊者目揵连闻尊者舍利弗语，尊者目揵连言：“我都不闻汝喘息之声。”

尊者目揵连言：“此非寂灭正受，粗正受住耳！尊者舍利弗，我于今夜与世尊共语。”

尊者舍利弗言：“目揵连，世尊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去此极远，云何共语？汝今在竹园，云何共语？汝以神通力至世尊所？为是世尊神通力来至汝所？”

尊者目揵连语尊者舍利弗：“我不以神通力诣世尊所，世尊不以神通力来至我所，然我于舍卫国王舍城中闻，世尊及我俱得天眼、天耳故。我能问世尊：‘所谓殷勤精进，云何名为殷勤精进？’世尊答我言：‘目揵连，若此比丘昼则经行、若坐，以不障碍法自净其心；初夜若坐、经行，以不障碍法自净其心；于中夜时，出房外洗足，还入房，右胁而卧，足足相累，系念明相，正念正知，作起思惟；于后夜时，徐觉徐起，若坐亦经行，以不障碍法自净其心。目揵连，是名比丘殷勤精进。’”

尊者舍利弗语尊者目揵连言：“汝大目揵连真为大神通力、大功德力，安坐而坐，我亦大力，得与汝俱。目揵连，譬如大山，有人持一小石，投之，大山色味悉同；我亦如是，得与尊者大力大德，同座而坐。譬如世间鲜净好物，人皆顶戴；如是，尊者目揵连大德大力，诸梵行者皆应顶戴。诸有得遇尊者目揵连交游往来，恭敬供养者，大得善利；我今亦得与尊者大目揵连交游往来，亦得善利。”

时，尊者大目揵连语尊者舍利弗：“我今得与大智大德尊者舍利弗同座而坐。如以小石投之大山，得同其色；我亦如是，得与尊者大智舍利弗同座而坐，为第二伴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杂阿含经卷第十九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在耆阇崛山。时，释提桓因居上妙堂观，于夜来诣尊者大目揵连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时，释提桓因光明普照耆阇崛山，周匝大明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坐已，即说偈言：

“能伏于慳垢，大德随时施，

是名施中贤，来世见殊胜。”

时，大目揵连问帝释言：“憍尸迦，云何为调伏慳垢，见于殊胜，而汝说言：

“能调伏慳垢，大德随时施，

是则施中贤，来世见殊胜？”

时，天帝释答言：“尊者大目揵连，胜婆罗门大姓、胜刹利大姓、胜长者大姓、胜四王天、胜三十三天！稽首敬礼故。尊者大目揵连，我为胜婆罗门大姓、胜刹利大姓、胜长者大姓、胜四王天、胜三十三天恭敬作礼，见斯果报，故说此偈。复次，尊者大目揵连，乃至日所周行，照于诸方，至千世界、千月千日、千须弥山王、千弗婆提舍、千郁多罗提舍、千瞿陀尼迦、千阎浮提、千四天王、千三十三天、千炎摩天、千兜率陀天、千化乐天、千他化自在天、千梵天，名为小千世界。此小千世界中，无有堂观与毗阇延堂观等者；毗阇延有百一楼观，观有七重，重有七房，房有七天后，后各七侍女。尊者大目揵连，于小千世界无有如是堂观端严如毗阇延者，我见是调伏慳故，有此妙果，故说斯偈。”

大目揵连语帝释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憍尸迦，汝能见此胜妙果报，而说斯偈。”

时，天帝释闻尊者大目揵连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忽然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。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在耆阇崛山中。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独一静处禅思，作是念：“昔有时，释提桓因于界隔山石窟中，问世尊爱尽解脱之义；世尊为说，闻已随喜，似欲更有所问义。我今当往问其喜意。”作是念已，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于耆阇崛山没，至三十三天，去一分陀利池不远而住。

时，天帝释与五百婇女游戏浴池，有诸天女，音声美妙。尔时，帝释遥见尊者大目揵连，语诸天女言：“莫歌！莫歌！”时，诸天女即便默然，天帝释即诣尊者大目揵连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

尊者大目揵连问帝释言：“汝先于界隔山中问世尊爰尽解脱义，闻已随喜。汝意云何？为闻说随喜？为更欲有所问，故随喜耶？”

天帝释语尊者大目揵连：“我三十三天多著放逸乐，或忆先事，或时不忆。世尊今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，尊者欲知我先界隔山中所问事者，今可往问世尊，如世尊说，如当受持。然我此处有好堂观，新成未久，可入观看。”

时，尊者大目揵连默然受请，即与天帝释共入堂观。彼诸天女遥见帝释来，皆作天乐，或歌或舞。诸天女辈著身璎珞庄严之具，出妙音声，合于五乐，如善作乐，音声不异。诸天女辈既见尊者大目揵连，悉皆惭愧，入室藏隐。

时，天帝释语尊者大目揵连：“观此堂观地好平正，其壁、柱、梁、重阁、窗牖、罗网、帘障，悉皆严好。”

尊者大目揵连语帝释言：“憍尸迦，先修善法福德因缘，成此妙果。”

如是，帝释三自称叹，问尊者大目揵连，尊者大目揵连亦再三答。

时，尊者大目揵连作是念：“今此帝释极自放逸，著界神住，叹此堂观。我当令彼心生厌离。”即入三昧，以神通力，以一足指撇其堂观，悉令震动。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即没不现。

诸天女众见此堂观震掉动摇，颠沛恐怖，东西驰走，白帝释言：“此是憍尸迦大师！有此大功德力耶？”

时，天帝释语诸天女：“此非我师，是大师弟子大目揵连，梵行清净，大德大力者。”

诸天女言：“善哉！憍尸迦，乃有如此梵行大德大力同学，大师德力当复如何！”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三十三天骢色虚软石上，去波梨耶多罗、拘毗陀罗香树不远夏安居，为母及三十三天说法。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安居。

时，诸四众诣尊者大目揵连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大目揵连：“知世尊夏安居处不？”

尊者大目揵连答言：“我闻世尊在三十三天骢色虚软石上，去波梨耶多罗、拘毗陀罗香树不远夏安居，为母及三十三天说法。”

时，诸四众闻尊者大目揵连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各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时，诸四众过三月安居已，复诣尊者大目揵连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时，尊者大目揵连为诸四众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，示教照喜已，默然而住。

时，诸四众从座而起，稽首作礼，白尊者大目揵连：“尊者大目揵连，当知我等不见世尊已久，众甚虚渴欲见世尊。尊者大目揵连，若不惮劳者，愿为我等往诣三十三天，普为我等问讯世尊：‘少病少恼，起居轻利，安乐往不？’又白世尊：‘阎浮提四众愿见世尊，而无神力升三十三天礼敬世尊，三十三天自有神力来下人中。惟愿世尊还阎浮提，以哀愍故。’”

时，尊者大目揵连默然而许。

时，诸四众知尊者大目揵连默然许已，各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知四众去已，即入三昧，如其正受，如大力士屈伸臂顷，从舍卫国没，于三十三天骢色虚软石上，去波梨耶多罗、拘毗陀罗香树不远而现。

尔时，世尊与三十三天众无量眷属围绕说法。

时，尊者大目揵连遥见世尊，踊跃欢喜，作是念：“今日世尊，诸天大众围绕说法，与阎浮提众会不异。”

尔时，世尊知尊者大目揵连心之所念，语尊者大目揵连言：“大目揵连，非为自力，我欲为诸天说法，彼即来集；欲令其去，彼即还去。彼随心来，随心去也。”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世尊言：“种种诸天大众云集，彼天众中，有曾从佛世尊闻所说法，得不坏净，身坏命终，来生于此？”

佛告尊者大目揵连：“如是！如是！此中种种诸天来云集者，有从宿命闻法，得佛不坏净，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身坏命终，来生于此。”

时，天帝释见世尊与尊者大目揵连叹说，诸天众共语已，语尊者大目揵连：“如是！如是！尊者大目揵连，此中种种众会皆是宿命，曾闻正法，得于佛不坏净，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身坏命终，来生于此。”

时，有异比丘见世尊与尊者大目揵连及天帝释语言善相述可已，语尊者大目揵连：“如是！如是！尊者大目揵连，是中种种诸天来会此者，皆是宿命曾闻正法，得于佛不坏净，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身坏命终，而来生此。”

时，有一天子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“世尊，我亦成就于佛不坏净，故来生此。”

复有天子言：“我得法不坏净。”

有言得僧不坏净，有言圣戒成就，故来生此。如是诸天无量千数，于世尊前各自记说得须陀洹法，悉于佛前即没不现。

时，尊者大目揵连知诸天众去，不久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阎浮提四众稽首敬礼世尊足，问讯世尊：‘少病少恼，起居轻利，安乐住不？’四众思慕，愿见世尊，又白世尊：‘我等人间无有神力升三十三天礼觐世尊，然彼诸天有大德力悉能来下至阎浮提。惟愿世尊还阎浮提，愍四众故。’”

佛告目揵连：“汝可还彼，语阎浮提人：‘却后七日，世尊当从三十三天还阎浮提僧迦舍城，于外门外优昙钵树下。’”

尊者大目揵连受世尊教，即入三昧，譬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从三十三天没，至阎浮提，告诸四众：“诸人当知：世尊却后七日，从三十三天还阎浮提僧迦舍城，于外门外优昙钵树下。”

如期七日，世尊从三十三天下阎浮提僧迦舍城优昙钵树下，天龙鬼神，乃至梵天，悉从来下，即于此时，名此会名天下处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，有四十天子来诣尊者大目揵连所，稽首作礼，退坐一面。

时，尊者大目揵连语诸天子言：“善哉！诸天子，于佛不坏净成就，法、僧不坏净成就。”

时，四十天子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尊者大目揵连：“我等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故生天上。”

有一天言：“得于佛不坏净。”

有言得法不坏净，有言得僧不坏净，有言圣戒成就，身坏命终，得生天上。

时，四十天子于尊者大目揵连前，各自记说得须陀洹果，即没不现。

如四十天子，如是四百、八百、十千天子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，尊者大目揵连与尊者勒叉那比丘共在耆阇崛山中。

尊者勒叉那晨朝诣尊者大目揵连所，语尊者大目揵连：“共出耆阇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”

时，尊者大目揵连默然而许，即共出耆阇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行至一处，尊者大目揵连心有所念，欣然微笑。

尊者勒叉那见微笑已，即问尊者大目揵连言：“若佛及佛弟子欣然微笑，非无因缘，尊者今日何因何缘而发微笑？”

尊者大目揵连言：“所问非时，且入王舍城乞食，还于世尊前，当问是事，是应时问，当为汝说。”

时，尊者大目揵连与尊者勒叉那入王舍城乞食而还，洗足，举衣钵，俱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尊者勒叉那问尊者大目揵连：“我今晨朝与汝共出耆阇崛山乞食，汝于一处欣然微笑，我即问汝微笑因缘，汝答我言所问非时，今复问汝何因何缘欣然微笑？”

尊者大目揵连语尊者勒叉那：“我路中见一众生，身如楼阁，啼哭号呼，忧悲苦痛，乘虚而行。我见是已，作是思惟：‘如是众生受如此身，而有如是忧悲大苦，故发微笑。’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我声闻中，住实眼、实智、实义、实法，决定通达，见是众生。我亦见此众生，而不说者，恐人不信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所说，有不信者，是愚痴人长夜受苦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过去世时，彼大身众生在此王舍城，为屠牛儿，以屠牛因缘故，于百千岁堕地狱中；从地狱出，有屠牛余罪，得如是身，常受如是忧悲恼苦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如尊者大目揵连所见不异，汝等受持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与尊者勒叉那在耆阇崛山。

尊者勒叉那于晨朝时诣尊者大目揵连所，语尊者大目揵连：“共出耆阇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”

尊者大目揵连默然而许，即共出耆阇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行至一处，尊者大目揵连心有所念，欣然微笑。

尊者勒叉那见尊者大目揵连微笑，即问言：“尊者，若佛及佛声闻弟子欣然微笑，非无因缘，尊者今日何因何缘而发微笑？”

尊者大目揵连言：“所问非时，且乞食，还于世尊前，当问是事，是应时问。”

尊者大目揵连与尊者勒叉那共入城乞食，食已还，洗足，举衣钵，俱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尊者勒叉那问尊者大目揵连：“我今晨朝与汝共入王舍城乞食，汝于一处欣然微笑，我即问汝何因缘笑？汝答我言所问非时，我今问汝何因何缘欣然微笑？”

尊者大目揵连语尊者勒叉那：“我于路中见一众生，筋骨相连，举身不净，臭秽可厌，乌、鸱、雕、鹫、野干、饿狗随而护食，或从胁肋探其内藏而取食之，极大苦痛，啼哭号呼。我见是已，心即念言：‘如是众生得如是身，而受如是不饶益苦。’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善哉！比丘，我声闻中住实眼、实智、实义、实法，决定通达，见如是众生。我亦见是众生，而不说者，恐不信故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所说，有不信者，是愚痴人长夜当受不饶益苦。诸比丘，是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为屠牛弟子，缘屠牛罪故，已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。彼屠牛恶行余罪缘故，今得此身，续受如是不饶益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汝等受持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，尊者大目揵连与尊者勒叉那在耆阇崛山中。

尊者勒叉那于晨朝时诣尊者大目揵连所，语尊者大目揵连：“共出耆阇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”

尊者大目揵连默然而许，即共出耆阇崛山，入王舍城乞食。行至一处，尊者大目揵连心有所念，欣然微笑。

尊者勒叉那见尊者大目揵连微笑，即问言：“尊者，若佛及佛声闻弟子欣然微笑，非无因缘，尊者今日何因何缘而发微笑？”

尊者大目揵连言：“所问非时，且乞食，还于世尊前，当问是事，是应时问。”

尊者大目揵连与尊者勒叉那共入城乞食已，还洗足，举衣钵，俱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尊者勒叉那问尊者大目揵连：“我今晨朝共入王舍城乞食，汝于一处欣然微笑，我即问汝微笑因缘，汝答我言所问非时，我今问汝何因何缘欣然微笑？”

尊者大目揵连语勒叉那：“我于路中见一大众生，举身无皮，纯一肉段，乘空而行，乌、鸱、雕、鹫、野干、饿狗随而护食，或从胁肋探其内藏而取食之，苦痛切迫，啼哭号呼。我即思惟：‘如是众生得如是身，乃受如是不饶益苦。’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善哉！比丘，我声闻中，住实眼、实智、实义、实法，决定通达，见是众生。我亦见是众生，而不说者，恐不信故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所说，有不信者，是愚痴人长夜当受不饶益苦。诸比丘，是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为屠羊者，缘斯罪故，已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；今得此身，余罪缘故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无异，汝等受持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，乃至尊者大目揵连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，举体无皮，形如脯腊，乘虚而行，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为屠羊弟子，屠羊罪故，已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；今得此身，续受斯罪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无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，乃至路中见一大身众生，举体无皮，形如肉段，乘虚而行，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自堕其胎，缘斯罪故，堕地狱中已百千岁受无量苦；以余罪故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无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，乃至尊者大目揵连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，举体生毛，毛如大针，针皆火燃，还烧其体，痛彻骨髓，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为调象士，缘斯罪故，已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调象士，如是调马士、调牛士、好谗才人者，及诸种种苦切人者亦复如是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，乃至尊者大目揵连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，举身生毛，毛利如刀，其毛火燃，还割其体，痛彻骨髓，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好乐战诤，刀剑伤人，已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，乃至尊者大目揵连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，遍身生毛，其毛似箭，皆悉火燃，还烧其身，痛彻骨髓，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

时，于此王舍城曾为猎师，射诸禽兽，缘斯罪故，已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，乃至“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，举体生毛，毛如犹矛，毛悉火燃，还烧其身，痛彻骨髓。”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为屠猪人，羼杀群猪，缘斯罪故，已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，乃至“我于路中见一大身无头众生，两边生目，胸前生口，身常流血，诸虫啖食，痛彻骨髓。”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好断人头，缘斯罪故，已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；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断人头，捉头亦如是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，乃至“我于路中见一众生，阴卵如瓮，坐则踞上，行则肩担。”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王舍城作锻铜师，伪器欺人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锻铜师，如是斗秤欺人、村主、市监亦复如是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，乃至路中见一众生，以铜铁罗网自缠其身，火常炽然，还烧其体，痛彻骨髓，乘虚而行，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为捕鱼师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捕鱼师，捕鸟、网兔亦复如是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乃至路中见一众生，顶有铁磨，盛火炽然，转磨其顶，乘虚而行，受无量苦，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为卜占女人，转式卜占，欺妄惑人，以求财物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

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，乃至路中见一众生，其身独转，犹若旋风，乘虚而行，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为卜占师，误惑多人，以求财物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，乃至路中见一众生，伛身藏行，状如恐怖，举体被服，悉皆火燃，还烧其身，乘虚而行，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王舍城好行他淫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时，尊者大目揵连、尊者勒叉那比丘晨朝共入波罗奈城乞食。于路中，尊者大目揵连思惟顾念，欣然微笑。

时，尊者勒叉那白尊者大目揵连言：“世尊及世尊弟子欣然微笑，必有因缘，何缘尊者今日欣然微笑？”

尊者大目揵连语尊者勒叉那：“此非时问，具乞食，还诣世尊前，当问此事。”

时，俱入城乞食，还洗足，举衣钵，俱诣世尊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时，尊者勒叉那问尊者大目揵连：“晨朝路中何因何缘欣然微笑？”

尊者大目揵连语尊者勒叉那：“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，举体脓坏，臭秽不净，乘虚而行，乌、鸱、雕、鹫、野干、饿狗随逐护食，啼哭号呼。我念众生得如是身，受如是苦，一何痛哉！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我亦见此众生，而不说者，恐不信故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所说，有不信者，是愚痴人长夜受苦。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波罗奈城为女人卖色自活。时，有比丘于迦葉佛所出家，彼女人以不清净心请彼比丘，比丘直心受请，不解其意，女人瞋恚，以不净水洒比丘身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，乃至“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，举体火燃，乘虚而行，啼哭号呼，受诸苦痛”，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波罗奈城为自在王第一夫人，与王共宿，起瞋恚心，以燃灯油洒王身上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，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：“我于路中见一众生，举体粪秽，以涂其身，亦食粪秽，乘虚而行，臭秽苦恼，啼哭号呼”，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波罗奈城为自在王师婆罗门，以憎嫉心，请迦葉佛声闻僧，以粪著饭下，试恼众僧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：“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，头上有大铜镬，炽然满中，群铜流灌身体，乘虚而行，啼哭号呼”，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舍卫国迦葉佛所出家，为知事比丘，有檀越送油应付诸比丘。时，有众多客比丘，知事比丘不时分油待客，比丘去然后乃分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见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：“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，有炽热铁丸从身出入，乘虚而行，苦痛切迫，啼哭号呼。”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舍卫国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沙弥，次守众僧果园，盗取七果，持奉和尚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，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：“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，其舌广长，见有利斫，炎火炽然，以斫其舌，乘虚而行，啼哭号呼。”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舍卫国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沙弥，以斧斫石蜜，供养众僧，著斧刃者，盗取食之，缘斯罪故，入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，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：“我于路中见是大身众生，有双铁轮在两胁下，炽然旋转，还烧其身，乘虚而行，啼哭号呼。”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舍卫国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沙弥，持石蜜饼供养众僧，盗取二饼著于腋下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，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：“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，以炽然铁叶以缠其身，衣被床卧悉皆热铁，炎火炽然，食热铁丸，乘虚而行，啼哭号呼。”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舍卫国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比丘，为众僧乞衣食，供僧之余，辄自受用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比丘，如是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弥、沙弥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亦复如是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，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：“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，炽然铁车而驾其颈，拔其颈筋，及连四脚筋以勒其颈，行热铁地，乘虚而去，啼哭号呼。”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舍卫国驾乘牛车以自生活，缘斯罪故，于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，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：“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，其舌长广，炽然铁钉以钉其舌，乘虚而行，啼哭号呼。”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舍卫国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比丘，为摩摩帝，呵责诸比丘言：‘诸长老，汝等可去此处，俭薄不能相供。各随意去，求丰乐处，饶衣食所，衣、食、床卧、应病汤药，可得不乏。’先住比丘悉皆舍去，客僧闻之亦复不来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，乃至尊者大目揵连言：“我于路中见一大身众生比丘之像，皆著铁叶以为衣服，举体火燃，亦以铁钵盛热铁丸而食之。”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舍卫国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比丘，作摩摩帝，恶口形名诸比丘，或言此是恶秃，此恶风法，此恶衣服，以彼恶口故，先住者去，未来不来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乃至佛告诸比丘：“此众生者，过去世时，于此舍卫国迦葉佛法中出家作比丘，好起诤讼，斗乱众僧，作诸口舌，令不和合，先住比丘厌恶舍去，未来者不来，缘斯罪故，已地狱中受无量苦；地狱余罪，今得此身，续受斯苦。诸比丘，如大目揵连所见，真实不异，当受持之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”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那律住松林精舍。时，尊者大目揵连住跋祇聚落失收摩罗山恐怖稠林禽兽之处。

时，尊者阿那律独一静处，禅思思惟，作是念：“有一乘道，净众生，离忧、悲、恼苦，得真如法，所谓四念处。何等为四？身身观念处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处。若于四念处远离者，于贤圣法远离；于贤圣法远离者，于圣道远离；圣道远离者，于甘露法远离；甘露法远离者，则不能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。若于四念处信乐者，于圣法信乐；圣法信乐者，于圣道信乐；圣道信乐者，于甘露法信乐；甘露法信乐者，得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。”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知尊者阿那律心之所念，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以神通力于跋祇聚落失收摩罗山恐怖稠林禽兽之处没，至舍卫城松林精舍尊者阿那律前现，语阿那律言：“汝独一静处，禅思思惟，作是念：‘有一乘道，令众生清净，离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得真如法，所谓四念处。何等为四？身身观念处，受、心、法法观念处。若于四念处不乐者，于贤圣法不乐；圣法不乐者，于圣道不乐；不乐圣道者，于甘露法亦不乐；不乐甘露法者，则不能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。若于四念处信乐者，乐贤圣法；乐贤圣法者，乐于圣道；乐圣道者，得甘露法；得甘露法者，得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’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语尊者大目揵连言：“如是！如是！尊者。”

大目揵连语尊者阿那律言：“云何名为乐四念处？”

“尊者大目揵连，若比丘身身观念处，心缘身正念住调伏、止息、寂静，一心增进；如是，受、心、法念处，正念住调伏、止息、寂静，一心增进。尊者大目揵连，是名比丘乐四念处。”

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即如其像三昧正受，从舍卫国松林精舍没，还至跋祇聚落失收摩罗山恐怖稠林禽兽之处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乃至尊者大目揵连问尊者阿那律：“云何名为四念处修习多修习？”

尊者阿那律语尊者大目揵连言：“若比丘于内身起厌离想，于内身起不厌离想、厌离不厌离俱舍想，正念正知。如内身，如是外身、内外身，内受、外受、内外受，内心、外心、内外心，内法、外法、内外法，作厌离想、不厌离想、厌离不厌离俱舍想，住正念正知。如是，尊者大目揵连，是名四念处修习多修习。”

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即入三昧，从舍卫国松林精舍入三昧神通力，如力士屈伸臂顷，还到跋祇聚落失收摩罗山恐怖稠林禽兽住处。

杂阿含经卷第二十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、尊者阿那律住舍卫国手成浴池侧。

尊者舍利弗诣尊者阿那律所，共和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坐。尊者舍利弗语尊者阿那律言：“奇哉！阿那律，有大德神力，于何功德修习多修习而能致此？”

尊者阿那律语尊者舍利弗言：“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，成此大德神力。何等为四念处？内身身观念处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知，调伏世间贪忧；如是外身、内外身，内受、外受、内外受，内心、外心、内外心，内法、外法、内外法观念处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知，如是调伏世间贪忧。尊者舍利弗，是名四念处修习多修习，成此大德神力。尊者舍利弗，我于四念处善修习故，于小千世界少作方便，能遍观察。如明目士夫于楼观上，观下平地种种之物；我少作方便，观察小千世界亦复如是。如是我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，成此大德神力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大目揵连、尊者阿难、尊者阿那律住舍卫国。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诣尊者阿那律所，共相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坐。时，尊者大目揵连问尊者阿那律：“于何功德修习多修习，成此大德神力？”

尊者阿那律语尊者大目揵连：“我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，成此大德神力。何等为四？内身身观系心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知，除世间贪忧，外身、内外身，内受、外受、内外受，内心、外心、内外心，内法、外法、内外法观系心住，精进方便，除世间贪忧，是名四念处修习多修习，成此大德神力。于千须弥山以少方便悉能观察，如明目士夫登高山顶，观下千多罗树林；如是我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，成此大德神力，以少方便见千须弥山。如是，尊者大目揵连，我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，成此大德神力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大目揵连、尊者阿难、尊者阿那律住舍卫国手成浴池侧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往尊者阿那律所，共相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坐。尊者阿难问尊者阿那律：“于何功德修习多修习，成就如是大德大力大神通？”

尊者阿那律语尊者阿难：“我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，成此大德大力。何等为四？内身身观念处系心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知，除世间贪忧；如是外身、内外身，内受、外受、内外受，内心、外心、内外心，内法、外法、内外法观念处系心住，精勤方便，除世间贪忧。如是，尊者阿难，我于此四念处修习多修习，少方便，以净天眼过天、人眼，见诸众生，死时、生时，好色、恶色，上色、下色，善趣、恶趣，随业受生，皆如实见。此诸众生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诽谤贤圣，邪见因缘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；如是众生，身善行，口、意善行，不谤贤圣，正见成就，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，得生天上。

“譬如明目士夫住四衢道，见诸人民若来、若去、若坐、若卧；我亦如是，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，成此大德大力神通，见诸众生，死时、生时，善趣、恶趣：如是众生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诽谤贤圣，邪见因缘，生地狱中；如是众生身善行，口、为善行，不谤贤圣，正见因缘，身坏命终，得生天上。如是，尊者阿难，我于四念处修习多修习，成此大德大力神通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那律在舍卫国松林精舍，身遭病苦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诣尊者阿那律所，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住，语尊者阿那律言：“尊者阿那律，所患增损可安忍不？病势渐损不转增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言：“我病不安，难可安忍，身诸苦痛，转增无损。”即说三种譬，如上叉摩经说。

“然我身已遭此苦痛，且当安忍，正念正知。”

诸比丘问尊者阿那律：“心住何所而能安忍如是大苦，正念正知？”

尊者阿那律语诸比丘言：“住四念处，我于所起身诸苦痛能自安忍，正念正知。何等为四念处？谓内身身观念处，乃至受、心、法法观念处，是名住于四念处，身诸苦痛能自安忍，正念正知。”

时，诸正士共论议已，欢喜随喜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尊者阿那律在舍卫国松林精舍，病差未久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往诣阿那律所，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坐，问尊者阿那律：“安隐乐住不？”

阿那律言：“安隐乐住，身诸苦痛渐已休息。”

诸比丘问尊者阿那律：“住何所住身诸苦痛渐得安隐？”

尊者阿那律言：“住四念处，身诸苦痛渐得安隐。何等为四？谓内身身观念处，乃至法法观念处，是名四念处。住此四念处故，身诸苦痛渐得休息。”

时，诸正士共论议已，欢喜随喜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尊者阿那律在舍卫国松林精舍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诣尊者阿那律所，共相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坐，问尊者阿那律：“若比丘在于学地，上求安隐涅槃住，圣弟子云何修习多修习，于此法、律得尽诸漏，无漏心解说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？”

尊者阿那律语诸比丘言：“若比丘在于学地，上求安隐涅槃心住，圣弟子云何修习多修习，于此法、律得尽诸漏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者？当住四念处！何等为四？谓内身身观念处，乃至法法观念处。如是四念处修习多修习，于此法、律得尽诸漏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时，诸比丘共闻尊者阿那律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尊者阿那律在舍卫国松林精舍住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诣尊者阿那律所，与尊者阿那律共相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坐，语尊者阿那律言：“若阿罗汉比丘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舍离重担，离诸有结，正智心善解脱，亦修四念处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语比丘言：“若比丘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舍离重担，离诸有结，正智心善解脱，彼亦修四念处也。所以者何？不得者得，不证者证，为现法乐住故。所以者何？我亦离诸有漏，得阿罗汉，所作已作，心善解脱，亦修四念处故；不得者得，不到者到，不证者证，乃至现法安乐住。”

时，诸正士共论议已，欢喜随喜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尊者阿那律在舍卫国松林精舍。

时，有众多外道出家诣尊者阿那律所，共相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坐，语尊者阿那律：“尊者何故于沙门瞿昙法中出家？”

尊者阿那律言：“为修习故。”

复问：“何所修习？”

答言：“谓修诸根、修诸力、修诸觉分、修诸念处，汝欲闻何等修？”

复问：“根、力、觉分，我不知其名字，况复问义？然我欲闻念处。”

尊者阿那律言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若比丘内身身观念处，乃至法法观念处。”

时，众多外道出家闻尊者阿那律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那律在舍卫国住松林精舍。

时，尊者阿那律语诸比丘：“譬如大树，生而顺下，随浚随输，若伐其根，树必当倒，随所而顺下。是比丘修四念处，长夜顺趣浚输，向于远离；顺趣浚输，向于出要；顺趣浚输，向于涅槃。”

尊者阿那律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在跋兰那聚落乌泥池侧。

时，有执澡罐杖梵志诣摩诃迦旃延所，共相问讯慰劳已，于一面坐，问摩诃迦旃延言：“何因何缘王、王共诤，婆罗门居士、婆罗门居士共诤？”

摩诃迦旃延答梵志言：“贪欲系著因缘故，王、王共诤，婆罗门居士、婆罗门居士共诤。”

梵志复问：“何因何缘出家、出家而复共诤？”

摩诃迦旃延答言：“以见欲系著故，出家、出家而复共诤。”

梵志复问：“摩诃迦旃延，颇有能离贪欲系著及离此见欲系著不？”

尊者摩诃迦旃延答言：“梵志，有，我大师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能离此贪欲系著及见欲系著。”

梵志复问：“佛、世尊今在何所？”

答言：“佛、世尊今在婆罗耆人中，拘萨罗国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。”

尔时，梵志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向佛所住处合掌赞叹：“南无南无佛、世尊、如来、应供、等正觉，能离欲贪诸系著，悉能远离贪欲缚及诸见欲，净根本。”

时，持澡罐杖梵志闻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尊者摩诃迦旃延在婆罗那乌泥池侧，与众多比丘集于食堂，为持衣事。

时，有执杖梵志年耆根熟，诣食堂所，于一面拄杖而住；须臾默然已，语诸比丘：“诸长老，汝等何故见老宿士不共语问讯，恭敬命坐？”

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亦在众中坐。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语梵志言：“我法有宿老来，皆共语问讯，恭敬礼拜，命之令坐。”

梵志言：“我见此众中无有老于我者，不恭敬礼拜、命坐，汝云何言：‘我法见有宿老，恭敬礼拜，命其令坐’？”

摩诃迦旃延言：“梵志，若有耆年八十、九十，发白齿落，成就年少法者，此非宿士；虽复年少年二十五，色白发黑，盛壮美满，而彼成就耆年法者，为宿士数。”

梵志问言：“云何名为八十、九十，发白齿落，而复成就年少之法；年二十五，肤白发黑，盛壮美色，为宿士数？”

尊者摩诃迦旃延语梵志言：“有五欲功德，谓眼识色爱、乐、念，耳识声、鼻识香、舌识味、身识触爱、乐、念。于此五欲功德不离贪、不离欲、不离爱、不离念、不离渴，梵志，若如是者，虽复八十、九十，发白齿落，是名成就年少之法。虽年二十五，肤白发黑，盛壮美色，于五欲功德离贪、离欲、离爱、离念、离渴，若如是者，虽复年少年二十五，肤白发黑，盛壮美色，成就老人法，为宿士数。”

尔时，梵志语尊者摩诃迦旃延：“如尊者所说义，我自省察，虽老则少；汝等虽少，成耆年法。世间多事，令便请还。”

尊者摩诃迦旃延言：“梵志，汝自知时。”

尔时，梵志闻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，欢喜随喜，还其本处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尊者摩诃迦旃延在稠林中住。

时，摩偷罗国王是西方王子，诣尊者摩诃迦旃延所，礼摩诃迦旃延足，退坐一面，问尊者摩诃迦旃延：“婆罗门自言：‘我第一，他人卑劣；我白，余人黑；婆罗门清净，非非婆罗门；是婆罗门子从口生，婆罗门所化，是婆罗门所有。’尊者摩诃迦旃延，此义云何？”

尊者摩诃迦旃延语摩偷罗王言：“大王，此是世间言说耳！世间言说言：‘婆罗门第一，余人卑劣；婆罗门白，余人黑；婆罗门清净，非非婆罗门；是婆罗门从婆罗门生，生从口生，婆罗门所化，是婆罗门所有。’大王当知：业真实者，是依业者。”

王语尊者摩诃迦旃延：“此则略说，我所不解，愿重分别。”

尊者摩诃迦旃延言：“今当问汝，随问答我。”

即问言：“大王，汝为婆罗门王，于自国土，诸婆罗门、刹利、居士、长者，此四种人悉皆召来，以财以力使其侍卫，先起后卧，及诸使令，悉如意不？”

答言：“如意。”

复问：“大王，刹利为王、居士为王、长者为王，于自国土所有四姓悉皆召来，以财以力令其侍卫，先起后卧，及诸使令，皆如意不？”

答言：“如意。”

复问：“大王，如是四姓悉皆平等，有何差别？当知，大王，四种姓者，皆悉平等，无有胜如差别之异。”

摩偷罗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“实尔，尊者，四姓皆等，无有种种胜如差别。”

“是故，大王，当知四姓，世间言说为差别耳！乃至依业，真实无差别也。复次，大王，此国土中有婆罗门，有偷盗者，当如之何？”

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“婆罗门中有偷盗者，或鞭，或缚，或驱出国，或罚其金，或截手足耳鼻，罪重则杀，及其盗者。然婆罗门，则名为贼。”

复问：“大王，若刹利、居士、长者中有偷盗者，当复如何？”

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“亦鞭，亦缚，亦驱出国，亦罚其金，亦复断截手足耳鼻，罪重则杀。”

“如是，大王，岂非四姓悉平等耶？为有种种差别异不？”

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“如是义者，实无种种胜如差别。”

尊者摩诃迦旃延复语王言：“当知，大王，四种姓者，世间言说言：‘婆罗门第一，余悉卑劣；婆罗门白，余人悉黑；婆罗门清净，非非婆罗门。’当依业真实、业依耶？”

复问：“大王，婆罗门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言、恶口、两舌、绮语、贪、恚、邪见，作十不善业迹已，为生恶趣耶？善趣耶？于阿罗呵所为何所闻？”

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“婆罗门作十不善业迹，当堕恶趣。阿罗呵所，作如是闻，刹利、居士、长者亦如是说。”

复问：“大王，若婆罗门行十善业迹，离杀生，乃至正见，当生何所？为善趣耶？为恶趣耶？于阿罗呵所，为何所闻？”

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“若婆罗门行十善业迹者，当生善趣。阿罗呵所，作如是闻，如是刹利、居士、长者亦如是说。”

复问：“云何，大王，如是四姓，为平等不？为有种种胜如差别耶？”

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“如是义者，则为平等，无有种种胜如差别。”

“是故，大王当知：四姓悉平等耳，无有种种胜如差别。世间言说故有：‘婆罗门第一；婆罗门白，余者悉黑；婆罗门清净，非非婆罗门；婆罗门生，生从口生；婆罗门作，婆罗门化，婆罗门所有。’当知业真实、业依。”

王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“实如所说，皆是世间言说，故有：‘婆罗门胜，余者卑劣；婆罗门白，余者悉黑；婆罗门清净，非非婆罗门；婆罗门生，生从口生；婆罗门化，婆罗门所有。’皆是业真实、依于业。”

尔时，摩偷罗王闻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住阿槃提国拘罗罗咤精舍。尊者摩诃迦旃延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拘罗罗咤精舍，次第乞食，至迦梨迦优婆夷舍。

时，优婆夷见尊者摩诃迦旃延，即敷床坐，请令就坐，前礼尊者摩诃迦旃延足，退住一面，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“如世尊所说，答僧耆多童女所问。如世尊说，僧耆多童女所问偈：

“实义存于心，寂灭而不乱，

降伏诸勇猛，可爱端正色，

一心独静思，服食妙禅乐，

是则为远离，世间之伴党。

世间诸伴党，无习近我者。

“尊者摩诃迦旃延，世尊此偈，其义云何？”

尊者摩诃迦旃延语优婆夷言：“姊妹，有一沙门婆罗门言：‘地一切入处正受，此则无上，为求此果。’姊妹，若沙门婆罗门于地一切入处正受，清净鲜白者，则见其本，见患、见灭、见灭道迹；以见本、见患、见灭、见灭道迹故，得真实义存于心，寂灭而不乱。姊妹，如是水一切入处、火一切入处、风一切入处、青一切入处、黄一切入处、赤一切入处、白一切入处、空一切入处、识一切入处为无上者，为求此果。姊妹，若有沙门、婆罗门乃至于识处一切入处正受，清净鲜白者，见本、见患、见灭、见灭道迹；以见本、见患、见灭、见灭道迹故，是则实义存于心，寂灭而不乱，善见、善入。是故世尊答僧耆多童女所问偈：

“实义存于心，寂灭而不乱，

降伏诸勇猛，可爱端正色，

一心独静思，服食妙禅乐，

是则为远离，世间之伴党。

世间诸伴党，无习近我者。

“如是，姊妹，我解世尊以如是义故，说如是偈。”

优婆夷言：“善哉！尊者说真实义，惟愿尊者受我请食。”

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默然受请。

时，迦梨迦优婆夷知尊者摩诃迦旃延受请已，即办种种净美饮食，恭敬尊重，自手奉食。

时，优婆夷知尊者摩诃迦旃延食已，洗钵、澡嗽讫，敷一卑座，于尊者摩诃迦旃延前恭敬听法。

尊者摩诃迦旃延为迦梨迦优婆夷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尊者摩诃迦旃延语诸比丘：“佛、世尊、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说六法出苦处升于胜处，说一乘道净诸众生，离诸恼苦，忧悲悉灭，得真如法。何等为六？

“谓圣弟子念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行法净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。圣弟子念如来、应所行法故，离贪欲觉、离瞋恚觉、离害觉，如是，圣弟子出染著心。何等为染著心？谓五欲功德。于此五欲功德离贪、恚、痴，安住正念正智，乘于直道，修习念佛，正向涅槃，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说第一出苦处升于胜处，说一乘道净于众生，离苦恼，灭忧悲，得如实法。

“复次，圣弟子念于正法，念于世尊现法、律，离诸热恼，非时通达，即于现法缘自觉悟。尔时，圣弟子念此正法时，不起欲觉、瞋恚、害觉，如是，圣弟子出染著心。何等为染著心？谓五欲功德。于此五欲功德离贪、恚、痴，安住正念正知，乘于直道，修习念法，正向涅槃，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说第二出苦处升于胜处，说一乘道净于众生，离苦恼，灭忧悲，得如实法。

“复次，圣弟子念于僧法，善向、正向、直向、等向，修随顺行，谓向须陀洹、得须陀洹果，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，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，向阿罗汉、得阿罗汉，如是四双八士，是名世尊弟子僧戒具足、定具足、慧具足、解脱具足、解脱知见具足，供养、恭敬、礼拜处，世间无上福田。圣弟子如是念僧时，尔时圣弟子不起欲觉、瞋恚、害觉，如是，圣弟子出染著心。何等为染著心？谓五欲功德。于此五欲功德离贪、恚、痴，安住正念正知，乘于直道，修习念僧，正向涅槃，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说第三出苦处升于胜处，说一乘道净于众生，离苦恼，灭忧悲，得如实法。

“复次，圣弟子念于戒德，念不缺戒、不断戒、纯厚戒、不离戒、非盗取戒、善究竟戒、可赞叹戒、梵行不憎恶戒。若圣弟子念此戒时，自念身中所成就戒，当于尔时不起欲觉、瞋恚、害觉，如是，圣弟子出染著心。何等为染著心？谓五欲功德。于此五欲功德离贪、恚、痴，安住正念正知，乘于直道，修戒念，正向涅槃，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说第四出苦处升于胜处，说一乘道净于众生，离苦恼，灭忧悲，得如实法。

“复次，圣弟子自念施法，心自欣庆：‘我今离悭贪垢、虽在居家，解脱心施、常施、舍施、乐施、具足施、平等施。’若圣弟子念于自所施法时，不起欲觉、瞋恚、害觉，如是，圣弟子出染著心。于何染著？谓五欲功德。于此五欲功德离贪、恚、痴，安住正念正知，乘于直道，修施念，正向涅槃，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说第五出苦处升于胜处，说一乘道净于众生，离苦恼，灭忧悲，得如实法。

“复次，圣弟子念于天德，念四王天、三十三天，炎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清净信心，于此命终，生彼诸天。我亦如是，信、戒、施、闻、慧，于此命终，生彼天中。如是，圣弟子念天功德时，不起欲觉、瞋恚、害觉，如是，圣弟子出染著心。于何染著？谓五欲功德。于此五欲功德离贪、恚、痴，安住正念正知，乘于直道，修天念，正向涅槃，是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所知所见，说第六出苦处升于胜处，说一乘道净于众生，离苦恼，灭忧悲，得如实法。”

尊者摩诃迦旃延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“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住释氏诃梨聚落精舍。时，诃梨聚落长者诣尊者摩诃迦旃延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“如世尊义品答摩揵提所问偈：

“断一切诸流，亦塞其流源，

聚落相习近，牟尼不称叹。

虚空于五欲，永以不还满，

世间诤言讼，毕竟不复为。

“尊者摩诃迦旃延，此偈有何义？”

尊者摩诃迦旃延答长者言：“眼流者，眼识起贪，依眼界贪欲流出，故名为流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流者，谓意识起贪，依意界贪识流出，故名为流。”

长者复问尊者摩诃迦旃延：“云何名为不流？”

尊者迦旃延语长者言：“谓眼识、眼识所识色依生爱喜，彼若尽、无欲、灭、息、没，是名不流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意识、意识所识法依生贪欲，彼若尽、无欲、灭、息、没，是名不流。”

复问：“云何？”

尊者摩诃迦旃延答言：“谓缘眼及色，生眼识，三事和合生触，缘触生受：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，依此染著流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意识、意识法，三事和合生触，缘触生受：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，依此受生爱喜流，是名流源。云何亦塞其流源？谓眼界取心法境界系著使，彼若尽、无欲、灭、息、没，是名塞流源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取心法境界系著使，彼若尽、无欲、灭、息、没，是名亦塞其流源。”

复问：“云何名习近相赞叹？”

尊者摩诃迦旃延答言：“在家、出家共相习近，同喜、同忧、同乐、同苦，凡所为作，悉皆共同，是名习近相赞叹。”

复问：“云何不赞叹？”

“在家、出家不相习近，不同喜、不同忧、不同苦、不同乐，凡所为作，悉不相悦可，是名不相赞叹。”

“云何不空欲？”

“谓五欲功德，眼识色爱乐念长养，爱欲深染著；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爱乐念长养，爱欲深染著，于此五欲不离贪、不离爱、不离念、不离渴，是名不空欲。”

“云何名空欲？”

“谓于此五欲功德离贪、离欲、离爱、离念、离渴，是名空欲。说我系著使，是名心法还复满。彼阿罗汉比丘诸漏已尽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于未来世更不复生，云何当复与他诤讼！是故世尊说义品答摩揵提所问偈：

“若断一切流，亦塞其流源，

聚落相习近，牟尼不称叹。

虚空于诸欲，永已不还满，

不复与世间，共言语诤讼。

“是名如来所说偈义分别也。”

尔时，诃梨聚落长者闻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住释氏诃梨聚落精舍。

时，诃梨聚落主长者诣尊者摩诃迦旃延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“如世尊于界隔山天帝释石窟说言：‘憍尸迦，若沙门、婆罗门无上爱尽解脱，心正善解脱，究竟边际，究竟无垢，究竟梵行，毕竟清净。’云何于此法、律究竟边际，究竟无垢，究竟梵行，毕竟清净？”

尊者摩诃迦旃延语长者言：“谓眼、眼识、眼识所识色相依生喜，彼若尽、无欲、灭、息、没，于此法、律究竟边际，究竟无垢，究竟梵行，毕竟清净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意识、意识所识法相依生喜，彼若尽、灭、息、没，比丘于此法、律究竟无垢，究竟梵行，毕竟清净。”

时，诃梨聚落主长者闻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在释氏诃梨聚落。

时，聚落主长者诣尊者摩诃迦旃延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问尊者摩诃迦旃延：“如世尊界隔山石窟中为天帝释说言：‘憍尸迦，若沙门、婆罗门无上爱尽解脱，心善解脱，边际究竟，究竟无垢，究竟梵行，毕竟清净。’云何于此法、律究竟边际，究竟无垢，究竟梵行，毕竟清净？”

尊者迦旃延语长者言：“若比丘眼界取，心法境界系著使，彼若尽、无欲、灭、息、没，于此法、律究竟边际，究竟无垢，究竟梵行，究竟清净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意界取，心法境界系著使，若尽、离、灭、息、没，于此法、律究竟边际，究竟无垢，究竟梵行，毕竟清净。”

时，诃梨聚落主长者闻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住释氏诃梨聚落。

时，诃梨聚落主长者身遭病苦。尊者摩诃迦旃延闻诃梨聚落主长者身遭病苦，闻已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诃梨聚落乞食，次第入诃梨聚落主长者舍。诃梨聚落主长者遥见尊者摩诃迦旃延，从座欲起。

尊者摩诃迦旃延见长者欲起，即告之言：“长者莫起！幸有余座，我自可坐于余座。”

语长者言：“云何，长者，病可忍不？身诸苦痛渐差愈不？得无增耶？”

长者答言：“尊者，我病难忍，身诸苦痛转增无损。”

即说三种譬，如前叉摩比丘经说。

尊者摩诃迦旃延语长者言：“是故，汝当修佛不坏净、法不坏净、僧不坏净、圣戒成就。当如是学！”

长者答言：“如佛所说四不坏净，我悉成就，我今成就佛不坏净、法不坏净、僧不坏净、圣戒成就。”

尊者摩诃迦旃延语长者言：“汝当依此四不坏净修习六念。长者，当念佛功德，此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。念法功德，于世尊正法、律现法离诸热恼，非时通达，缘自觉悟。念僧功德，善向、正向、直向、等向，修随顺行，谓向须陀洹、得须陀洹，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，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，向阿罗汉、得阿罗汉，如是四双八士，是名世尊弟子僧，具足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知见，供养、恭敬、尊重之处，堪为世间无上福田。念戒功德，自持正戒，不毁不缺，不断不坏，非盗取戒、究竟戒、可赞叹戒、梵行戒、不憎恶戒。念施功德，自念布施，心自欣庆，舍除悭贪，虽在居家，解脱心施、常施、乐施、具足施、平等施。念天功德，念四王天、三十三天、炎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清净信戒，于此命终，生彼天中。我亦如是清净信、戒、施、闻、慧，生彼天中。长者，如是觉依四不坏净，增六念处。”

长者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“世尊说依四不坏净，增六念处，我悉成就，我当修习念佛功德，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施、念天。”

尊者摩诃迦旃延语长者言：“善哉！长者，能自记说，得阿那含。”

是时，长者白尊者摩诃迦旃延：“愿于此食。”

尊者摩诃迦旃延默然受请。

诃梨聚落主长者知尊者摩诃迦旃延受请已，具种种净美食，自手供养。饭食讫，澡钵、洗嗽毕，为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旃延于释氏诃梨聚落住。

时，有八城长者名曰陀施，身遭病苦。尊者摩诃迦旃延闻陀施长者身遭苦患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八城乞食，次到陀施长者舍，如诃梨长者经广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娑祇城安禅林中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尼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为众多比丘尼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，示教照喜已，默然住。

时，诸比丘尼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无相心三昧，不涌、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，此无相心三昧，世尊说是何果、何功德？”

佛告诸比丘尼：“若无相心三昧，不涌、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，此无相心三昧智果、智功德。”

时，诸比丘尼闻世尊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时，众多比丘尼往诣尊者阿难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尊者阿难：“若无相心三昧，不涌、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，此三昧说，是何果、何功德？”

尊者阿难语诸比丘尼：“姊妹，若无相心三昧，不涌、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，世尊说是智果、智功德。”

诸比丘尼言：“奇哉！尊者阿难，大师及弟子同句、同味、同义，所谓第一句义。今诸比丘尼诣世尊所，以如是句、如是味、如是义问世尊，世尊亦以如是句、如是味、如是义为我等说，如尊者阿难所说不异。是故奇特，大师及弟子同句、同味、同义。”

时，诸比丘尼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亦在彼住。

时，有阇知罗比丘尼诣尊者阿难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问尊者阿难：“若无相心三昧，不涌、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，尊者阿难，世尊说此何果、何功德？”

尊者阿难语阇知罗比丘尼：“若无相心三昧，不涌、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，世尊说是智果、智功德。”

阇知罗比丘尼言：“奇哉！尊者阿难，大师及弟子同句、同味、同义。尊者阿难，昔于一时，佛在娑祇城安禅林中。时，有众多比丘尼往诣佛所，问如此义。尔时，世尊以如是句、如是味、如是义为诸比丘尼说。是故当知奇特，大师、弟子所说同句、同味、同义，所谓第一句义。”

时，阇知罗比丘尼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阇知罗比丘尼，迦罗跋比丘尼亦尔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俱睒弥国瞿师罗园。尔时，尊者阿难亦住俱睒弥国瞿师罗园。

时，有异比丘得无相心三昧，作是念：“我若诣尊者阿难所，问尊者阿难：‘若比丘得无相心三昧，不涌、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，此无相心三昧何果？世尊说此何功德？’尊者阿难若问我言：‘比丘，汝得此无相心三昧耶？’‘我未曾有。’实问异答。我当随逐尊者阿难，脱有余人问此义者，因而得闻。”

彼比丘即随尊者阿难，经六年中，无有余人问此义者，即自问尊者阿难：“若比丘问无相心三昧，不涌、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脱，世尊说此是何果、何功德？”

尊者阿难问彼比丘言：“比丘，汝得此三昧？”

彼比丘默然住。尊者阿难语彼比丘言：“若比丘得无相心三昧，不涌、不没，解脱已住，住已解说，世尊说此是智果、智功德。”

尊者阿难说此法时，异比丘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本经缺字对照（3 种 / 8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跳-兆+散]	蹳	3	Unicode 有此字（U+28156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2715）
[少/兔]	毚	3	Unicode 有此字（U+3779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145）
[矛+贊]	矡	2	Unicode 有此字（U+408E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267）